

列传第一百四十四

葛邲 钱端礼 魏杞 周葵 施师点 萧燧 龚茂良

葛邲，字楚辅，其先居丹阳，后徙吴兴。世以儒学名家，高祖密邲五世登科第，大父胜仲至邲三世掌词命。邲少警敏，叶梦得、陈与义一见称为国器。

以荫授建康府上元丞。会金人犯江，上元当敌冲，调度百出，邲不扰而办，留守张浚、王纶皆器重之。登进士第。萧之敏为御史，荐其才，除国子博士。轮对，论州县受纳及鬻爵之弊，孝宗奖谕曰：“观所奏，知卿材。”除著作郎兼学士院权直。

除正言，首疏言：“盈虚之理，隐于未然；治乱之分，生于所忽。宜专以畏天爱民为先。”又论：“征榷岁增之害，如鞞下都税务，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，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。成都府一务，初额四万八千缗，今至四十余万缗，通四川酒额遂至五百余万缗，民力重困。至若租税有定数，而暗耗日增，折帛益多，民安得不穷乎？愿明诏有司，茶盐酒税比原额已增至一倍者，毋更立新额，官吏不增赏，庶少苏疲眊。”上特召，复令条陈，邲以六事对，皆切中时病。除侍御史，论救荒三事，累迁中书舍人。

岁旱，诏求初政得失，邲应诏，大略谓：“虞允文制国用，南库之积日以厚，户部之入日以削，故近年以来，常有不足之

忧。罢兵以来，诸将皆以赂得升，其势必至于掊刻取偿，益精其选。”迁给事中。张焜以说之子除知阁，裴良琮以显仁之侄女夫落阶官，邴皆缴奏。广西议更盐法，邴言：“钞法之行，漕臣尝给群商，没入其赏。楮币行之二广，民必疑虑，且有后悔。”除刑部尚书。

邴为东宫僚属八年，孝宗书“安遇”字以赐，又出《梅花诗》命邴属和，眷遇甚渥。光宗受禅，除参知政事。邴劝上专法孝宗，正风俗，节财用，振士气，执中道，恤民力，选将帅，收人才，择监司，明法令，手疏历言之，上嘉纳。除知枢密院事。绍熙四年，拜左丞相，专守祖宗法度，荐进人物，博采公论，惟恐其不闻之。未期年，除观文殿大学士、知建康府。改隆兴，请祠。

宁宗即位，邴上疏言：“今日之事莫先于修身齐家，结人心，定规模。”判绍兴府，简稽期会，钱谷刑狱必亲。或谓大臣均佚有体，邴曰：“崇大体而简细务，吾不为也。”尝曰：“十二时中，莫欺自己。”其实践如此。

改判福州，道行感疾，除少保，致仕。薨，年六十六。赠少师，谥文定，配飨光宗庙庭。有文集二百卷、《词业》五十卷。

钱端礼，字处和，临安府临安人。父忱，泸川军节度使。端礼以恩补官。绍兴间，通判明州，加直秘阁，累迁右文殿修撰，仕外服有声。高宗材之，知临安府。

御史中丞汪澈论版曹阙官，当遴选，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。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，于是专委经画，分为六务，出纳皆有法，几月易钱数百万。

孝宗锐意恢复，诏张浚出师。会符离稍失利，汤思退遂倡和议，端礼奏：“有用兵之名，无用兵之实，贾怨生事，无益

于国。”思退大喜，奏除户部侍郎。未几，兼吏部。端礼与户部尚书韩仲通同对，论经费，奏：“所入有限，兵食日增，更有调发，不易支吾。”上云：“须恢复中原，财赋自足。”仲通奏：“恢复未可必，且经度目前所用。”端礼奏：“仲通言是，乞采纳。”

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，浚方主战，上意甚向之。思退诡求去，端礼请对乞留，又奏：“兵者凶器，愿以符离之溃为戒，早决国是，为社稷至计。”于是思退复留，命浚行边，还戍兵，罢招纳。以端礼充淮东宣谕使，王之望使淮西，端礼入奏：“两淮名曰备守，守未必备；名曰治兵，兵未必精。有用兵不胜，侥幸行险，轻躁出师，大丧师徒者，必胜之说果如此，皆误国明甚。”端礼既以是诋浚，右正言尹穉亦劾浚，罢都督，自此议论归一矣。

端礼至淮还，极言守备疏略，恐召金兵，宜早定和议。遂除吏部侍郎，再往淮上，驿疏言：“遣使、发兵当并行，使以尽其礼，兵以防其变，不必待金书至而后遣使。”书中或有见胁之语，不若先遣以释其疑，于计为得。”上云：“端礼所奏未是。”思退传旨撤海、泗二州戍兵，语在《思退传》。

金帅仆散忠义分兵入，上意中悔，令思退都督江、淮军马，端礼试兵部尚书，参赞军事。思退畏怯不行，端礼赴阙，上曰：“前后廷臣议论，独卿不变。”兼户部尚书，俄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上尝问：“欲遣杨由义持金帅书，而辞行甚力，谁可遣？”端礼请以王抃行，俾与金帅议，许割商、秦地，归被俘人，惟叛亡者不与，余誓目略同绍兴，世为叔侄之国，减银绢五万，易岁贡为岁币。及抃还，上见书，金皆听许。端礼赞上如其式报之：“谋国当思远图，如与之和，则我得休息以修内治，若为忿兵，未见其可。”抃遂行。谍报

北军已回，端礼以和议既定，乞降诏。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。

时久不置相，端礼以首参窥相位甚急。皇长子邓王夫人，端礼女也，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，不可任执政，不报，迁太常少卿。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，皆坐绌。刑部侍郎王蒺阴附端礼，建为“国是”之说以助其势。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，力诋其罪，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，此惧不可为子孙法。逮进读《宝训》，适及外戚，因言：“祖宗家法，外戚不与政，最有深意，陛下所宜守。”上纳其言。端礼憾之，出俊卿知建宁府。

邓王夫人生子，太上甚喜。先两月，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，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白端礼云：“恭王夫人子是为皇长嫡孙。”端礼不悻，翌日奏：“嫡庶具载《礼经》，讲官当以正论辅导，不应为此邪说。”遂指淮倾邪不正，与外任。邓王立为太子，端礼引嫌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提举德寿宫兼侍读，改提举洞霄宫。起知宁国府，移绍兴，进观文殿学士。

端礼籍人财产至六十万缗，有诣阙陈诉者，上闻之，与旧祠。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礼贪暴不悛，降职一等。淳熙四年八月，复元职。薨，赠银青光禄大夫，后谥忠肃。孙象祖，嘉定元年为左丞相，自有传。

魏杞，字南夫，寿春人。祖荫入官。绍兴十二年，登进士第。知宣州泾县。从臣钱端礼荐其才，召对，擢太府寺主簿，进丞。端礼宣谕淮东，杞以考功员外郎为参议官，迁宗正少卿。

汤思退建和议，命杞为金通问使，孝宗面谕：“今遣使，一正名，二退师，三减岁币，四不发归附人。”杞条上十七事拟问对，上随事画可。陛辞，奏曰：“臣若将指出疆，其敢不勉。万一无厌，愿速加兵。”上善之。

行次盱眙，金所遣大将仆散忠义、纥石烈志宁等方拥兵闯淮，遣权泗州赵房长问所以来意，求观国书，杞曰：“书御封也，见主当廷授。”房长驰白仆散忠义，疑国书不如式，又求割商、秦地及归正人，且欲岁币二十万。杞以闻，上命尽依初式，再易国书，岁币亦如其数。忠义以未如所欲，遂与志宁分兵犯山阳。战不利，骁将魏胜死之。

上怒金反覆，诏以礼物犒督府师，杞奏：“金若从约，而金缙不具，岂不瘠国体、格事机乎？”乃以礼物行。至燕，见金主褒，具言：“天子神圣，才杰奋起，人人有敌忾意，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？和则两国享其福，战则将士蒙其利，昔人论之甚悉。”金君臣环听拱竦。馆伴张恭愈以国书称“大宋”，胁去“大”字，杞拒之，卒正敌国体，损岁币五万，不发归正人北还。上慰藉甚渥。

守起居舍人，迁给事中、同知枢密院事，进参知政事、右仆射兼枢密使。时方借职田助边，降人萧鹞巴赐淮南田，意不惬，以职田请，杞言：“圭租食功养廉，借之尚可，夺之不可。”上是其言。杞以使金不辱命，繇庶官一岁至相位。上锐意恢复，杞左右其论。会郊祀冬雷，用汉制灾异策免，守左谏议大夫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

六年，授观文殿学士、知平江府。谏官王希吕论杞贪墨，夺职。后以端明殿学士奉祠，告老，复资政殿大学士。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，赠特进。嘉泰中，谥文节。

周葵，字立义，常州宜兴人。少力学，自乡校移籍京师，两学传诵其文。宣和六年，擢进士甲科。调徽州推官。高宗移蹕临安，诸军交驰境上，葵与判官摄郡事，应变敏速，千里帖然。教授临安府，未上，吏部侍郎陈与义密荐之，召试馆职。将试，复引对，高宗曰：“从班多说卿端正。”

除监察御史，徙殿中侍御史。在职仅两月，言事至三十章，且历条所行不当事凡二十条，指宰相不任责。高宗变色曰：“赵鼎、张浚肯任事，须假之权，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？”葵曰：“陛下即位，已相十许人，其初皆极意委之，卒以公议不容而去，大臣亦无固志。假如陛下有过，尚望大臣尽忠，岂大臣有过，而言者一指，乃便为形迹，使彼过而不改，罪戾日深，非所以保全之也。”高宗改容曰：“此论甚奇。”

张浚议北伐，葵三章力言“此存亡之机，非独安危所系。”或言葵沮大计，罢为司农少卿，以直秘阁知信州。未上，鼎罢，陈与义执政，改湖南提刑，以亲老易江东，皆不就。

和议已定，被召，论：“为国有道，战则胜，守则固，和则久。不然，三者在人不在我矣。”除太常少卿。时秦桧独相，意葵前论事去，必憾赵鼎。再降殿中侍御史。葵语人曰：“元镇已贬，葵固不言，虽门下客亦不及之也。”内降差除四人，奏言：“愿陛下以仁祖为法，大臣以杜衍为法。”桧始不乐。又论国用、军政、士民三弊，高宗曰：“国用当藏之民，百姓足则国用非所患。”又言荐举改官之弊，宜听减举员，诏吏部措置。

桧所厚权户部尚书梁汝嘉将特赐出身，除两府，汝嘉闻葵欲劾之，谓中书舍人林待聘曰：“副端将论君矣。”待聘乘桧未趋朝，亟告之，桧即奏为起居郎。葵方待引，桧下殿谕阁门曰：“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。”隔下。八月庚辰也。

参政李光拟除吕广问馆职，桧不许。时有诏从官荐士，葵以广问应，初不相知也。光既绌，葵以附会落职，主管玉隆观。复直秘阁，起知湖州，移平江府。时金使络绎于道，葵不为礼，转运李椿年希桧旨劾之，落职，主管崇道观。屏居乡间，忧患频仍，人不能堪，葵独安之。

桧死，复直秘阁、知绍兴府。过阙，权礼部侍郎，寻兼国子祭酒。奏：“科举所以取士。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，取经传语可谏者为问目，学者竞逐时好。望诏国学并择秋试考官，精选通经博古之士，置之前列，其穿凿乖谬者黜之。”

兼权给事中。侍御史汤鹏举言：“葵以魏良臣荐，躐处侍从；吕广问，葵之死党。乞并罢之。”太学生黄作、詹渊率诸生都堂投牒留葵。翌日，博士何侗等言于朝，乞惩戒，诏作、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，葵出知信州，随罢。

起知抚州，引疾，改提举兴国宫，加直龙图阁、知太平州。水坏圩堤，悉缮完，凡百二十里。傍郡圩皆没，惟当涂岁熟。市河久堙，雨暘交病，葵下令城中，家出一夫，官给之食，并力浚导，公私便之。进集英殿修撰、敷文阁待制、知婺州。

孝宗即位，除兵部侍郎兼侍讲，改同知贡举兼权户部侍郎。孝宗数手诏问钱谷出入，葵奏：“陛下劳心庶政，日有咨询，若出人意料。今皆微文细故，此必有小人乘间欲售其私，不可不察。”盖指龙大渊、曾觌也。孝宗色为动。

金主亮为其下所毙，张浚自督府来朝，密言：“敌失泗州，其惧罪者皆欲来归，愿遣军渡淮赴之，此恢复之机也。”葵请对，谓不可轻举，累数百言。及遣李显忠、邵宏渊取灵壁、虹二县，败绩。孝宗思其言，拜参知政事。葵始终守自治之说。

兼权知枢密院事。台谏交章言议和太速，葵与陈康伯、汤思退乞令侍从、台谏集议，众益汹汹，诸公待罪乞罢，不许。葵独留身固请，孝宗曰：“卿何请之力也？”曰：“自预政以来，每与宰相论事，有以为然而从者；有不得以强从者；有绝不肯从者，十常四五。洎至榻前，陛下又或不然，大率十事之中，不从者七八，安得不愧于心，此臣所以欲去也。”

尝乞召用侍从、台谏，孝宗曰：“安得如卿直谅者。”遂

荐李浩、龚茂良，孝宗皆以为佳士，次第用之。太常奏郊牛毙，葵言：“《春秋》麋鼠食牛角免郊，况边虞未靖，请展郊以符天意。”诏从之。

虞允文、陈康伯相，葵即求退，除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起知泉州，告老，加大学士致仕。闲居累年，不以世故萦心。淳熙元年正月，薨，年七十有七。上闻震悼，赠正奉大夫。后以子升朝，累赠太傅。

葵孝于事亲，当任子，先孤侄。其薨也，幼子与孙尚未命。平生学问不泥传注，作《圣传诗》二十篇、文集三十卷、奏议五卷。晚号惟心居士。四年，有司请谥，赐谥曰惠简。

施师点，字圣与，上饶人。十岁通《六经》，十二能文。弱冠游太学，试每在前列，司业高宏称其文深醇有古风。寻授以学职，以舍选奉廷对，调复州教授。未上，丁内艰。服除，为临安府教授。

乾道元年，陈康伯荐，赐对，言：“历年屡下诏恤民，而惠未加浹。陛下軫念，惟恐一夫失所；郡邑搜求，惟恐财赋不集。毋惑乎日降丝纶，恩不沾被。细民既困于倍输，又困于非泛，重以岁恶，室且垂罄，租不如期，积多逋负。今明堂肆赦，户自四等以下，逋自四年以前，愿悉除免。”上曰：“非卿不闻此言。”诏从之。

八年，兼权礼部侍郎，除给事中。时太子詹事已除，上又特令增员为二，命兼之。赐对，言：“比年人物骖骮，士气耗尽，当广储人材以待用。”上曰：“观卿所奏，公辅器也。”

假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使金。致命金廷，立班既定，相仪者以亲王将至，命师点退位，师点立。相仪者请数四，师点正色曰：“班立已定，尚欲何为。”不肯少动。在廷相顾骇愕，知其有守，不敢复以为请。九年，使还，有言其事于上者，

上嘉叹不已。及后金使贺正旦至阙，问馆伴：“师点今居何官？”馆伴宇文价于班列中指师点以示之，金使恍然曰：“一见正人，令人眼明。”

十年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入奏，控免，上曰：“卿靖重有守，识虑深远，朕欲用卿久矣。”复诏兼参知政事，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师点尝同宰相奏事退，复同枢密周必大进呈，上曰：“适一二事卿等各陈所见，甚关大体。前此宰相奏事，执政不措辞，今卿等如此，深副所望。”必大奏：“祖宗时，宰执奏事自相可否，或至面相切责，退不相衔。自秦桧用事，执政畏避不敢言。今陛下虚心兼听，若只宰相奏事，何用执政为？”师点复奏：“臣敢不竭股肱之力。”上因谕之曰：“朕欲天下事日往来胸中，未尝释也。”

先是，州郡上供或不以时进，立岁终稽考法，及是，主计臣有喜为督促者，乞不待岁终先期行之。画命已下，师点矍然曰：“此策若行，上下逼迫，民不聊生。”或谓：“令已出矣。”师点曰：“事有为天下病，惟恨更之不速。”即追寝其议。枢密周必大举手贺师点曰：“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，公之赐也。”一日，入对后殿，上曰：“朕前饮冰水过多，忽暴下，幸即平复。”师点曰：“自古人君当无事时，快意所为，忽其所当戒，其后未有不悔者。”上深然之。

十三年，辞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权提举国史院，权提举《国朝会要》。十四年，除知枢密院事。师点惓惓搜访人才，手书置夹袋中，谓蜀去朝廷远，人才难以自见，蜀士之贤者，俾各疏其所知，差次其才行、文学，每有除授，必列陈之。十五年春，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，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

绍熙二年，除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师点尝谓诸子曰：“吾平生仕宦，皆任其升沉，初未尝容心其间，不枉道附丽，

独人主知之，遂至显用。夫人穷达有命，不在巧图，惟忠孝乃吾事也。”三年，得疾薨，年六十九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有奏议七卷、制稿八卷、《东宫讲议》五卷、《易说》四卷、《史识》五卷、文集八卷。

萧燧，字照邻，临江军人。高祖固，皇祐初为广西转运使，知侬智高凶狡，条上羁縻之策于枢府，不果用，智高后果叛。父增，绍兴初尝应制举。

燧生而颖异，幼能属文。绍兴十八年，擢进士高第。授平江府观察推官。时秦桧当国，其亲党密告燧，秋试必主文漕台，燧诘其故，曰：“丞相有子就举，欲以属公。”燧怒曰：“初仕敢欺心耶！”桧怀之，既而被檄秀州，至则员溢，就院易一员往漕闱，秦熺果中前列。秩满，当为学官，避桧，调静江府察推而归。

燧未第时，梦神人示以文书，记其一联云：“如火烈烈，玉石俱焚；在冬青青，松柏不改。”已而果符前事。未几，丁忧。三十二年，授靖州教授。孝宗初，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轮对，论“官当择人，不当为人择官。”上喜，制《用人论》赐大臣。淳熙二年，累迁至国子司业兼权起居舍人，进起居郎。

先是，察官阙，朝论多属燧，以未历县，遂除左司谏。上谕执政：“昨除萧燧若何？”龚茂良奏：“燧纯实无华，正可任言责，闻除目下，外议甚允。”燧首论辨邪正然后可以治，上以外台耳目多不称职，时宦官甘昇之客胡与可、都承旨王抃之族叔柅皆持节于外，有所依凭，无善状，燧皆奏罢之。

时复议进取，上以问燧，对曰：“今贤否杂揉，风俗浇浮，兵未强，财未裕，宜卧薪尝胆以图内治。若恃小康，萌骄心，非臣所知。”上曰：“忠言也。”因劝上正纪纲；容直言；亲君子，远小人；近习有劳可赏以禄，不可假以权。上皆嘉纳。

擢右谏议大夫，入谢，上曰：“卿议论鲠切，不求名誉，纠正奸邪，不恤仇怨。”

五年，同知贡举。有旨下江东西、湖南北帅司招军，燧言：“所募多市井年少，利犒赆，往往捕农民以应数，取细民以充军。乞严戒诸郡，庶得丁壮以为用。”从之。

夔帅李景享贪虐，参政赵雄庇之，台臣谢廓然不敢论，燧独奏罢之。雄果营救，复命还任。燧再论，并及雄。雄密奏燧误听景享仇人之言，遂下临安府捕恭州土人钟京等置之狱，坐以罪，景享复依旧职。燧乃自劾，诏以风闻不许，竟力求去。徙刑部侍郎，不拜，固请补外。出知严州，吏部尚书郑丙、侍郎李椿上疏留之，上亦寻悔。

严地狭财匱，始至，官镗不满三千，燧俭以足用。二年之间，积至十五万，以其羨补积逋，诸邑皆宽。先是，宣和庚子方腊盗起，甲子一周，人人忧惧，会遂安令媵士兵廩给，群言恟恟。燧急易令，且呼卒长告戒，悉畏服。城中恶少群扰市，燧密籍姓名，涅补军额，人以按堵。上方靳职名，非功不予，诏燧治郡有劳，除敷文阁待制，移知婺州。父老遮道，几不得行，送出境者以千数。

婺与严邻，人熟知条教，不劳而治。岁旱，浙西常平司请移粟于严，燧谓：“东西异路，不当与，然安忍于旧治坐视？”为请诸朝，发太仓米振之。

八年，召还，言：“江、浙再岁水旱，愿下诏求言，仍令诸司通融郡县财赋，毋但督迫。”除吏部右选侍郎，旋兼国子祭酒。九年，为枢密都承旨。近例，承旨以知阁门官兼，或怙宠招权，上思复用儒臣，故命燧以龙图阁待制为之。燧言：“债帅之风未殄，群臣多迎合献谀，强辨干誉，宜察其虚实。”上称善。除权刑部尚书，充金使馆伴。

十年，兼权吏部尚书。上言广西诸郡民身丁钱之弊。兼侍讲，升侍读。言：“命令不可数易，宪章不可数改。初官不许恩例免试，今或竟令注授。既却羨余之数，今反以出剩为名。诸路录大辟，长吏当亲诘，若死囚数多，宜如汉制殿最以闻。”事多施行。庆典霈泽，丁钱减半，亦自燧发之。

高宗山陵，充按行使，除参知政事，寻充永思陵礼仪使，权监修国史日历。十六年，权知枢密院。以年及自陈，上留之，不可，除资政殿学士，与郡。复请闲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绍熙四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谥正肃。

孝宗每称其全护善类，诚实不欺，手书《二十八将传》以赐。子逵，登淳熙十四年进士第，唱名第四，孝宗曰：“逵才气甚佳，父子高科，殊可喜。”逵累官至太常。

龚茂良，字实之，兴化军人。绍兴八年，进士第。为南安簿、邵武司法。父母丧，哀号擗踊，邻不忍闻。调泉州察推，以廉勤称。改宣教郎，以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，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字。累迁吏部郎官。

张浚视师江、淮，茂良言：“本朝御敌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，靖康之祸在于致疑，愿仰法景德之断，勿为靖康之疑。”除监察御史。

江、浙大水，诏陈阙失，茂良疏曰：“水至阴也，其占为女宠，为嬖佞，为小人专制。崇、观、政和，小人道长，内则儉腐窃弄，外则奸回充斥，于是京城大水，以至金人犯阙。今进退一人，施行一事，命由中出，人心哗然，指为此辈。臣愿先去腹心之疾，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。”内侍梁珂、曾觐、龙大渊皆用事，故茂良及之。

迁右正言。会内侍李珂没，赠节度，谥靖恭，茂良谏曰：“中兴名相如赵鼎，勋臣如韩世忠，皆未有谥，如朝廷举行，

亦足少慰忠义之心。今施于珂为可惜。”竟寢其谥。尝论大渊、魏奸回，至是又极言之，曰：“今积阴弗解，淫雨益甚，荧惑入斗，正当吴分，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释。二人害政，甚珂百倍。”上谕以“皆潜邸旧，非他近习比，且俱有文学，敢谏争，未尝预外事。”

翌日，再疏言：“唐德宗谓李泌：‘人言卢杞奸邪，朕独不知，何耶？’泌曰：‘此其所以为奸邪也’。今大渊、魏所为，行道之人能言之，而陛下更颂其贤，此臣所以深忧。”疏入，不报，即家居待罪。章再上，除太常少卿，五辞不拜，除直秘阁、知建宁府。自以不为群小所容，请祠，不允。

上后知二人之奸，既逐于外，起茂良广东提刑，就知信州。即番山之址建学，又置番禺南海县学，既成，释奠，行乡饮酒以落之。城东旧有广惠庵，中原衣冠没于南者葬之，岁久废，茂良访故地，更建海会浮图，蔽寄暴露者皆揜藏无遗。召对崇政殿，左丞相陈俊卿欲留之，右相虞允文不乐。会俊卿亦罢，除直显谏阁、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。

上以江西连岁大旱，知茂良精忠，以一路荒政付之。茂良戒郡县免积税，上户止索逋，发廩振贍。以右文殿修撰再任，疫病大作，命医治疗，全活数百万。进待制敷文阁，赏其救荒之功。召对，奏：“潢池弄兵之盗，即南亩负耒之民。今诸郡荒田极多，愿诏监司守臣条陈，募人从便请耕，民有余粟，虽驱之为寇，亦不从矣。”除礼部侍郎。

上亟用茂良，手诏问国朝典故有自从官径除执政例，明日即拜参知政事。奏事，赐坐，上顾叶衡及茂良曰：“两参政皆公议所与。”衡等起谢，上从容曰：“自今诸事毋循私，若乡曲亲戚，且未须援引。朕每存公道，设有误，卿等宜力争，君臣之间不可事形迹。”茂良曰：“大臣以道事君，遇有不可，

自当启沃，岂容迹见于外。”请诏有司刊定七司法。

淮南旱，茂良奏取封桩米十四万，委漕帅振济。或谓：“救荒常平事，今遽取封桩米，毋乃不可？”茂良以为：“淮南咫尺敌境，民久未复业，饥寒所逼，万一啸聚，患害立见，宁能计此米乎？”他日，上奖谕曰：“淮南旱荒，民无饥色，卿之力也。”

潮州守奏通判不法，得旨，下帅臣体访。通判，茂良乡人也，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，欲及茂良。奏事退，同列留身，出狱案进上，茂良不知也。上厉声曰：“参政决无此！”茂良逊谢，不复辩。

叶衡罢，上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。庆寿礼行，中外凯恩，茂良慨然叹曰：“此当以身任怨，不敢爱身以弊天下。若自一命以上覃转，不知月添给奉与来岁郊恩奏补几何，将何以给？”

宣谕奖用廉退，茂良奏：“朱熹操行耿介，屡召不起，宜蒙录用。”除秘书郎。群小乘间谗毁，未几，手诏付茂良，谓“虚名之士，恐坏朝廷。”熹迄不至。钱良臣侵盗大军钱粮，累数十万，茂良奏其事，手诏令具析。俄召良臣赴阙，驩驩柄用，其后茂良之贬，良臣与有力焉。

茂良之以首参行相事也，逾再岁，上亦不置相，因谕茂良：“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，盖实艰其选耳。”淳熙四年正月，召史浩于四明，茂良亦觉眷衰，因疾力求去。上曰：“朕以经筵召史浩，卿不须疑。”

时曾觐欲以文资禄其孙，茂良以文武官各随本色荫补格法缴进。觐因茂良入堂道间，俾直省官贾光祖等当道不避。街司叱之，曰：“参政能几时！”茂良奏：“臣固不足道，所惜者朝廷大体。”上谕觐往谢，茂良正色曰：“参知政事者，朝廷参知政事也。”觐惭退。上谕茂良先遣人于觐，冲替而后施行。

茂良批旨，取贾光祖辈下临安府搥之。手诏宣问施行太遽，茂良待罪。上使人宣谕委曲，令缴进手诏，且谓：“卿去虽得美名，置朕何地？”茂良即奉诏。

谢廓然赐出身，除殿中侍御史，廓然附曾觐者也。中书舍人林光辅缴奏，不书黄，遂补外。茂良力求去，上谕曰：“朕极知卿，不敢忘，欲保全卿去，俟议恢复，卿当再来。”是日，除职与郡，令内殿奏事，乃手疏恢复六事，上曰：“卿五年不说恢复，何故今日及此？”退朝甚怒，曰：“福建子不可信如此！”谢廓然因劾之，乃落职放罢；寻又论茂良擅权不公，矫传上旨，辄断贾光祖等罪，遂责降，安置英州。父子卒于贬所。

觐与廓然死后，茂良家投匭讼冤，遂复通奉大夫。周必大独相，进呈复职，上曰：“茂良本无罪。”遂复资政殿学士，谥庄敏。

茂良平生不喜言兵，去国之日乃言恢复事，或谓觐密令人誅之云：“若论恢复，必再留。”茂良信之。廓然论茂良，亦以此为罪。茂良没数年，朱熹从其子得副本读之，则事虽恢复，而其意乃极论不可轻举，犹平生素论也，深为之叹息云。

论曰：葛邲在相位虽不久，而能守法度，进人才，其处己也，则以不欺为本。钱端礼以戚属为相，周葵晚虽不附秦桧，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。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国体，施师点之靖重有守，萧燧忠实敢言，仕于绍兴之间，可谓不幸矣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五

刘珙 王兰 黄祖舜 王大宝 金安节 王刚中 李彦颖 范成大

刘珙，字共父，子羽长子也。生有奇质，从季父子翬学。以荫补承务郎，登进士乙科，监绍兴府都税务。请祠归，杜门力学，不急仕进。主管西外敦宗院，召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迁礼部郎官。

秦桧欲追谥其父，召礼官会问，珙不至，桧怒，风言者逐之。桧死，召为大宗正丞，迁吏部员外郎。置令式庭中，使选集者得自翻阅，与吏辨，吏无得藏其巧。兼权秘书少监，兼权中书舍人。金犯边，王师北向，诏檄多出其手，词气激烈，闻者泣下。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张去为，忤旨左迁，珙不草制，莘老得不去。从幸建康，兼直学士院。车驾将还，军务未有所付，时张浚留守建康，众望属之。及诏出，以杨存中为江、淮宣抚使，珙不书录黄，仍论其不可。上怒，谓宰相曰：“刘珙父为浚所知，此特为浚地耳！”命再下，宰相召珙谕旨，且曰：“再缴则累张公。”珙曰：“某为国家计，岂暇为张公谋。”执奏如初，存中命乃寝。真除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田师中死，其家请以没入王继先第为赐，李珂关通近习，求为督府掾，诏从中下，珙皆论罢之。出知泉州，改衢州。

湖南旱，郴州宜章县李金为乱，朝廷忧之，以珙知潭州、

湖南安抚使。入境，声言发郡县兵讨击，而移书制使沈介，请以便宜出师，曰：“擅兴之罪，吾自当之。”介即遣田宝、杨钦以兵至，珙知其暑行疲惫，发夫数程外迎之，代其负任，至则犒赐过望，军士感奋。珙知钦可用，檄诸军皆受节制，下令募贼徒相捕斩诣吏者，除罪受赏。钦与宝连战破贼，追至莽山，贼党曹彦，黄拱执李金以降。支党窜匿者尚众，珙谕钦等却兵，听其自降，贼相率纳兵，给据归田里。第上诸将功状有差，上赐玺书曰：“近世书生但务清谈，经纶实才盖未之见，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。今卿既诛群盗，而功状详实，诸将优劣，破贼先后，历历可观，宜益勉副朕意。”

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言于上曰：“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，轻儒生，臣以为高帝所不悦，特腐儒俗学耳。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，知其必敬信，功烈不止此。”因陈“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，为万事之纲。”上亟称善。

拜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辞不获，因进言曰：“汪应辰、陈良翰、张栻学行才能，皆臣所不逮，而栻穷探圣微，晓畅军务，曩幸破贼，栻谋为多，愿亟召用。”上可其奏。兼参知政事。奏除福建钞盐岁额二万万，罢江西和籴及广西折米盐钱，及蠲诸路累年逋负金钱谷帛巨亿计。上尝以久旱齐居祷雨，一夕而应，珙进言曰：“陛下诚心感格，其应如响，天人相与之际，真不容发，隐微纤芥之失，其应岂不亦犹是乎？臣愿益谨其独。”上竦然称善。

龙大渊、曾觐既被逐，未几，大渊死，上怜觐欲还之。珙言：“二人之去，天下方仰威断。此曹奴隶耳，厚赐之可也，若引以自近，使与闻机事，进退人才，非所以光德业、振纪纲。”命遂止。

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，按视两淮城壁，还，密荐和州教授

刘甄夫。上谕执政召之，珙请曰：“此人名位微，何自知之？”上以珙告。珙退坐堂上，追琪至，诘其故，授牒使对。珙恐，请后不敢，乃叱使责戒励状而去。会扬州奏琪檄郡增筑新城，珙遂奏罢琪，语在《陈俊卿传》。珙时争之尤力，殿中皆惊，以故独罢为端明殿学士，奉外祠。陈俊卿言：“珙正直有才，肯任怨，臣所不及，愿留之。”诏改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入辞，犹以六事为献，上曰：“卿虽去国，不忘忠言，材美非他人所及，行召卿矣。”至镇，首蠲税务新额，及罢苗仓大斛。属邑奉新有复出租税，穷民不能输，相率逃去，反失正税，并奏除之。

除资政殿学士、知荆南府、湖北安抚使，以继母忧去。起复同知枢密院事、荆襄安抚使。珙六上奏恳辞，引经据礼，词甚切，最后言曰：“三年通丧，三代未之有改，汉儒乃有‘金革无避’之说，已为先王罪人。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，臣乃欲冒金革之名，以私利禄之实，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？”

服阕，再除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过阙入见，极论时事，言甚切至，上再三加劳，进资政殿大学士以行。安南贡象，所过发夫除道，毁屋庐，数十州骚然。珙奏曰：“象之用于郊祀，不见于经，驱而远之，则有若周公之典。且使吾中国之疲民，困于远夷之野兽，岂仁圣之所为哉！”湖北茶盗数千人入境，疆吏以告，珙曰：“此非必死之寇，缓之则散而求生，急之则聚而致死。”揭榜谕以自新，声言兵且至，令属州县具数千人食，盗果散去，其存者无几。珙乃遣兵，戒曰：“来毋亟战，去毋穷追，不去者击之耳。”盗意益缓，于是一战败之，尽擒以归，诛首恶数十，余隶军籍。

淳熙二年，移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会水且旱，首奏蠲夏税钱六十万缗、秋苗米十六万六千斛。禁止上流

税米遏余，得商人米三百万斛。贷诸司钱合三万，遣官余米上江，得十四万九千斛。籍主客户高下，给米有差。又运米村落，置场平价振糶，贷者不取偿。起是年九月，尽明年四月，阖境数十万人，无一人捐瘠流徙者。

进观文殿学士，属疾，请致仕。孝宗遣中使以医来，疾革，草遣奏言：“恭、显、伾、文，近习用事之戒，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，朝纲以紊，士气以索，民心以离，咎皆在此。陈俊卿忠良确实，可以任重致远，张栻学问醇正，可以拾遗补阙，愿亟召用之。”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，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。薨，年五十七。赠光禄大夫，谥忠肃。

珙精明果断，居家孝，丧继母卓氏，年已逾五十，尽哀致毁，内外功缙之戚，必素服以终月数。喜受尽言，事有小失，下吏言之立改。临数镇，民爱之若父母，闻讣，有罢市巷哭相与祠之者。

王兰，字谦仲、庐江人。乾道五年，擢进士第。为信州上饶簿、鄂州教授、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，除武学谕。孝宗幸学，兰迎法驾，立道周，上目而异之，命小黄门问知姓名，由是简记。

迁枢密院编修官，轮对，奏五事，读未竟，上喜见颜色。明日，谕辅臣曰：“王兰敢言，宜加奖擢。”除宗正丞，寻出守舒州。陛辞，奏疏数条，皆极言时事之未得其正者，上曰：“卿议论峭直。”寻出手诏：“王兰鲠直敢言，除监察御史。”一日，上袖出幅纸赐之，曰：“比览陆贽《奏议》，所陈深切，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，可思朕之阙失，条陈来上。”兰即对曰：“德宗之失，在于自用遂非，疑天下士。”退即上疏，陈德宗之弊，并及时政阙失，上嘉纳之。

迁起居舍人，言：“朝廷除授失当，台谏不悉举职，给、

舍始废缴驳，内官、医官、药官赐予之多，迁转之易，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？”上竦然曰：“非卿言，朕皆不闻。磊磊落落，惟卿一人。”除礼部侍郎兼吏部。尝因手诏“谋选监司，欲得刚正如卿者，可举数人。”即奏举潘时、郑矫、林大中等八人，乞擢用。会以母忧去。服除，召还为礼部尚书，进参知政事。

光宗即位，迁知枢密院事兼参政，拜枢密使。光宗精厉初政，兰亦不存形迹，除目或自中出，未愜人心者，辄留之，纳诸御坐。或议建皇后家庙，力争以为不可，因应诏上疏“愿陛下先定圣志”，条列八事，疏入，不报。中丞何澹论之，以罢去。起帅阆，易镇蜀，皆不就。后领祠，帅江陵。宁宗即位，改帅湖南。台臣论罢，归里奉祠。七年薨。

兰尽言无隐，然嫉恶太甚，同列多忌之，竟以不合去。有《奏议》传于世。

黄祖舜，福州福清人。登进士第，累任至军器监丞。入对，言：“县令付铨曹，专用资格，曷若委郡守，汰其尤无良者。”上然之。

权守尚书屯田员外郎，徙吏部员外郎，出通判泉州。将行，言：“抱道怀德之士，不应书干禄，老于韦布。乞自科举外，有学行修明、孝友纯笃者，县荐之州，州延之庠序，以表率多士；其卓行尤异者，州以名闻，是亦乡举里选之意。”下其奏礼部，遂留为仓部郎中，迁右司郎中、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司兼侍讲。进《论语讲义》，上命金安节校勘，安节言其书词义明粹，乃令国子监板行。荐李宝勇足以冠军，智足以料敌，诏以宝为带御器械。

兼权给事中。张浚薨，其家奏留使臣五十余人理资任，祖舜言：“武臣守阙者数年，今素食无代，坐进崇秩，曷以劝功？乞为之限制。”遂诏勋臣家兵校留五之一。户部奏以官田授汰

去使臣，祖舜言：“使臣汰者一千六百余人，临安官田仅为亩一千一百，计其请而给田，则不过数十人。”事不行。保义郎梁舜弼、汉弼，邦彦养孙也，并阁门祗候，祖舜言：“阁门不可以恩泽补迁。”知池州刘尧仁升右文殿修撰，知新州韩彦直升秘阁修撰，祖舜言：“修撰本以待文学，不可幸得。”故资政殿学士杨愿家乞遗表恩，祖舜言：“愿阴济秦桧，中伤善类。”皆寢其命。秦熺卒，赠太傅，祖舜言：“熺预其父桧谋议，今不宜赠帝傅之秩。”追夺之。

迁同知枢密院事。金主亮犯淮，刘汜败，王权走，上将诛权以厉其余，祖舜言：“权罪当诛，汜不容贷。刘锜有大功，闻其病已殆，权、汜诛，锜必愧忿以死，是国家一败兵而杀三将，得无快于敌乎？”上嘉纳。薨于官，谥庄定。

王大宝，字元龟，其先繇温陵徙潮州。政和间，贡辟雍。建炎初，廷试第二，授南雄州教授。以禄不逮养，移病而归。阅数年，差监登闻鼓院、主管台州崇道观，复累年。

赵鼎谪潮，大宝日从讲《论语》，鼎叹曰：“吾居此，平时所荐无一至者，君独肯从吾游，过人远矣。”知连州。张浚亦谪居，命其子栻与讲学。时赵、张客贬斥无虚日，人为累息，大宝独泰然。浚奉不时得，大宝以经制钱给之，浚曰：“如累君何？”大宝不为变。

代还，言连、英、循、惠、新、恩六州，居民才数百，非懋迁之地，月输免行钱宜蠲减。高宗谓大臣曰：“守臣上殿，令陈民事，遂得知田里疾苦，所陈五六，得一可行，其利亦不细矣。”乃命广西诸司具减数闻。

知袁州，进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解》，上谓执政曰：“大宝留意经术，其书甚可采，可与内除。”执政拟国子司业，上喜曰：“适合朕意。”时经筵阙官，遂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。

奏：“江南诸州有月桩钱，无定名数，吏缘为奸，刻剥民。又有折帛钱，方南渡兵兴，物价翔贵，令下户折纳，务以优之，今市帛匹四千，而令输六千。盖委监司核月桩为定制，桩减折帛惠小民。”诏户部详其奏。

直敷文阁、知温州、提点福建刑狱。道临漳，有峻岭曰蔡冈，藪薄蔽匿，山石犖确，盗乘间剽劫。大宝以囊金三十万，募民扶藪翫道十余里，行者便之。提点广东刑狱。

孝宗即位，除礼部侍郎。大宝言：“古致治之君，先明国是，而行之以果断。自军兴以来，曰征曰和，浮议靡定。太上传丕基于陛下，四方日徯恢复，国论未定，众志未孚。愿陛下果断，则无不济。”擢右谏议大夫，首论朱倬、沈该之罪，皆行其言。汪澈督师荆、襄，大宝劾其不能节制，坐视方城之败，疏再上，澈落职谪台州。大宝尝论及移蹕，上曰：“吾欲亟行。”大宝奏：“今日之势殆未可，愿少宽岁月。”

张浚复起为都督，大宝力赞其议，符离失律，群言汹汹。大宝言：“危疑之际，非果断持重，何以息横议。”未几，汤思退议罢督府，力请讲和，大宝奏谓：“今国事莫大于恢复，莫仇于金敌，莫难于攻守，莫审于用人。宰相以财计乏，军储虚，符离师溃，名额不除，意在核军籍，减月给。臣恐不惟边鄙之忧，而患起萧墙矣。”章三上，除兵部侍郎。

胡铨为起居郎，奏曰：“近日王十朋、王大宝相继引去，非国之福。”上曰：“十朋力自引去，朕留之不能得。大宝论汤思退太早，令为兵部侍郎，岂容复听其去。”未几，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他日，铨奏事，上复谕之曰：“大宝留之经筵，亦固求去，势不两立。”铨奏：“自古台谏论宰相多矣，若谓势不两立，则论宰相者皆当去。”大宝寻请致仕。督府既罢，撤边防，弃四州，金复犯边，诏思退都督军马，辞

不行。上震怒，窜思退，中外以大宝前言不用为恨。

乾道元年，落致仕，召为礼部尚书。入对，言理财之道，当务本抑末。右正言程叔达奏大宝乞复免行钱非是，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中书舍人阎安中欲留其行，叔达并劾之。诏大宝致仕。寻卒，年七十七。

金安节，字彦亨，歙州休宁人。资颖悟，日记千言，博洽经史，尤精于《易》。宣和六年，由太学擢进士第，调洪州新建县主簿。绍兴初，范宗尹引为删定官。入对，言：“司马光以财用乏，请用宰相领总计使，宜以为法。”

除司农丞，又迁殿中侍御史。韩世忠子彦直直秘阁，安节言：“崇、观以来，因父兄秉政而得贴职近制，皆在讨论。今彦直复因父任而授，是自废法也。”不报。任申先除待制致仕，安节劾其忿戾，乞追夺。秦桧兄梓知台州，安节劾其附丽梁师成，梓遂罢，桧衔之。未几，丁母忧去，遂不出。

桧死，起知严州，除浙西提刑。入为大理卿，首言：“治民之道，先德后刑，今守令虑不及远，簿书期会，赋税输纳，穷日力办之，而无卓然以教化为务者。愿申饬守令，俾无专事法律，苟可以赞教化，必力行之。”时获伪造盐引者，大臣欲置之死，安节力争，以为事已十余年，且自首无死法，因得减等。两浙漕属王悦道鞫仁和令杨绩狱不实，事下大理，安节并逮悦道。悦道，幸医王继先子也，屡因人求免，安节不从。

迁宗正少卿。为金使施宜生贺正，安节馆伴。属显仁皇后丧，服黑带，宜生曰：“使人以贺礼来，逆使安得服黑带？”安节辞难再四，宜生屈服。迁礼部侍郎。明年，再充送伴使。至楚州，副使耶律翼夺巡检王松马不得，鞭笞之。安节遣人责翼，词色俱厉，朝廷恐生事，坐削两秩。叶义问使金，金主因言：“前日夺马事，曲在翼，已笞二百，回日可详奏。”乃复

元官。

迁礼部侍郎。将祠明堂，时已闻钦宗升遐，安节言：“宫庙行礼，皆当以大臣摄事。”从之。迁侍讲、给事中。殿院杜莘老论张去为补外，安节言：“不可因内侍而去言官。”上遂留莘老。

金主亮犯淮，从幸建康。亮死，安节陈进取、招纳、备守三策，而以备守为进取、招纳之本。上将还临安，命杨存中宣抚江、淮、荆、襄，安节言：“存中顷以权太盛，人言籍籍，方解军政，复授兹职，非所以全之。”又言：“方今正当大明赏罚，乃首用刘宝、王权刻剥庸懦之人，何以激劝将士。”上皆纳之。

杨存中议省江、淮州县，安节言：“庐之合肥，和之濡须，皆昔人控扼孔道。魏明帝云：‘先帝东置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祁山，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。’孙权筑濡须坞，魏军累攻不克，守将如甘宁等，常以寡制众。盖形势之地，攻守百倍，岂有昔人得之成功，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？且濡须、巢湖之水，上接店步，下接江口，可通漕舟，乞择将经理。”存中议遂格。

孝宗嗣位，给廷臣笔札陈当世事，安节请：“严内降之科，凡内侍省、御药院、内东门司冗费，一切罢去。堂除省归吏部，长官听辟僚属，以清中书之务。文武荫补，各有定制，毋令易文资。臣僚致仕遗表恩泽，不宜奏异姓，使得高货为市。”上尝对大臣称其诚实。一日，因奏事面劳之曰：“近不见缴驳，有所见，但缴驳，朕无不听。”

龙大渊、曾觐以潜邸旧恩，大渊除枢密都承旨，觐带御器械，谏议大夫刘度仍累疏论之。隆兴改元，大渊、觐并除知阁门事，宰相知安节必以为言，使人讽之曰：“若书行，即坐政府矣。”安节拒不纳，封还录黄。时台谏相继论列，奏入不出，

上意未回，安节与给事中周必大奏：“陛下即位，台谏有所弹劾，虽两府大将，欲罢则罢，欲贬则贬，独于二臣乃为迁就讳避。臣等若奉明诏，则臣等负中外之谤；大臣若不开陈，则大臣负中外之责；陛下若不俯从，则中外纷纷未止也。”上怒，安节即自劾乞窜，上意解，命遂寝。潜邸旧人李珂擢编修官，安节又奏罢之，上谕之曰“朕知卿孤立无党。”张浚闻之，语人曰：“金给事真金石人也。”

拜兵部侍郎。金将仆散忠义遗三省、枢密院书，论和议，乃画定四事，诏群臣议。安节谓：“世称侄国，国号不加‘大’字及用‘再拜’二字，皆不可从。海、泗、唐、邓为淮、襄屏蔽，不可与。必不得已，宁少增岁币。钦宗梓宫当迎奉。陵寝地必不肯归我，宜每因遣使恭谒。但讲好之后，当益选将厉兵，以为后图。”已而请祠，得请。中书舍人胡铨缴奏，谓：“安节太上之旧人，而陛下之老成也。汉张苍、唐张柬之、国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听其去，安节膂力未愆，有忧国心，岂宜从其引去。”上遂留之。

逾年，权吏部尚书兼侍读。自是力请谢事，诏以敷文阁学士致仕。陛辞，上曰：“卿且暂归，旦夕召卿矣。”去之日，缙绅相与叹羨，以为中兴以来全名高节，鲜有其比。乾道六年卒，年七十七。遗表闻，赠通奉大夫，累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少保。

安节至孝，居丧有礼。与兄相友爱，田业悉推与之，又以恩奏其孤子与。初筮仕，未尝求荐于人，及贵，有举荐不令人知。其除司农丞，或语之曰：“公是命，张侍郎致远为中司时所荐，盍往谢之？”安节曰：“彼为朝廷荐人，岂私我耶！”竟不往。荐晁公武、龚茂良可台谏，皆称职，二人弗知也。与秦桧忤，不出者十八年，及再起，论事终不屈，人以此服之。

有文集三十卷、《奏议表疏》、《周易解》。

王刚中，字时亨，饶州乐平人。刚中博览强记。绍兴十五年，进士第二人。任某州推官，改左宣义郎。故事当召试，秦桧怒其不诣己，授洪州教授。桧死，召见，擢秘书省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。

孝宗为普安郡王，刚中兼王府教授，每侍讲，极陈古今治乱之故，君子小人忠佞之辨。迁中书舍人，言：“御敌今日先务，敌强则犯边，弱则请盟。今勿计敌人之强弱，必先自治，择将帅，搜战士，实边储，备器械，国势富强，将良士勇，请盟则为汉文帝，犯边则为唐太宗。”上韪其言。会西蜀谋帅，上曰：“无以逾王刚中矣。”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、制置四川。御便殿，临遣锡金带、象笏。进敷文阁直学士。

时吴玠累官阍至大帅，其下姚仲、王彦等亦建节雄一方。守帅以文治则玩于柔，而号令不行；以武竞则窒于暴，而下情不通。惟刚中检身以法，示人以礼，不立崖堑，驭吏恩威并行，羽檄纷沓，从容裁决，皆中机会。

敌骑度大散关，人情汹汹。刚中跨一马，夜驰二百里，起吴玠于帐中，责之曰：“大将与国义同休戚，临敌安得高枕而卧？”玠大惊。又以蜡书抵张正彦济师。西师大集，金兵败走。方议奏捷，刚中倍道驰还，谓其属李焘曰：“将帅之功，吾何有焉。”焘喟曰：“身督战而功成不居，过人远矣。”已乃差择将士，众所推者上之朝，备统帅选。又疏蜀名胜士与幕府之贤，备部使者、州刺史之佐。目使颐指，内外响应。诸汰遣使臣困绝不能自存，刚中以为冒刃于少壮之年，不可斥弃于既老之后，悉召诣府，有善射者复其禄秩，以禁军阙额粮给之，其罢癯不堪事，则给以义仓米。

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，溉三乡田，岁久淤淀，刚中集三乡

夫共疏之，累土为防，上植榆柳，表以石柱，州人指曰：“王公之甘棠也。”府学礼殿，东汉兴平中建，后又建新学，遭时多故，日就倾圮，属九县缮完，悉复其旧。葺诸葛武侯祠、张文定公庙，夷黄巢墓，表贤瘝恶以示民。有女巫蓄蛇为妖，杀蛇，黥之。

孝宗受禅，以宫僚进左朝奉大夫，召赴阙，以足疾请祠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归次番阳，营圃植竹，号竹坞。

金犯淮，有旨趣刚中入见，陈战守之策。除礼部尚书、直学士院兼给事中，为鹵簿使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同知院事。刚中曰：“战守者实事，和议者虚名，不可恃虚名害实事。”又奏四事：开屯田、省浮费、选将帅、汰冗兵。居政府，属疾卒，年六十三，赠资政殿大学士、光禄大夫，谥恭简。

建炎间，诏阶、成、岷、凤四州刺壮丁为兵，众以为忧。刚中建言五害罢之，免符下，民欢呼，声震山谷。比去，蜀父老遮道，有追送数百里者。繇布衣至公卿，无他嗜好，公退惟读书著文为乐。有《易说》、《春秋通义》、《仙源圣纪》、《经史辨》、《汉唐史要览》、《天人修应录》、《东溪集》、《应斋笔录》，凡百余卷。

李彦颖字秀叔，湖州德清人。少端重，强记览。金犯浙西，父挟家人逃避，彦颖方十岁，追不及，敌已迫其后，能趋支径，乱流获济。

绍兴十八年，擢进士第，主余杭簿。守曹泳豪斂酒家业为官监，利其货具，彦颖争之。泳怒，戒吏煅炼，不得毫发罪。调建德丞，改秩。时宰知其才，将处之学官，或劝使一见，彦颖耻自献。调富阳丞。御史周操荐为御史台主簿。

金败盟，张浚督师进讨。上方向浚，执政坚主和，陈良翰、

周操不以为然。右正言尹穉阴符执政，荐引同己者，转言和于上前。上惑之，罢督府，良翰、操相继黜，而穉进殿中，迁谏议大夫。一日，穉以和、战、守叩彦颖，彦颖曰：“人所见固不同。公既以和议为是，曷不明陈于上前，以身任之，事成功归于公，不成奉身而退。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，国事将谁倚？”穉大怒曰：“自为谏官，前后百余奏，曷尝及一‘和’字，而台簿有是言！”自是衔彦颖，阴排之。

改国子博士，权吏部郎中，以父丧去。免丧，复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讲，权右史兼兵部侍郎。经筵，张栻讲《葛覃》，言先王正家之道，因及时事，语激切，上意不怿。彦颖曰：“人臣事君，岂不能阿谀取容？栻所以敢直言，正为圣明在上，得尽爱君之诚耳。《书》曰：‘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。’”上意遽解，曰：“使臣下皆若此，人主应无过。”

立皇太子，兼左谕德。首论建置宫僚，以为詹事于东宫内外无所不当省，事须白詹事而后行。司马光论皇太子讲读官有奏疏，录以进。上大喜，行之。皇太子尹临安，兼判官兼中书舍人。张说再登枢筦，彦颖论：“说无寸长，去年骤跻宥府，物议沸腾。今此命复出，中外骇然。臣恐六军解体，人心不服。”未几，权礼部侍郎兼侍讲，因言：“士习委靡，不然则矫激，宜择笃实鲠亮者用之。”升詹事，见上，言：“皇太子尹临安已久，虽欲更尝民事，然非便，宜一意讲学。”他日以言于上者告太子，趣草奏辞尹事，三辞乃免。

兼吏部侍郎，权尚书兼侍读。月食淫雨，言：“甲申岁以淫雨求言，今十年矣，中间非无水旱，而不闻求言之诏，岂以言多沽激厌之耶？比欺蔽成风，侍从、台谏犹慎嘿，况其他乎？阴沴之兴，未必不由此。”时廷臣多以中批斥去，彦颖又言：“臣下有过的，宜显逐之，使中外知获罪之由以为戒。今潜毁

潜行，斥命中出，在廷莫测其故，将恐阴邪得伸，善类丧气，非盛世事也。”除吏部尚书。接送金贺正使，言两淮兵备城筑及裁减接送浮费甚悉，上嘉纳焉。

十二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二年闰九月，参知政事。金使至，上遣王抃谕金使稍变受书旧礼，议久不决。彦颖曰：“须于国体无损而事可济，乃善，若如去年张子颜之行，不但无益。”时左司谏汤邦彦新进，冀侥幸集事，自许立节。彦颖言邦彦轻脱，必误国。他日，对便殿，上复语及之。彦颖欲进说，上色动，宰相亟引退。遂以邦彦为申议国信使，且命福建造海船，起两淮民兵赴合肥训练，并诏诸军饬戎备，中外骚然。彦颖复言：“两淮州县去合肥，远者千余里，近亦二三百里。令民户三丁起其二，限三月而罢，事未集，民先失业矣。”上作色曰：“卿欲尽撤边备耶？”彦颖曰：“今不得已，令三百里内，家起一丁诣合肥，三百里外，就州县训习，日增给钱米，限一月罢，庶不大扰。”翌日，复执奏，从之。洎邦彦辱命而还，彦颖论其罪，贬新州。

彦颖在东府三岁，实摄相事，内降缴回甚多。内侍白札籍名造器械并犒师，降旨发左藏、封桩诸库钱，动亿万计。彦颖疏岁中经费以进，因言：“虞允文建此库以备边，故曰‘封桩’，陛下有意恢复，苟用之不节，徒启他日妄费，失封桩初意。”上矍然曰：“卿言是，朕失之矣。”自是绝不支。

坠马在告，力求去，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，勤约有惠政。提举洞霄宫，复参知政事，病羸，艰拜起，力辞，上曰：“老者不以筋力为礼，孟享礼繁，特免卿。”谏官论其子殴人至死，奉祠醵秩。起知婺州，禁民屠牛，捐属县税十三万三千缗。复知绍兴府，进资政殿大学士，再奉祠，进观文殿学士。

绍熙元年，致仕。家居凡十载，自奉澹约，食才米数合。

室无姬媵，萧然永日，与州县了不相闻。薨，年八十一，赠少保，谥忠文。

子沐，庆元中，与一时台谏排赵汝愚，善类一空，公论丑之。

范成大，字致能，吴郡人。绍兴二十四年，擢进士第。授户曹，监和剂局。隆兴元年，迁正字。累迁著作佐郎，除吏部郎官。言者论其超躐，罢，奉祠。

起知处州。陛对，论力之所及者三，曰日力，曰国力，曰人力，今尽以虚文耗之，上嘉纳。处民以争役嚣讼，成大为创义役，随家贫富输金买田，助当役者，甲乙轮第至二十年，民便之。其后入奏，言及此，诏颁其法于诸路。处多山田，梁天监中，詹、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、遂昌之间，激溪水四十里，溉田二十万亩。堰岁久坏，成大访古迹，叠石筑防，置堤闸四十九所，立水则，上中下溉灌有序，民食其利。

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乾道《令》以绢计脏，估价轻而论罪重，成大奏：“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，而估价过倍。绍兴初年递增五分，为钱三千足。今绢实贵，当倍时直。”上惊曰：“是陷民深文。”遂增为四千，而刑轻矣。

隆兴再讲和，失定受书之礼，上尝悔之。迁成大起居郎，假资政殿大学士，充金祈请国信使。国书专求陵寝，盖泛使也。上面谕受书事，成大乞并载书中，不从。金迎使者慕成大名，至求巾帻效之。至燕山，密草奏，具言受书式，怀之入。初进国书，词气慷慨，金君臣方倾听，成大忽奏曰：“两朝既为叔侄，而受书礼未称，臣有疏。”搢笏出之。金主大骇，曰：“此岂献书处耶？”左右以笏标起之，成大屹不动，必欲书达。既而归馆所，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。成大之未起也，金庭纷然，太子欲杀成大，越王止之，竟得全节而归。

除中书舍人。初，上书崔寔《政论》赐辅臣，成大奏曰：“御书《政论》，意在饬纲纪，振积敝。而近日大理议刑，递加一等，此非以严致平，乃酷也。”上称为知言。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，成大当制，留词头七日不下，又上疏言之，说命竟寢。

知静江府。广西窳匱，专藉盐利，漕臣尽取之，于是属邑有增价抑配之敝，诏复行钞盐，漕司拘钞钱均给所部，而钱不时至。成大入境，曰：“利害有大于此乎？”奏疏谓：“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，以宽郡县，则科抑可禁。”上从之。数年，广州盐商上书，乞复令客贩，宰相可其说，大出银钱助之。人多以为非，下有司议，卒不易成大说。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限，诏加至四寸以上，成大谓互市四十年，不宜骤改。

除敷文阁待制、四川制置使，疏言：“吐蕃、青羌两犯黎州，而奴儿结、蕃列等尤桀黠，轻视中国。臣当教阅将兵，外修堡砦，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，使人自为战，三者非财不可。”上赐度牒钱四十万缗。成大谓西南诸边，黎为要地，增战兵五千，奏置路分都监。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，悉筑栅分戍。奴儿结扰安静砦，发飞山军千人赴之，料其三日必遁，已而果然。白水砦将王文才私娶蛮女，常导之寇边，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，俄禽文才以献，即斩之。蜀北边旧有义士三万，本民兵也，监司、郡守杂役之，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，成大力言其不可，诏遵旧法。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，樊汉广甫五十九，皆挂冠不仕，表其节，诏召之，皆不起，蜀士由是归心。凡人才可用者，悉致幕下，用所长，不拘小节，其杰然者露章荐之，往往显于朝，位至二府。

召对，除权吏部尚书，拜参知政事。两月，为言者所论，奉祠。起知明州，奏罢海物之献。除端明殿学士，寻帅金陵。

会岁旱，奏移军储米二十万振饥民，减租米五万。水贼徐五窃发，号“静江大将军”，捕而戮之。以病请闲，进资政殿学士，再领洞霄宫。绍熙三年，加大学士。四年薨。

成大素有文名，尤工于诗。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，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。自号石湖，有《石湖集》、《揽轡录》、《桂海虞衡集》行于世。

论曰：刘珙忠义世家，迨属纆，以未雪仇耻为深恨。王兰犯颜忠谏，刚肠嫉恶。方赵鼎、张浚非罪远谪，朋交绝踪，大宝独从之游，逮斥权奸，了无顾忌。安节拒秦桧，排渊、覲，坚如金石，孤立无党，死生祸福，曾不动其心。当金兵犯大散关，刚中单骑星驰，夜起吴璘，一战却敌。成大致书北庭，几于见杀，卒不辱命。俱有古大臣风烈，孔子所谓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者欤？若祖舜夺杨愿恩，褫秦熺秩，诛桧恶于既死，彦颖论事激烈，披露忠莖，直气亦可尚已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六

黄洽 汪应辰 王十朋 吴芾 陈良翰 杜莘老

黄洽，字德润，福州侯官人。隆兴元年，以太学生试春官第二，诏循故事，未临轩，赐第二人及第。授绍兴府观察判官。秩满，就铨选，不用前名例谒庙堂。宰相陈俊卿白于上，改宣义郎，除国子博士。

适有旨职事官无待次，改差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继为太学国子博士，枢密院编修官，通判福州。奉祠，召为太常丞。请外，孝宗方厉精求治，曰：“黄洽厚德，方任以事。”不许。当对，奏三事：备事莫若储才，士卒当练其心，军政必预为谋。上矍然，洽徐奏：“愿戒飭州郡，毋烦扰以致寇，毋轻易以玩寇。寇扰而后定，伤根本多矣。”繇秘书郎迁著作郎。上谕词臣：“秘阁储英俊为异时公卿用，行黄洽词，可及之。”

除右正言，首奏：“谏臣非具员，职在谏争，朝政有阙，所当尽言。”上亦以为端士，许其尽言无隐。除侍御史。会水旱频仍，因祠祭上言：“此事全在一念，陛下夙兴默想，专精在民，身虽法官，心则坛壝，洋洋左右，理非漠然。几岁荒歉之由，必有未尽契神示之心者。”一日特诏：“诸路奉行荒政不虔，差官按视安集。”洽亟奏：“使者一出，官吏必须知畏。其常平一司，所职何事？淮、浙、江东见有使，以五使分五路，尚虑不周知。今遣一人兼二三路，不过阅图帐户口多寡，地里

辽邈，安能遍历乎？若专责常平，名正而职举，事分而察精。”又奏：“艺祖惩藩镇偏重之失，不欲兵民之权聚于一夫之手。今使主兵官兼郡寄，是合兵民权为一，且属边徼，偏重尤甚。”上皆嘉纳。洽所论列，未尝捃摭细故他愿以累其终身。

除右谏议大夫。上方锐志肄武，洽因风谏，言：“《颐》之大象：‘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’言语饮食犹谨节之，况其他乎？凡筋力喘息之间，一有过差，皆非所以养其身也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无非仁义忠孝，可为万世臣子之法，朕常念之。”洽在经筵，言：“宰相代天理物，要在为国得人。人主之命相，任则勿疑。宰相重则朝廷尊，朝廷尊则庙社安。宰相抡才任职，当尽公心。君子进则庶职举，庶职举则天下治。”上首肯再三，乃曰：“卿如良金美玉，浑厚无瑕，天其以卿为朕弼耶？”

除御史中丞，奏：“荐举请托，必竞于宰执、台谏之门，若宰执、台谏不为人觅举，使士大夫咸自率厉，以公道得之，岂不甚善。或果知其人，露章以荐，亦何不可。”潭州奏强盗罪不至死应配者坐加役流，有旨具议。洽曰：“强盗异他盗，以其故为也。若止髡役，三年之后，圈槛一弛，豨突四出，善良受害，可胜数耶？况役时必去防闲之具，走逸结合，患尤甚焉。”上深然之。

除参知政事。上曰：“卿每告朕用人，今卿居用人之地，不可不勉。”上因商榷除目，洽罄竭无所顾避，上大喜曰：“五十年无此差除。”除知枢密院事。洽累章求去，许之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知隆兴府。

光宗受禅，特诏言事，洽奏：“用人为万世不易之论，臣前以此纳忠寿皇，今复告于陛下。”屡乞归田，寻畀提举洞霄宫。方未得请也，人劝之治第，洽曰：“吾书生，蒙拔擢至此，

未有以报国，而先营私乎？使吾一旦罪去，犹有先人敝庐可庇风雨，夫复何忧。”庆元二年致仕。

洽常言：“居家不欺亲，仕不欺君，仰不欺天，俯不欺人，幽不欺鬼神，何用求福报哉！”六年七月，薨，年七十九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洽质直端重，有大臣体，两朝推为名臣。有文集、奏议八十五卷。

汪应辰，字圣锡，信州玉山人。幼凝重异常童，五岁知读书，属对应声语惊人，多识奇字。家贫无膏油，每拾薪苏以继晷。从人借书，一经目不忘。十岁能诗，游乡校，郡博士戏之曰：“韩愈十三而能文，今子奚若？”应辰答曰：“仲尼三千而论道，惟公其然。”

未冠，首贡乡举，试礼部，居高选。时赵鼎为相，延之馆塾，奇之。绍兴五年，进士第一人，年甫十八。御策以吏道、民力、兵势为问，应辰答以为治之要，以至诚为本，在人主反求而已。上览其对，意其为老成之士，及唱第，乃年少子，引见者掖而前，上甚异之。鼎出班特谢。旧进士第一人赐以御诗，及是，特书《中庸篇》以赐。初名洋，与姓字若有语病，特改赐应辰。上欲即除馆职，赵鼎言：“且令历外任，养成其材。”乃授镇东军签判。故事，殿试第一人无待次者，至是，取一年半阙以归。舍人胡寅行词曰：“属者延见多士，问以治道，尔年未及冠，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，无曲学阿世之态。”

应辰少受知于喻樗，既擢第，知张九成贤，问之于樗，往从之游，所学益进。初任，赵鼎为帅，幕府事悉谘焉。岁小旱，命应辰祷雨名山即应，越人语之曰：“此相公雨。”鼎曰：“不然，乃状元雨也。”

召为秘书省正字。时秦桧力主和议，王伦使还，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。应辰上疏，谓：“和议不谐非所患，和议谐矣，

而因循无备之可畏。异议不息非所患，异议息矣，而上下相蒙之可畏。金虽通和，疆场之上宜各戒严，以备他盗。今方且肆赦中外，褒宠将帅，以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。纵忘积年之耻，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？此因循无备之所以可畏也。方朝廷力排群议之初，大则窜逐，小则罢黜，至有一言迎合，则不次擢用。是以小人窥见间隙，轻躁者阿谀以希宠，畏懦者循默以备位，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于群小之间，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。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，而思患预防，常若敌人之至。”疏奏，秦桧大不悦，出通判建州，遂请祠以归。寓居常山之永年院，蓬蒿满径，一室萧然，饘粥不继，人不堪其忧，处之裕如也，益以修身讲学为事。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观，在隐约时，胸中浩然之气凛然不可屈。

张九成谪邵州，交游皆绝，应辰时通问。及其丧父，言者犹攻之，而应辰不远千里往吊，人皆危之。通判袁州，凡所予夺，人无异词。始至，或以其书生易之，已乃知吏师所不能及。丞相赵鼎死朱崖，扶丧过郡，应辰为文祭之曰：“惟公两登上宰，皆直艰危之时；一斥南荒，遂为死生之别。事已定于盖棺，恩特容于归骨。”吏付之火。其子借三兵以归，道出衢州，章杰为守，希桧意，指应辰为阿附，为死党，符移讯鞠，偏搜行囊，求祭文不可得。时胡寅遗桧书，谓此事不足竟，事乃寝。

通判静江府，逾期不得代，乃沿檄归省其母。继差通判广州。时桧所深忌者赵鼎、张浚，鼎既死而浚独存，未快其意。江西运判张常先笈注前帅张宗元与浚诗，言于朝，其词连逮者数十家，将诬以不轨而尽去之。狱既具，桧死，应辰幸而免。

明年，召为吏部郎官，迁右司。母老乞外，丞相苦留之曰：“方进用，未应尔。”应辰曰：“亲老矣，不可缓。”乃出知婺州。郡积欠上供十三万缗，朝廷命宪漕究治，应辰谓急则

扰民，乃与诸邑蠲宿逋，去苛敛，定期会，窒渗漏，悉为补发。寻丁内艰去，庐于墓侧。

服阕，除秘书少监，迁权吏部尚书。李显忠冒具安丰军功赏五千余人，应辰奏驳之。权户部侍郎兼侍讲。应辰独员当剧务，节冗费，常奏：“班直转官三日，而堂吏增给食钱万余缗；工匠洗泽器皿仅给百余千，而堂吏食钱六百千；塑显仁神御，半年功未及半，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、银绢六百匹两。他皆类此。”上惊其费冗，命吏部裁之。

金渝盟，诏求足食足兵之策，应辰奏曰：“陆贽有云：‘将非其人，兵虽多不足恃；操失其柄，将虽才不为用’。臣之所忧，不在兵之不足，在乎军政之不修。自讲和以来，将士骄惰，兵不阅习，敌未至则望风逃遁，敌既退则谩列战功，不惟佚罚，且或受赏。方时无事，诏令有所不行，一旦有急，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。望发英断，赏善罚恶，使人人洗心易虑，以听上命，然后号令必行矣。”

三十二年建储，以孝宗名与唐庐江王、晋楚王同，诏改为“晔”，应辰以为与唐昭宗同，白左相陈康伯，遂改今名。集议秀王封爵，应辰定其称曰“太子本生之亲”。议入，内降曰：“皇太子所生父，可封秀王。”暨内禅，拟于传位日降赦，应辰言：“唐太宗受禅于高祖，明年正月始改元。”乃从其说。又议改元“重熙”，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，遂改隆兴。一朝大典礼，多应辰所定。

议太上尊号，李焘、陈康伯密议以“光尧寿圣”为称。及集议，或谓：“尊号始自开元，罢于元丰，今不当复，况太上视天下如弃敝屣，岂复顾此？”应辰主之尤力。或又言：“主上奉亲，乌得援元丰自却为比？”于是议状书者半，不书者半。明日，应辰复与金安节等十二人各陈所见，大概谓“光尧”近

乎“神尧”，“寿圣”乃英宗诞节，尝以名寺。御史周必大亦以为问，应辰答以“尧”岂可“光”。是语有闻之德寿者，高宗因上过宫，云：“汪应辰素不乐吾。”于是有诏：尊号之议，已尝奏知，不容但已。安节等遂奉诏。

应辰连乞补外，遂知福州。未几，升敷文阁待制，举朱熹自代。在镇二年，会朝廷谋蜀帅，乃以敷文阁直学士为四川制置使、知成都府。陛辞，特降诏抚谕。入境，以书与宣抚使吴玠，令以抚谕诏申严号令。既至，免利路民饷运，徙沿边戍兵就粮内郡，纵保胜义士复业，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万以备不虞，悉奏行之。有谓蜀中纲马驿程由梁、洋、金、房，山路峻险，宜浮江而下，诏吴玠措置。执政、大将皆主其说，应辰与夔帅王十朋力言其不便，遂得中止。二税勘合，每贯取二十钱，乾道诏旨尝减三分之一，有欲增之者，应辰与两漕臣列奏，言：“勘合不以钞计，而以贯石匹两计，是阳为减而阴实增之也。以成都一路计之，岁入三十万，今以所增为六十万，计以四路，不知几倍。虽非兴利者所便，而民受其赐多矣。”

玠时驻蜀口武兴，精兵为天下冠，既老且病，应辰密奏以关陕大将系国安危，所当预图。于是执政传旨，若玠不起，令制司暂领其任。暨玠死，应辰遂摄宣抚之职，蜀道晏然。

虞允文寻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，应辰援张浚例，乞罢制司，不许。总所牒委官核四川匿契税，应辰奏：“其不便者四，曰妨农废业，曰纵吏扰民，曰违法害教，曰长奸起讼。比户部已令人自首，州县收并已不少，其未尽者，有见行法令，不宜为此烦扰。”上曰：“论极有理，速罢止之。”

蜀大旱，诏问救荒之策，应辰奏：“利、阆、绵、梓军马粮料，随民力均敷，官虽支余钱，民不得半价，若选官就岁熟处余之，可以宽民力，第无钱束手，乞给度牒。”上曰：“汪

应辰治蜀甚有声，且留意民事如此。”给度牒四百，永为余本振济，遂移书诸路漕臣，亟救荒，且以绵、剑和余告之，而全蜀蒙惠。

刘珙拜同知枢密院事，进言曰：“汪应辰、陈良翰、张栻学行才能，臣所不及。”已，得旨召还。邛之安仁年饥，挺起为盗，害及旁郡，即具奏，且檄茶马使招捕。旬月间，诛其渠魁，余悉抚定。或白之虞允文曰：“汪帅得无掩盗事不上闻乎？”宣司乃密奏，使人给应辰曰：“邛寇事未敢奏，不审制司如何？”应辰以奏检报之，允文内愧。将行，代纳成都一府激赏绢估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匹。

冬，入觐，陛对，以畏天爱民为言。上曰：“卿久在蜀，宽朕西顾之忧，军政民事革弊殆尽，蜀中除虚额，民间当被实惠。”应辰奏：“虚额去则州县宽，尚有两事，曰预借，曰对余。预借乃州县累岁相仍，对余则以补州县阙乏，民输米一石，即就余一石，或半价，或不支，且多取赢。陛下近捐百万除预借之弊，对余患止数州，愿并除之，则弊革无余矣。”

除吏部尚书，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。论爱民六事，庙堂议不合，不悦者众。一日，陈良佑登对，上告以“汪应辰言卿在蜀多诞谩。”良佑奏：“臣与应辰昨同从班，应辰请外，得衢州，臣惜其去，同奏留之。时边奏方急，臣不知应辰将为便私计也。奏既上，应辰以此大憾，乃为是说以中臣耳。”上曰：“乃尔邪！”

应辰在朝多革弊事，中贵人皆侧目。德寿宫方斲石池，以水银浮金鳧鱼于上，上过之，高宗指示曰：“水银正乏，此买之汪尚书家。”上怒曰：“汪应辰力言朕置房廓与民争利，乃自贩水银邪？”应辰知之，力求去。会复出发运均输之旨，叹曰：“吾不可留矣，但力辨群枉，则补外之请自得。”乃力论

其事有害无利，遂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。

韩玉被旨拣马，过郡，应辰简其礼。玉归，讦之于上曰：“臣所过州县，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。”上怪之。平江米纲至，有折阅，事上，连贬秩。力疾请祠，自是卧家不起矣，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。

应辰接物温逊，遇事特立不回，流落岭峤十有七年。桧死，始还朝，刚方正直，敢言不避。少从吕居仁、胡安国游，张栻、吕祖谦深器许之，告以造道之方。尝释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敌，《易》惩忿窒欲，《书》刚制于酒，惩窒、刚制皆克胜义，可不常省察乎？其义理之精如此。好贤乐善，出于天性，尤笃友爱，尝以先畴逊其兄衢，虽无屋可居不顾也。子达，继登进士第，仕至吏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。

王十朋，字龟龄，温州乐清人。资颖悟，日诵数千言。及长，有文行，聚徒梅溪，受业者以百数。入太学，主司异其文。

秦桧死，上亲政，策士，谕考官曰：“对策中有陈朝政切直者，并置上列。”十朋以“权”为对，大略曰：“揽权者，非欲衡石程书如秦皇，传餐听政如隋文，强明自任、不任宰相如唐德宗，精于吏事、以察为明如唐宣宗，盖欲陛下惩既往而戒未然，威福一出于上而已。尝有铺翠之禁，而以翠羽为首饰者自若，是岂法令不可禁乎？抑宫中服浣濯之化，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？法之至公者莫如选士，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。往岁权臣子孙、门客类窃巍科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，而欲得人可乎？愿陛下正身以为本，任贤以为助，博采兼听以收其效。”几万言。上嘉其经学淹通，议论醇正，遂擢为第一。学者争传诵其策，以拟古晁、董。

上用其言，严销金铺翠之令，取交址所贡翠物焚之。诏：“十朋乃朕亲擢。”授绍兴府签判。既至，或以书生易之，十

朋裁决如神，吏奸不行。时以四科求士，帅王师心谓十朋身兼四者，独以应诏。召为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。先是，教授入讲堂居宾位，十朋不可，皇孙特加礼而位教授中坐。

金将渝盟，十朋轮对，言：“自建炎至今，金未尝不内相残贼，然一主毙，一主生，曷尝为中国利？要在自备如何。御敌莫急于用人，今有天资忠义、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，有长于用兵、士卒乐为之用可为大帅者，或投闲置散，或老于藩郡，愿起而用之，以寝敌谋，以图恢复。”盖指张浚、刘锜也。又言：“今权虽归于陛下，政复出于多门，是一桧死百桧生也。杨存中以三衙而交结北司，以盗大权。汉之祸起于恭、显，王氏之相为终始；唐之祸起于北军，藩镇之相为表里。今以管军位三公，利源皆入其门，阴结诸将，相为党援。枢密本兵之地，立班甘居其后。子弟亲戚，布满清要。台谏论列，委曲庇护，风宪独不行于管军之门，何以为国！至若清资加于吟五；高爵滥于医门；诸军承受，威福自恣，甚于唐之监军；皇城逻卒，旁午察事，甚于周之监谤；将帅剥下赂上，结怨三军；道路捕人为卒，结怨百姓；皆非治世事。”上嘉纳，戢逻卒，罢诸军承受，更定枢密、管军班次，解杨存中兵权，其言大略施行。秦桧久塞言路，至是十朋与冯方、胡宪、查籥、李浩相继论事，太学生为《五贤诗》述其事。除著作郎。

三十一年正月，风雷雨雪交作，十朋以为阳不胜阴之验，遣陈康伯书，冀以《春秋》灾异之说力陈于上，崇阳抑阴，以弭天变。迁大宗正丞，亟请祠归。金犯边，起刘锜为江、淮、浙西制置，张浚帅金陵，悉如其言。

孝宗受禅，起知严州。召对，首言：“太皇非倦勤时，而以大器付陛下，贤于尧、舜，陛下当思以副太上者。今社稷之安危，生民之休戚，人才之进退，朝廷之刑赏，宜若舜之协尧，

断然行之，以尽继述之道。”拜司封郎中，累迁国子司业。言：“今居位者往往职之不举，宜有以革之。人主有大职三，任贤、纳谏、赏罚是也。”上嘉之。除起居舍人，升侍讲。时左右史失职久，十朋除起居郎，胡铨奏四事，语在《胡铨传》。除侍御史，上谓胡铨曰：“比除台官，外议如何？”铨曰：“皆谓得人。”上曰：“卿与十朋皆朕亲擢。”

十朋见上英锐，每见必陈恢复之计。及将北伐，上疏曰：“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、安社稷，因前王盈成而守者，周成康、汉文景是也；承前世衰微而兴者，商高宗、周宣王是也；先君有耻而雪之，汉宣帝臣单于、唐太宗俘颉利是也；先君有仇而复之，夏少康灭浇、汉光武诛莽是也。迹虽不同，其为孝一也。靖康之祸，亘古未有，陛下英武，慨然志在兴复。窃闻每对群臣奏事，则曰：‘当如创业时。’又曰：‘当以马上治之。’又曰：‘某事当俟恢复后为之。’比因宣召，语及陵寝，圣容惻然，曰：‘四十年矣。’陛下之心真少康、高宗、宣王、光武之心，奈何大臣不能仰副圣心？愿戒在位者，去附和之私心，赞国家之大计，则中兴日月可冀矣。”因论史浩八罪，曰怀奸、误国、植党、盗权、忌言、蔽贤、欺君、讪上，上为出浩知绍兴府。十朋再疏，谓：“陛下虽能如舜之去邪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。绍兴密迩行都，浩尝为属吏，奸脏彰闻，亦何颜复见其吏民。”遂改与祠。

史正志与浩族异，拜浩而父事之，十朋论正志倾险奸邪，观时求进，宜黜正志以正典刑。林安宅出入史浩、龙大渊门，盗弄威福，至是诈病求致仕，十朋并疏其罪。皆罢去。

张浚出师复灵壁、虹县，归附者万计，又复宿州。十朋奏：“王师以吊民为主，先之以招纳，不获已而战伐随之，乞以此指戒浚。金将既降，宜速加爵赏，以劝来者。”上皆嘉纳。

会李显忠、邵宏渊不协，王师失律，张浚上表自劾，主和者乘此唱异议。十朋上疏言：“臣素不识浚，闻其誓不与敌俱生，心实慕之。前因轮对，言金必败盟，乞用浚。陛下嗣位，命督师江、淮，今浚遣将取二县，一月三捷，皆服陛下任浚之难。及王师一不利，横议蜂起。臣谓今日之师，为祖宗陵寝，为二帝复仇，为二百年境土，为中原吊民伐罪，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。益当内修，俟时而动。陛下恢复志立，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，然异论纷纷，浚既待罪，臣其可尚居风宪之职！乞赐窜殛。”因言：“臣闻近日欲遣龙大渊抚谕淮南，信否？”上曰：“无之。”又言：“闻欲以杨存中充御营使。”上嘿然。

改除吏部侍郎，力辞，出知饶州。饶并湖，盗出没其间，闻十朋至，一夕遁去。丞相洪适请故学基益其圃，十朋曰：“先圣所居，十朋何敢予人。”移知夔州，饶民走诸司乞留不得，至断其桥，乃以车从间道去，众葺断桥，以“王公”名之。

移知湖州，召对，刘珙请留之，上曰：“朕岂不知王十朋，顾湖州被水，非十朋莫能镇抚。”至郡，户部责虚逋三十四万，命吏持券往辨，不听，即请祠去。起知泉州，十朋前在湖割奉钱创贡闾，又为泉建之，尤宏壮。

凡历四郡，布上恩，恤民隐，士之贤者诣门，以礼致之。朔望会诸生学宫，讲经询政，僚属间有不善，反复告戒，俾之自新。民输租俾自概量，闻者相告，宿逋亦愿偿。讼至庭，温词晓以理义，多退听者。所至人绘而祠之，去之日，老稚攀留涕泣，越境以送，思之如父母。饶久旱，入境雨至；湖积霖，入境即霁。凡祷必应，其至诚不独感人，而亦动天地鬼神。

东宫建，除太子詹事，力辞，诏州郡礼致，遂力疾造朝，以足疾不能趋，诏给扶减拜。谒东宫，太子以其旧学，待遇有加。又诏免朝参，遣中使以告及袭衣、金带就其家赐之。疾革，

累章告老，以龙图阁学士致仕，命下而卒，年六十。绍熙三年，谥曰忠文。

十朋事亲孝，终丧不处内，友爱二弟，郊恩先奏其名，没而二子犹布衣。书室扁曰“不欺”，每以诸葛亮、颜真卿、寇准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唐介自比，朱熹、张栻雅敬之。

子闻诗、闻礼，皆笃学自立。闻诗知光州、提点江东刑狱；闻礼知常州、江东转运判官，为治能守家法，人亦思慕之。

吴芾，字明可，台州仙居人。举进士第，迁秘书正字。与秦桧旧故，至是桧已专政，芾退然如未尝识。公坐旅进，揖而退，桧疑之，风言者论罢。通判处、婺、越三郡。知处州。处旧苦丁绢重，芾损之，以新丁补其额。

何溥荐芾为中御史，除监察御史。时金将败盟，芾劝高宗：“专务修德，痛自悔咎，延见群臣，俾陈阙失，求合乎天地，无愧乎祖宗，则人心悦服，天亦助顺矣。”上韪其言。迁殿中侍御史。

两淮战不利，廷臣争陈退避计，芾言：“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，进为上策，退为无策。”既而金主亮毙，上疏劝亲征。车驾至建康，芾请遂驻蹕，以系中原之望，高宗纳其说。会有密启还东者，下侍从、台谏议，芾言：“今欲控带襄、汉，引输湖、广，则临安不如建康便；经理淮甸，应接梁、宋，则临安不如建康近。议者徒悦一时扈从思归之人，非为国计。臣恐回鹘之后，西师之声援不接，北土之讴吟绝望矣。”又言：“去岁两淮诸城望风奔溃，无一城能拒守者，此秦桧壅塞言路、挫折士气之余毒也。能反其道，则士气日振，而见危授命者有人矣。”

知婺州。孝宗初即位，陛辞，陈裴垍对唐宪宗“为治先正其心”，以为临御之初，出治大原，无越于此。上嘉纳。至郡，

劝民义役。金华长仙乡民十有一家，自以甲乙第其产，相次执役，几二十年。芾舆致十一人者，与合宴，更其乡曰“循理”，里曰“信义”，以褒异之。

知绍兴府。会稽赋重而折色尤甚，芾以攒宫在，奏免支移折变。鉴湖久废，会岁大饥，出常平米募饥民浚治。芾去，大姓利于田，湖复废。

权刑部侍郎，迁给事中，改吏部侍郎。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。内侍家僮殴伤酒家保，芾捕治之，徇于市，权豪侧目。执政议以芾使金，复除吏部侍郎，且议以龙大渊为副，芾曰：“是可与言行事者邪？”语闻，得罢不行。下迁礼部侍郎，力求去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时芾与陈俊卿俱以刚直见忌，未几，俊卿亦引去。中书舍人阎安中为孝宗言二臣之去，非国之福。起知太平州。造舟以梁姑溪。历阳筑者久役溃归，声言欲趋郡境，芾呼至城下，厚犒遣之，而密捕倡乱者系狱以闻，诏褒谕。知隆兴府。

芾前后守六郡，各因其俗为宽猛，吏莫容奸，民怀惠利。再奉太平祠，屡告老，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。后十年卒，年八十。尝曰：“视官物当如己物，视公事当如私事。与其得罪于百姓，宁得罪于上官。”立朝不偶，晚退闲者十有四年，自号湖山居士。为文豪健俊整，有表奏五卷、诗文三十卷。

陈良翰，字邦彦，台州临海人。蚤孤，事母孝。资庄重，为文恢博有气。中绍兴五年进士第。知温州瑞安县。俗号强梗，吏治尚严，良翰独抚以宽，催租不下文符，但揭示名物，民竞乐输，听讼咸得其情。或问何术，良翰曰：“无术，第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。”殿中侍御史吴芾荐为检法官，迁监察御史。

孝宗初元，金主褒新立，求和，而中原旧人多求归，诏问何以处此，良翰言：“议和，复纳降，皆非是。必定计自治，

而和不和，任之乃可。”张浚军淮、泗以规进取，而议者争献防江策，良翰言：“当固藩篱，专委任。今舍淮防江，却地夺便，朝廷过听，使督府不得专阃外事，误矣。”除右正言。

金再移书求故疆，良翰言：“中原皆吾故土，况唐、邓、海、泗又金渝盟后以兵取之，安得以故疆为言而归之？”汤思退主遣小使卢仲贤、李栻，良翰言：“仲贤轻儇无耻，栻自北来难信。”又言：“庙堂督府论议不同，边奏上闻，皆阳唯诺而阴沮败之。万一失事机，督府安得独任其责？”上矍然称善。

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，与张浚议事乖牾，良翰劾之，上曰：“正志亦无罪。”良翰言：“陛下使浚守淮，则任浚为重，一郎官为轻，且正志居中，浚必为去就。”上悟，出正志为福建漕运。杨存中为御营使，总殿前军，良翰言：“存中久擅兵柄，太上皇罢就第，奈何复假使名？宜慎履霜之戒。”疏三上，存中竟罢。

李栻不敢涉淮，良翰奏夺其官。仲贤至汴，辄许金人以疆土、岁币而还，上大怒，下仲贤吏，欲诛之，宰相叩头恳请得免。复遣王之望、龙大渊，良翰言：“前遣使已辱命，大臣不悔前失，不谓秦桧复见今日！且金要我罢四郡屯兵以归之，是不折一兵，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，决不可许。若岁币，则俟得陵寝然后与，庶犹有名。今议未决而王之望遂行，恐其辱国不止于仲贤，愿先驰一介往，俟议决，行未晚也。”诏侍从、台谏议，多是良翰，遂以胡昉、杨由义为审议官，与敌议四郡不合，困辱而归。

思退尚执前论，正言尹穉附思退以撼督府。良翰为左司谏，疏论：“思退奸邪误国，宜早罢黜，张浚精忠老谋，不宜以小人言摇之。”孝宗曰：“思退前议固失，然朕爱其警敏，冀可效，卿其置之。若魏公则今日孰出其右，朕岂容有此意？纵有

之，亦岂不谋卿等？此殆言者有异意，卿为朕谕之。”良翰顿首谢曰：“陛下言及此，天下幸甚。宰相纵无全才，宁取朴实，缓急犹可倚赖。思退庸狡，小黠大痴，将误国，且‘警敏’二字，恐非明主卜相之法。”既退，以上语谕同列，穉勃然变色，明日亦请对，遂罢良翰言职。

两淮既撤备，金大入，孝宗始深悔。太学生数百人伏阙，乞召用良翰、胡铨、王十朋而斩思退等，思退由是始败。

良翰在谏省，成恭皇后受册，官内外亲属二十五人，良翰论其冗，诏减七人。知建宁府、福建转运副使，提点江东刑狱，移浙西，召为宗正少卿、兵部侍郎，除右谏议大夫。良翰言：“以蜀汉之师下关陕，以荆、襄、韩、魏，江、淮捣青、徐，此今日大计。四川既命大臣，而荆、淮未有任责者，亦当择重臣临之。”上称善。

进给事中。大将成闵冒请真奉，有司坐获谴，阁门王抃矫诏遣妄人谢显出境，显既抵罪，置闵与抃不问，良翰皆驳议，请正典刑。遂改礼部侍郎，不拜，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

召为太子詹事，既见，上属以调护之责。一日，召对选德殿，出手书唐太宗与魏征论仁德功利之说，俾极陈今日所未至者。良翰退，上疏，略曰：“仁德治之本，功利治之效，务本而效自至。今承天意，结民心，任贤能，退小人，择将帅，收军情，择监司，吏久任，皆行之有未至，诚能革此八弊，则仁德无累，功利自致矣。”上为之嘉叹，诏兼侍讲。

未几，以疾告老，除敷文阁直学士、提举太平宫。卒，年六十五。光宗立，特谥献肃。

杜莘老，字起莘，眉州青神人，唐工部甫十三世孙也。幼岁时，方禁苏氏文，独喜诵习。纪兴间，第进士，以亲老不赴

廷对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授梁山军教授，从游者众。

秦桧死，魏良臣参大政，莘老疏天下利害以闻。良臣荐之，主管礼、兵部架阁文字。彗星见东方，高宗下诏求言，莘老上书，论：“彗，整气所生，多为兵兆。国家为民息兵，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。今因天戒以修人事，思患预防，莫大于此。”因陈时弊十事。时应诏者众，上命择其议论切当推恩以劝之，后省以莘老为首，进一阶，迁敕令删定官、太常寺主簿，升博士。轮对，论：“金将败盟，宜饬边备，勿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。”上称善再三。

南渡后，典秩散失，多有司所记省，至凶礼又讳不录。显仁皇后崩，议礼有疑，吏皆拱手，莘老以古义裁定。大敛前一日，宰相传旨问含玉之制，莘老曰：“礼院故实所不载，请以《周礼》典瑞郑玄《注》制之，其可。”国立具奏，上览之曰：“真礼官也。”及虞祭，或谓上哀劳，欲以宰相行事。莘老曰：“古今无是。”卒正之。

迁秘书丞，论江、淮守备，上曰：“卿言及此，忧国深矣。”擢监察御史。迁殿中侍御史，入对，上曰：“知卿不畏强御，故有此授，自是用卿矣。”陈俊卿既解言职，力求去，莘老因奏事，从容曰：“多事之际，令俊卿辈在论思之地，必有补益。”上以为然，俊卿乃复留。

金遣使致嫚书，传钦宗凶问，请淮、汉地，指索大臣。上决策亲征，莘老疏奏赞上，且谓：“敌欺天背盟，当待以不惧，勿以小利钝为异议所摇，谗言所惰，则人心有恃而士气振矣。宜不限早暮，延见大臣、侍从，谋议国事；申敕侍从、台谏、监司、守臣，亟举可用之才。”又言：“亲征有期，而禁卫才五千余，羸老居半，至不能介胄者，愿亟留圣虑”事皆施行。

带御器械刘炎筦禁中市易，通北贾，大为奸利。一日，见

莘老，辄及朝政，语狂悖，莘老以闻，斥监嘉州税。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初请使金，及嫚书至，闻金将盛兵犯边，乃大恐，建言不必遣使。莘老劾麟之：“挟奸罔上，避事辞难，恐惧至于掩泣，众有‘哭杀富郑公’之诮。”寻与宫观。疏再上，乃责瑞州。

幸医承宣使王继先怙宠干法，富浮公室，子弟直延阁，居第僭拟，别业、外帑遍畿甸，数十年无敢摇之者，闻边警，亟辇重宝归吴兴为避敌计。莘老疏其十罪，上曰：“初以太后辑其药，稍假恩宠，不谓小人骄横乃尔。”莘老曰：“继先罪擢发不足数，臣所奏，其大概耳。”上作而曰：“有恩无威，有赏无罚，虽尧舜不能治天下。”诏继先福州居住，子孙皆勒停。籍其赀以千万计，诏鬻钱入御前激赏库，专以赏将士，天下称快。

内侍张去为取御马院西兵二百髡其顶，都人异之，口语籍籍。莘老弹治，上疑其未审，不乐。莘老执奏不已，竟罢去为御马院，致仕，而莘老亦以直显谏阁知遂宁府。给事中金安节、中书舍人刘珙封还制书，改司农少卿，寻请外，仍与遂宁。

始莘老自蜀造朝，不以家行。高宗闻其清修独处，甚重之，一日因对，褒谕曰：“闻卿出蜀，即蒲团、纸帐如僧然，难及也。”未几，遂擢用。莘老官中都久，知公论所予夺，奸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络，尝叹曰：“台谏当论天下第一事，若有所畏，姑言其次，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。”及任言责，极言无隐，取众所指目者悉击去，声振一时，都人称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。治郡，课绩为诸州最。

孝宗受禅，莘老进三议，曰定国是、修内政、养根本。寻卒，年五十八。

论曰：黄洽浑厚有守，应辰学术精醇，尤称骨鯁。十朋、

吴芾、良翰、莘老相继在台府，历诋奸幸，直言无隐，皆事上忠而自信笃，足以当大任者，惜不尽其用焉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七

周执羔 王希吕 陈良祐 李浩 陈橐 胡沂 唐文若
李焘

周执羔字表卿，信州弋阳人。宣和六年举进士，廷试，徽宗擢为第二。授湖州司土曹事，俄除太学博士。

建炎初，乘舆南渡，自京师奔诣扬州，不及，遂从隆祐太后于江西，还觐会稽。寻以继母刘疾，乞归就养，调抚州宜黄县丞。时四境俶扰，溃卒相挺为变，令大恐，不知所为，执羔谕以祸福，皆敛手听命。既又誅其党，执首谋者斩以徇。邑人德之，至绘像立祠。

绍兴五年，改秩，通判湖州。丁母忧，服阕，通判平江府。召为将作监丞。明年春，迁太常丞。会始议建明堂，大乐久废不修，诏奉常习肄之，访辑旧闻，庀阅工器，制作始备。累迁右司员外郎。

八月，擢权礼部侍郎，充贺金生辰使。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，赏典既厚，愿行者多纳金以请，执羔始拒绝之。使还，兼权吏部侍郎。请赐新进士闻喜宴于礼部，从之。军兴废此礼，至是乃复。同知贡举。旧例，进士试礼部下，历十八年得免举，又四试礼部下，始特奏名推恩。秦桧既以科第私其子，士论喧哗，为减三年以悦众。执羔言祖宗法不可乱，繇此忤桧，御史劾罢之。

又六年，起知眉州，徙阆州，又改夔州，兼夔路安抚使。夔部地接蛮獠，易以生事。或告漆、播夷叛，其豪帅请遣兵致讨，执羔谓曰：“朝廷用尔为长，今一方绎骚，责将焉往，能尽力则赏尔，一兵不可得也。”豪惧，斩叛者以献，夷人自是皆惕息。三十年，知饶州，寻除敷文阁待制。

乾道初，守婺州，召还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。首进二说，以为王道在正心诚意，立国在节用爱人。二年四月，复为礼部侍郎。孝宗患人才难知，执羔曰：“今一介干进，亦蒙赐召，口舌相高，殆成风俗，岂可使之得志哉！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一日侍经筵，自言“学《易》知数，臣事陛下之日短”，已乃垂涕，上恻然。即拜本部尚书，升侍读，固辞，不许。

方士刘孝荣言《统元历》差，命执羔厘正之。执羔用刘义叟法，推日月交食，考五纬赢缩，以纪气朔寒温之候，撰《历议》、《历书》、《五星测验》各一卷上之。

上尝问丰财之术，执羔以为：“蠹民之本，莫甚于兵。古者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今尺籍之数，十倍于此，罢癯老弱者几半，不汰之其弊益深。”论：“和余本以给军兴，豫凶灾。盖国家一切之政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若边境无事，妨于民食而务为聚敛，可乎？旧余有常数，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万石。今诸路枯旱之余，虫螟大起，无以供常税，况数外取之乎？宜视一路一郡一县丰凶之数，轻重行之，灾甚者蠲之可也。”上矍然曰：“灾异如此，乃无一人为朕言者！”即诏从之。

充安恭皇后掖宫按行使，日与阍人接，卒事未尝交一谈，阍亦服其长者，不怨也。拜疏求去，上谓辅臣曰：“朕惜其老成，宜以经筵留之。”除宝文阁学士，提举佑神观。上曰：“遂除龙图可也。”经筵二年，每劝上以辨忠邪、纳谏争，上深知其忠。

明年三月，告老，上谕曰：“祖宗时，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，卿之齿未也。”命却其章。闰月，复申前请。上度不可夺，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赐茶、药、御书，恩礼尤渥，公卿祖帐都门外，搢绅荣之。时闽、粤、江西岁饥盗起，执羔陛辞以为言，诏遣太府丞马希言使诸路振救之。乾道六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执羔有雅度，立朝无朋比。治郡廉恕，有循吏风。手不释卷，尤通于《易》。

王希吕字仲行，宿州人。渡江后自北归南，既仕，寓居嘉兴府。乾道五年，登进士科。孝宗奖用西北之士，六年，召试，授秘书省正字。除右正言。时张说以攀援戚属擢用，再除签书枢密院事，希吕与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。上疑其合党邀名，责远小监当，既而悔之，改授宫观。方说之见用，气势显赫，后省不书黄，学士院不草诏，皆相继斥逐，而希吕复以身任怨，去国之日，屏徒御，蹑履以行，恬不为悔。由是直声闻于远迩，虽以此黜，亦以此见知。出知庐州。

淳熙二年，除吏部员外郎，寻除起居郎兼中书舍人。淮右择帅，上以希吕已试有功，令知庐州兼安抚使。修葺城守，安集流散，兵民赖之。加直宝文阁、江西转运副使。

五年，召为起居郎，除中书舍人、给事中，转兵部尚书，改吏部尚书，求去，乃除端明殿学士、知绍兴府。寻以言者落职，处之晏如。

治郡百废俱兴，尤敬礼文学端方之士。天性刚劲，遇利害无回护意，惟是之从。尝论近习用事，语极切至，上变色欲起，希吕换御衣曰：“非但臣能言之，侍从、台谏皆有文字来矣。”佐漕江西，尝作《拳石记》以示僚属，一幕官举笔涂数字，举坐骇愕，希吕览之，喜其不阿，荐之。

居官廉洁，至无屋可庐，由绍兴归，有终焉之意，然犹寓僧寺。上闻之，赐钱造第。后以疾卒于家。

陈良祐，字天与，婺州金华人。年十九，预乡荐，间岁入太学。绍兴二十四年，擢进士第。调兴国军司户，未上，有荐于朝者，召除太学录、枢密院编修官。中丞汪澈荐除监察御史，累迁军器监兼邓王府直讲。隆兴元年，出为福建路转运副使。丁父忧，服阙，乾道三年，除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，迁起居郎。寻除左司谏。

首言会子之弊，愿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。上曰：“朕积财何用，能散可也。”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，收铜版勿造，军民翕然。未几，户部得请，改造五百万。又奏：“陛下号令在前，不能持半岁久，以此令民，谁能信之？岂有不印交子五百万，遂不可为国乎？”既而又欲造会子二千万，屡争之不得，遂请以五百万换旧会，俟通行渐收之，常使不越千万之数。

上锐意图治，以唐太宗自比，良祐言：“太宗《政要》愿赐省览，择善而从，知非而戒，使臣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”上曰：“卿亦当以魏征自勉。”

又言：“陛下躬行节俭，弗殖货利。或者托肺腑之亲，为市井之行，以公侯之贵，牟商贾之利。占田畴，擅山泽，甚者发舶舟，招蕃贾，贸易宝货，糜费金钱。或假德寿，或托椒房，犯法冒禁，专利无厌，非所以维持纪纲，保全戚畹。愿严戒敕，苟能改过，富贵可保，如其不悛，以义断恩。”

时左相丁外艰，诏起复，良祐言：“起复非正礼，今无疆场之事，宜使之终丧。”遂寝。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，同知贡举，除给事中，兼直学士院，迁吏部侍郎。寻除尚书。

时议遣泛使请地，良祐奏：“陛下恢复之志未尝忘怀，然

词莫贵于金同，不可不察；博访归于独断，不可不审。固有以用众而兴，亦有以用众而亡；固有以独断而成，亦有以独断而败。今遣使乃启衅之端，万一敌骑犯边，则民力困于供输，州郡疲于调发，兵拏祸结，未有息期。将帅庸鄙，类乏远谋，对君父则言效死，临战阵则各求生。有如符离之役，不战自溃，瓜洲之遇，望敌惊奔，孰可仗者？此臣所以未敢保其万全。且今之求地，欲得河南，曩岁尝归版图，不旋踵而又失，如其不许，徒费往来，若其许我，必邀重币。经理未定，根本内虚，又将随而取之矣。向之四郡得之亦勤，尚不能有，今又无故而求侵地，陛下度可以虚声下之乎？况止求陵寝，地在其中，曩亦议此，观其答书，几于相戏。凡此二端，皆是求衅。必须遣使，则祈请钦宗梓宫，犹为有辞。内视不足，何暇事外？迩者未怀，岂能绥远？”

奏入，忤旨，贬瑞州居住，寻移信州。九年，许令自便。淳熙四年，起知徽州，寻除敷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，卒。

李浩，字德远，其先居建昌，迁临川。浩早有文称。绍兴十二年，擢进士第。时秦熈挟宰相子以魁多士，同年皆见之，或拉浩行，毅然不往。调饶州司户参军、襄阳府观察推官，连丁内外艰，继调金州教授，改太常寺主簿，寻兼光禄寺丞。

轮对，首陈《无逸》之戒，且言：“宿卫大将杨存中恩宠特异，待之过，非其福。”上悟，旋令就第。自秦桧用事，塞言路，及上总揽权纲，激厉忠说，此习尚存，朝士多务慎默。至是命百官转对，浩与王十朋、冯方、查籥、胡宪始相继言事，闻者兴起。

浩不安于朝，请祠，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归。孝宗即位，以太常丞召。时张浚督师江、淮，宰相多抑之，浩引仁宗用韩琦、范仲淹诏章得象故事，乞戒谕令同心协济。兼权吏部郎官。浩

雅为汤思退所厚，御史尹穉欲引之以共挤浚，因荐浩。及对，乃明示不同之意，二人皆不乐。逾年，始除员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讲。

在王府多所裨益，且因事以及时政，书之于册，幸上或见之，王亦素所爱重。他日外补，累年以归，王喜曰：“李直讲来矣。”未几，宰相召为郎者四人，将进用之，尤属意浩。浩嘿然无一辞，同舍皆迁，浩独如故。

逾年，浙河水灾，诏郎官、馆职以上条时政阙失，浩谓上忧劳如此，今何可不言，即奏疏指论近臣，并及宰执惟奉行，台谏多迎合，百执事顾忌畏缩。反覆数千言，倾倒罄竭，见者悚栗。上不以为忤，执事者深忌之。

乞外，得台州。州有拣中禁军五百人，训练官贪残失众心，不逞者因谋作乱，忽露刃于庭，浩谓之曰：“汝等欲为乱乎？请先杀我。”众骇曰：“不敢。”乃徐推其为首者四人黥徙之，迄无事。除直秘阁。并海有宿寇，久不获，浩募其徒，自缚赎罪，即得其魁。

里豪民郑宪以货给事权贵人门，囊橐为奸，事觉，械系之，死狱中，尽籍其家，徙其妻孥。权贵人教其家讼冤，且诬浩以买妾事，言者用是挤之。疏方上，权参政刘珙越次奏曰：“李浩为郡，获罪豪民，为其所诬，臣考其本末甚白。”上顾曰：“守臣不畏强御，岂易得邪？”且门章安在，珙袖出之，遂留中不下。大理观望，犹欲还其所没货，上批其后曰：“台州所断至甚允当，郑宪家资，永不给还，流徙如故。”浩始得安。

明年，除司农少卿。时朝廷和籴米八万，董其事者贱籴湿恶，隐克官钱，户部不敢诘。浩白发其奸，下有司穷竟。户部欲就支稽见数，大理附会之，浩争曰：“非但惠奸，且亏军食。”上是其言。会大理奏结他狱，上顾辅臣曰：“棘寺官得刚正如

李浩者为之。”已而卿缺，又曰：“无以易浩。”遂除大理卿。

时上英明，有大有为之志，廷臣不能奉行，诞慢苟且，依违避事。浩前在司农，尝因面对，陈经理两淮之策，至是为金使接伴还，奏曰：“臣亲见两淮可耕之田，尽为废地，心尝痛之。条画营屯，以为恢复根本。”又言：“比日措置边事甚张皇，愿戒将吏严备御，无规微利近功。日与大臣修治具，结人心，持重安静，以俟敌衅。”上悉嘉纳。

宰相议遣泛使，浩与辨其不可，至以官职誅之，浩怒，以语触之，且力求外。以直宝文阁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。有尚书郎入对，论及择帅事，上曰：“如广西，朕已得李浩矣。”又谕大臣曰：“李浩营田议甚可行。”大臣莫有应者。

浩至郡，旧有灵渠通漕运及灌溉，岁久不治，命疏而通之，民赖其利。邕管所隶安平州，其酋恃险，谋聚兵为边患，浩遣单使谕以祸福，且许其引赦自新，即日叩头谢过，焚彻水栅，听太府约束。

治广二年，召还，入对，论俗不美者八，其言曰：“陛下所求者规谏，而臣下专务迎合，所贵者执守，而臣下专务顺从；所惜者名器，而侥幸之路未塞；所重者廉耻，而趣附之门尚开；儒术可行，而有险诋之徒；下情当尽，而有壅蔽之患；期以气节，而偷惰者得以苟容；责以实效，而诞慢者得以自售。”上问诞慢谓谁，浩具以实对。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“李浩直谅。”遂除权吏部侍郎。时政府有怙宠窃权者，党与非一，自浩之入，已相侧目，且欲以甘言诱之，浩中立不倚，拒弗纳。于是相与谋噉谏议大夫姚宪论浩以强狠之资，挟奸谏之志，置之近列，变乱黑白。未及正谢而罢。

乾道九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明年夏，夔路阙帅，命浩以秘阁修撰宠其行。夔有羁縻州曰思州，世袭为守则田氏，与其

犹子不协，将起兵相攻，浩草檄遣官为劝解，二人感悟，歃血盟，尽释前憾，边得以宁。逾年，以疾请祠，提举玉隆万寿宫，命未至，以淳熙三年九月卒，年六十一。诸司奏浩尽瘁其职以死，诏特赠集英殿修撰。

浩天资质直，涵养浑厚，不以利害动其心。少力学为文辞，及壮益沈潜理义。立朝慨然以时事为己任，忠愤激烈，言切时弊，以此见忌于众。平居未尝假人以辞色，不知者以为傲，或谮于上前，上谓：“斯人无他，在朕前亦如此，非为傲者。”小人惮之，诱以禄利，正色不回，谋害之者无所不至，独赖上察其衷，始终全之。为郡尤洁己，自海右归，不载南海一物。平生奉养如布衣时，风裁素高，人不敢干以私云。

陈橐，字德应，绍兴余姚人。入太学有声，登政和上舍第，教授宁州。以母老改台州土曹，治狱平允。更摄天台、临海、黄岩三邑，易越州新昌令，皆以恺悌称。

吕颐浩欲援为御史，约先一见，橐曰：“宰相用人，乃使之呈身耶？”谢不往。赵鼎、李光交荐其才。绍兴二年五月，召对，改秩。六月，除监察御史，论事不合。八月，诏以宰邑有治行，除江西运判。瑞昌令倚势受赂，橐首劾罢之。期年，所按以十数，至有望风解印绶者。

以母年高，乞归养，诏橐善抚字，移知台州。台有五邑，尝摄其三，民怀惠爱，越境欢迎，不数月称治。母丧，邦人巷哭，相率走行在所者千余人，请起橐。诏橐清谨不扰，治状著闻，其敕所在州赐钱三十万。橐力辞，上谓近臣曰：“陈橐有古循吏风。”终丧，以司勋郎中召。

累迁权刑部侍郎。时秦桧力主和议，橐疏谓：“金人多诈，和不可信。且二圣远狩沙漠，百姓肝脑涂地，天下痛心疾首。今天意既回，兵势渐集，宜乘时扫清，以雪国耻；否亦当按兵

严备，审势而动。舍此不为，乃遽讲和，何以系中原之望。”

既而金厚有所邀，议久不决，将再遣使，橐复言：“金每挟讲和以售其奸谋。论者因其废刘豫又还河南地，遂谓其有意于和，臣以为不然。且金之立豫，盖欲自为捍蔽，使之南窥。豫每犯顺，率皆败北，金知不足恃，从而废之，岂为我哉？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，则必以豫为戒，故捐以归我。往岁金书尝谓岁帑多寡听我所裁，曾未淹岁，反覆如此。且割地通和，则彼此各守封疆可也，而同州之桥，至今存焉。盖金非可以义交而信结，恐其假和好之说，骋谬悠之辞，包藏祸心，变出不测。愿深鉴前辙，亦严战守之备，使人人激厉，常若寇至。苟彼通和，则吾之振饬武备不害为立国之常。如其不然，决意恢复之图，勿循私曲之说，天意允协，人心响应，一举以成大勋，则梓宫、太后可还，祖宗疆土可复矣。”桧憾之。橐因力请去。未几，金果渝盟。

除徽猷阁待制、知颖昌府。时河南新疆初复，无敢往者，橐即日就道。次寿春则颖已不守。改处州，又改广州。兵兴后，广东盗贼无宁岁，十年九易牧守。橐尽革弊政，以恩先之。留镇三年，民夷悦服。

初，朝廷移韩京一军屯循州，会郴寇骆科犯广西，诏遣京讨之。橐奏：“广东累年困于寇贼，自京移屯，敌稍知畏。今悉军赴广西，则广东危矣。”桧以橐为京地，坐稽留机事，降秩。屡上章告老，改婺州，请不已，遂致仕。又十二年，以疾卒于家，年六十六。

橐博学刚介，不事产业，先世田庐，悉推予兄弟。在广积年，四方聘币一不入私室。既谢事归剡中，侨寓僧寺，日余以食，处之泰然。王十朋为《风土赋》，论近世会稽人物，曰：“杜祁公之后有陈德应”云。

胡沂，字周伯，绍兴余姚人。父宗伋，号醇儒，能守所学，不逐时好。沂颖异，六岁诵《五经》皆毕，不忘一字。绍兴五年进士甲科，陆沉州县几三十载，至二十八年，始入为正字。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，吏部员外郎。转右司，以忧去，终丧还朝。孝宗受禅，除国子司业、邓王府直讲，寻擢殿中侍御史。

有旨侍从、台谏条具方今时务，沂言：“守御之利，莫若令沿边屯田。前岁淮民逃移，未复旧业，中原归附，未知所处。俾之就耕，可贍给，省饷馈。东作方兴，且虑敌人乘时惊扰，宜聚兵险隘防守。”诏行其言。

御史中丞辛次膺论殿帅成闵黜货不恤士卒之罪，诏罢殿前司职事，与祠。沂再言其二十罪，遂落太尉，婺州居住。

沂又言：“将臣定十等之目，令其举荐，施之择将之顷则可，施之养士有素则未也。夫设武举，立武学，试之以弓马，又试之以韬略之文、兵机之策，盖将有所用也。除高等一二名，余皆吏部授以榷酤、征商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，愿诏大臣详议，中举者定品格，分差边将下准备差遣，则人人思奋，应上之求矣。”从之。

时龙大渊、曾觌以藩邸旧恩除知阁门事，张震、刘珙、周必大相继缴回词命。沂论其市权招士，请屏远之，未听，而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。沂累章，益恳切，曰：“大渊、觌不屏去，安知无柳宗元、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。”好进者嫉其言，共排之，沂亦以言不行请去，遂以直显谏阁主管台州崇道观。

乾道元年冬，召为宗正少卿兼皇子庆王府赞读，寻兼侍讲，进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进对，论命令当谨之于造命之初，上曰：“三代盛时如此。卿职在缴驳，事有当然，勿谓拂君相不言。”除吏部侍郎兼权尚书。

沂奏：“七司法自绍兴十三年纂修成书，岁且一纪，历月阅时，不无抵牾。望令敕令所官讨论章旨，此法可行不可行，此条当革不当革，将见行之法与当革之条辑为一书，颁之中外，庶可戢吏胥之奸。”诏行之。寻以目疾丐祠。

六年，出为徽猷阁待制、知处州。复引疾奉祠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八年，以待制除太子詹事，寻复拜给事中，进礼部尚书并兼领詹事，又改侍读。上顾沂厚，有大用意，而沂资性恬退，无所依附，数请去。

虞允文当国，希旨建策复中原，沂极论金无畔，而我诸将未见可任此事者，数梗其议。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。

淳熙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方疾革，整容素冠不少情，盖其为学所得者如此。谥献肃。

唐文若，字立夫，眉山人。父庚在《文苑传》。文若少英迈不群，为文豪健。登进士第，分教潼川府。给事中勾涛荐自代，诏赴行在所，既至，而勾涛出，不得见。文若奏书阙下，略曰：“昔汉高慢士，四皓去之，而西鄙少廉耻之人；光武礼贤，严光友之，而东都多节义之士。陛下屈万乘之尊，驻蹕东南，两宫将归，五路初复，正宜市朽骨，式怒蛙，以来豪杰，与之共治，宁遽惜此数刻之对耶？”书奏，翌日召对便殿，高宗大悦，特旨改合入官，通判洋州。洋西乡县产茶，亘陵谷八百余里，山穷险，赋不尽括。使者韩球将增赋以市宠，园户避苛敛转徙，饥馑相藉，文若力争之，赋迄不增。

再通判遂宁府。会大水，民多漂死，文若至城上，发库钱募游者，振活甚众。又力请于朝，除田租二万一千顷，免场务税二十余所，筑长堤以捍水势，自是无水患。

秦桧死，上访蜀士于魏良臣，以文若对。二十六年，以光禄丞召，改秘书郎，为《文思箴》以献，其略曰：“于赫我皇，

兵既休矣。兵休如何？莫若治兵。居安思危，邦乃攸宁。爰整其旅，文王以兴。载舞干羽，舜仁用成。向戌弭兵，《春秋》所惩。萧俯去兵，祸乱乃萌。师则多矣，军则强矣。纵弛不绳，犹曰无人。兵非以残，以兵休兵。”凡千五百余言。自桧主和，朝论讳言兵，故文若以此风焉。

迁起居郎。劝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，上深纳之。将命以掌制，时有为宣和执政请恩，为司谏凌哲所弹，文若喜其直，作《禾黍诗》以美之。侍御史周方崇以为讥己，劾文若狂诞，出知邵州。上屡为近臣言唐文若无罪，可改近郡。

知饶州，兴学宫，减田租奇耗二万石，又请岁余常平义仓之储什三与民平市，农未俱利，而粟不腐，遂以著令。余干尝有剧盗，巡尉不能制，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。加直敷文阁，移知温州。三十一年，召为宗正少卿。

金人犯边，文若求对，首建大臣节制江上之议。上谕大臣以文若与虞允文、杜莘老、马骥才皆可用，复除起居郎。时诸将北出，捷书日闻，上下有狃志，独文若忧之，图上元嘉北伐故事。上谕文若以创业所历艰苦及敌情反覆甚悉，文若对曰：“愿陛下深察大势，趋策之长而避其短，无循前代轨辙，则大善。”

未几，诸军退守，金主自将，围大将王权于历阳，权遁，淮南尽没。诏百官廷议，文若画三策，一请上亲征，二乞遣大臣劳军，三乞起张浚。工部侍郎许尹是其言，众遂列奏上之，不报。

文若寻面对，上问曰：“今计安出，卿熟张浚否？”文若曰：“浚守道笃学，天下属望，今四十年，天不死浚岭海，正为今日。”上矍然曰：“援浚者多，非卿无以发此。”数日，遣杨存中护江上军，缓亲征之期，起浚知平江府，盖上以浚虽

忠恇，喜功，将士多不附。文若复言浚本以孤忠得众，寻改浚镇建康府，将以为江、淮宣抚使，中沮之而止。

乘舆幸江表，以起居郎兼给事中，直学士院，同群司居守。驾还，迁中书舍人。上将内禅，前数日手诏追崇皇太子所生父，文若既书黄，因过周必大诵圣德，而疑名称未安，归白宰相，请更黄，堂吏不可，文若执不已，宰相以闻。诏改称本生亲，寻又改宗室子偁，其后诏称皇兄。

孝宗嗣位，张浚以右府都督江、淮军事，文若时以疾请外，除敷文阁待制，知汉州，寻改都督府参赞军事。浚使行边按守备，多所罢行者。未还，除知鼎州，改江州。

明年，浚入相，都督府罢。其冬，金复大入，官军悉戍淮。文若谓上流当严兵备，以定民志，奏籍乡丁五万，训练有法，人倚以固。解严，和余大起，郡之数八万，文若以民劳，坚请得减什三。旋请祠，章三上未报。

乾道元年卒，年六十。赠左通奉大夫。

李焘，字仁甫，眉州丹棱人，唐宗室曹王之后也。父中登第，知仙井监。焘甫冠，愤金仇未报，著《反正议》十四篇，皆救时大务。绍兴八年，擢进士第。调华阳簿，再调雅州推官。改秩，知双流县。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，焘曰：“若忍坠先训乎？盍归思之。”三日复来，迄悔艾无讼。又有不白其母而鬻产者，焘置之理，豪强敛迹。于是以余暇力学。

焘耻读王氏书，独博极载籍，搜罗百氏，慨然以史自任，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。仿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例，断自建隆，迄于靖康，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长编》，浩大未毕，仍效光体为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以闻，诏给札来上。制置王刚中辟干办公事。

知荣州。荣因溪为隍，夏秋率苦水潦，焘筑防捍之。除潼

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入境，劾守令不职者四人。县多聚敛，焘括一路财赋额，通有无，酌三年中数，定为科约，上之朝，颁之州县。

乾道三年，召对，首举艺祖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典故，以为恢复之法，乞增置谏官，许六察言事，请练兵，毋增兵，杜诸将私献，核军中虚籍。

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。会庆节上寿，在郊礼散齐内，议权作乐，焘言：“汉、唐祀天地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，建隆初郊亦然。自崇宁、大观法《周礼》祭天地，故前十日受誓戒。今既合祭，宜复汉、唐及建隆旧制，庶几两得。”诏垂拱上寿止乐，正殿为北使权用。正除礼部郎中，言中兴祭礼未备，请以《开宝通礼》、《嘉祐因革礼》、《政和新仪》令太常寺参校同异，修成祭法。

四年，上《续通鉴长编》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凡一百八卷。时《乾道新历》成，焘言：“历不差不改，不验不用。未差无以知其失，未验无以知其是。旧历多差，不容不改，而新历亦未有天验，乞申饬历官讨论。”五年，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，寻兼实录院检讨官。

子屋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。焘素谓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刘去华，心慕之，尝以所著《通论》五十篇见蜀帅张焘，欲应诏，不偶而止。其友晁公溯以书勉之，焘答以当修此学，必不从此举。既不克躬试，于是命二子屋、塾习焉。至是，吏部尚书汪应辰荐屋文行可应诏，故有是命。

左相陈俊卿出知福州，右相虞允文任恢复事，更张旧典。宰相以焘数言事，不乐，焘遂请去。除直显谏阁、湖北转运副使，陛辞，以欲速变古为戒。

又奏：“《禹贡》九州，荆田第八，赋乃在三，人功既修，

遂超五等。今田多荒芜，赋亏十八。”上命之条画。既至，奏：“京湖之民结茅而庐，筑土而坊，佣牛而犁，余种而殖，谷苗未立，睥睨已多，有横加科敛者。今宜宽侵冒之禁，依乾德诏书止输旧税，广收募之术，如咸平、元丰故事，劝课有劳者推恩。”诏从之。总饷吕游问入奏焘摄其事。

岁饥，发鄂州大军仓振之，僚属争执不可，焘曰：“吾自任，不以累诸君。”寻如数偿之。游问返，果劾焘专，上止令具析，不之罪也。

八年，直宝文阁，帅潼川兼知泸州，首葺石门堡以扼夷人，奏乞戒茶马司市叙州羁縻马毋溢额，戒官民毋于夷、汉禁山伐木造舟，奏移锁水于开边旧池，皆报可。

淳熙改元，被召，适城中火，上章自劾。提刑何熙志奏焚数不实，且言《长编》记魏王食肥彘，语涉诬谤，上曰：“宪臣按奏火数失实，职也，何预国史？”命成都提刑李夔究火事，诏熙志贬二秩罢，焘止贬一秩。

焘及都门，乞祠，除江西运副，且许临遣。或劝以方被谗，无及时事，焘曰：“圣主全度如此，竭忠所以为报。”遂奏：“日食、地震皆阴盛，主敌国小人，不可不虑。”且申“无变古、无欲速”两言，又上《快箴》，引太祖罢朝悔乘快决事以谏，上曰：“朕当揭之座右。”进秘阁修撰、权同修国史、权实录院同修撰。

焘为左史时，尝乞复行明堂礼，谓“南郊、明堂初无隆杀，合视圜坛，特免出郊浮费。”至是申言之，诏集议，嬖幸沮止。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书，申其说，始克行。权礼部侍郎。

七月壬戌，雷震太祖庙柱，坏鸱尾，有司旋加修缮。焘奏非所以畏天变，当应以实。上谕大臣：“焘爱朕，屡进谏言。”赐金紫。尝请正太祖东向之位。

四年，驾幸太学，以执经特转一官。焘论两学释奠：从祀孔子，当升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黜王安石父子；从祀武成王，当黜李勣。众议不叶，止黜王雱而已。真拜侍郎，仍兼工部。

《徽宗实录》置院已久，趣上奏篇，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，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。夜直宣引，奏：“近者蒙气蔽日，厥占不肖者禄，股肱耳目宜谨厥与。”赐坐。欲起，又留赐饮、赐茶。寻诏监视太史测验天文。

九月丁酉，日当夜食，焘为社坛祭告官，伐鼓礼废，特举行。昼既中制科，为秘书省正字，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。父子同主史事，搢绅荣之。

焘感上知遇，论事益切，每集议，众莫敢发言，独条陈可否无所避。近臣复举其次子塾应制科，以阁试不中程黜。昼偶考上舍试卷，发策问制科，为御史所劾，语连及焘，昼罢，焘亦知常德府。

初，政和末，澧、辰、沅、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，募人开边，范世雄等附会扰民，建炎罢之。乾道间，有建请复置者，焘为转运使，尝奏不当复，已而提刑尹机迫郡县行之，田不能给。焘至是又申言之，请度田立额，且约帅臣张栻列奏，诏从之。境多茶园，异时禁切商贾，率至交兵，焘曰：“官捕茶贼，岂禁茶商？”听其自如，讫无警。

累表乞闲，提举兴国宫。秋，明堂大礼成，以其首议，复除敷文阁待制。顷之，屋屋塾继亡，上欲以吏事纾焘忧，起知遂宁府。

七年，《长编》全书成，上之，诏藏秘阁。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，无失之略，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，卷第总目五卷。依熙宁修《三经》例，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，上谓

其书无愧司马迁。焘尝举汉石渠、白虎故事，请上称制临决，又请冠序，上许之，竟不克就。

又奏：“陛下即位二十余年，志在富强，而兵弱财匮，与‘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’异矣。”一日，召对延和殿，讲臣方读《陆贽奏议》，焘因言：“贽虽相德宗，其实不遇。今遇陛下，可谓千载一时。”遂举贽所言切于今可举而行者数十事，劝上力行之。上有功业不足之叹，焘曰：“功业见乎变通，人事既修，天应乃至。”进敷文阁直学士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荐尤袤、刘清之十人为史官。

十年七月，久旱，进祖宗避殿减膳求言故事，上亟施行。丁丑雨。一日宣对，焘言：“外议陛下多服药，罕御殿，宫嫔无时进见，浮费颇多。”上曰：“卿可谓忠爱，顾朕老矣，安得此声。近惟葬李婕妤用三万缗，他无费也。”遂因转对，乞用祖宗故事召宰执赴经筵。

太史言十一月朔，日当食心八分。焘复条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，因奏之曰：“心，天王位，其分为宋。十一月于卦为复，方潜阳时，阴气乘之，故比他食为重，非小人害政，即敌人窥中国。”明日对延和殿，又及晋何曾讥武帝无经国远图。

十一年春，乞致仕，优诏不允。上数问其疾增损，给事中宇文价传上旨，焘曰：“臣子恋阙，非老病，忍乞骸骨。”因叩价时事，勉以忠荅。又闻四川乞减酒课额，犹手札赞庙堂行之。

病革，除敷文阁学士，致仕。命下，喜曰：“事了矣。”口占遗表云：“臣年七十，死不为夭，所恨报国缺然。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，用人以昭陵为则。”辞气舒徐，乃卒，年七十。

上闻嗟悼，赠光禄大夫。他日谓宇文价曰：“朕尝许焘大书‘续资治通鉴长编’七字，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，为序冠篇，不谓其止此。”

焘性刚大，特立独行。早著书，桧尚当路，桧死始闻于朝。暨在从列，每正色以订国论。张栻尝曰：“李仁甫如霜松雪柏。无嗜好，无姬侍，不殖产。平生生死文字间。”《长编》一书用力四十年，叶适以为《春秋》以后才有此书。

有《易学》五卷，《春秋学》十卷，《五学传授》、《尚书百篇图》、《大传杂说》、《七十二子名籍》各一卷，《文集》五十卷，《奏议》三十卷，《四朝史稿》五十卷，《通论》十一卷，《南北攻守录》三十卷，《七十二候图》、《陶潜新传》并《诗谱》各三卷，《历代宰相年表》、《唐宰相谱》、《江左方镇年表》、《晋司马氏本支》、《齐梁本支》、《王谢世表》、《五代将帅年表》合为四十一卷。

谥文简，累赠太师、温国公。子屋、埜、塾、壁、埴。屋著作郎，埜夔州路提点刑狱，壁、埴皆执政，别有传。

论曰：执羔宿德雅度，在经筵，忠忱启沃，以口舌相高为戒。希吕刚直恳切，有古引裾风。良佑力止泛使，惧开衅端，忤旨窜斥而甘心焉。李浩独不造秦燔，陈橐以呈身为耻，文若讥休兵，胡沂斥阍宦，其清风苦节，终始弗渝。高、孝之世，李焘耻读王氏书，掇拾礼文残缺之余，粲然有则，《长编》之作，咸称史才，然所掇拾，或出野史，《春秋》传疑传信之法然欤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八

尤袤 谢谔 颜师鲁 袁枢 李椿 刘仪凤 张孝祥

尤袤，字延之，常州无锡人。少颖异，蒋偕、施垌呼为奇童。入太学，以词赋冠多士，寻冠南宫。绍兴十八年，擢进士第。尝为泰兴令，问民疾苦，皆曰：“邵伯镇置顿，为金使经行也，使率不受而空厉民。漕司输藁秸，致一束数十金。二弊久莫之去。”乃力请台阍奏免之。县旧有外城，屡残于寇，颓毁甚，袤即修筑。已而金渝盟，陷扬州，独泰兴以有城得全。后因事至旧治，吏民罗拜曰：“此吾父母也。”为立生祠。

注江阴学官，需次七年，为读书计。从臣以靖退荐，召除将作监簿。太宗正阙丞，人争求之，陈俊卿曰：“当予不求者。”遂除袤。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，问谁可为秘书丞者，金以袤对，亟授之。张栻曰：“真秘书也。”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。

先是，张栻说自阁门入西府，士论鼎沸，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，袤率三馆上书谏，且不往见。后说留身密奏，于是梁克家罢相，袤与秘书少监陈騏各与郡。袤得台州，州五县，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，凡万有三千家。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，属袤成之。袤按行前筑，殊鹵莽，亟命更筑，加高厚，数月而毕。明年大水，更筑之，壙正直水冲，城赖以不没。

会有毁袤者，上疑之，使人密察，民诵其善政不绝口，乃

录其《东湖》四诗归奏。上读而叹赏，遂以文字受知。除淮东提举常平，改江东。江东旱，单车行部，核一路常平米，通融有无，以之振贷。

朱熹知南康，讲荒政，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，袤推行于诸郡，民无流殍。进直秘阁，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。屡请祠，进直敷文阁，改江东提刑。

梁克家荐袤及郑侨以言事去国，久于外，当召，上可之。召对，言：“水旱之备惟常平、义仓，愿预饬有司随市价禁科抑，则人自乐输，必易集事。”除吏部郎官、太子侍讲，累迁枢密检正兼左谏德。输对，又申言民贫兵怨者甚切。

夏旱，诏求阙失，袤上封事，大略言：“天地之气，宣通则和，壅遏则乖；人心舒畅则悦，抑郁则愤。催科峻急而农民怨；关征苛察而商旅怨；差注留滞，而士大夫有失职之怨；廩给朘削，而士卒有不足之怨；奏讞不时报，百久系囚者怨；幽枉不获伸，而负累者怨；强暴杀人，多特贷命，使已死者怨；有司买纳，不即酬价，负贩者怨。人心抑郁所以感伤天和者，岂特一事而已。方今救荒之策，莫急于劝分，输纳既多，朝廷吝于推赏。乞诏有司检举行之。”

高宗崩前一日，除太常少卿。自南渡来，恤礼散失，事出仓卒，上下罔措，每有讨论，悉付之袤，斟酌损益，便于今而不戾于古。

当定庙号，袤与礼官定号“高宗”，洪迈独请号“世祖”。袤率礼官颜师鲁、郑侨奏曰：“宗庙之制，祖有功，宗有德。艺祖规创大业，为宋太祖，太宗混一区夏，为宋太宗，自真宗至钦宗，圣圣相传，庙制一定，万世不易。在礼，子为父屈，示有尊也。太上亲为徽宗子，子为祖而父为宗，失昭穆之序。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，光武以长沙王后，布衣崛起，不与袁、

平相继，其称无嫌。太上中兴，虽同光武，然实继徽宗正统，以子继父，非光武比。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，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。”诏群臣集议，袞复上议如初，迈论遂屈。诏从礼官议。众论纷然。会礼部、太常寺亦同主“高宗”，谓本朝创业中兴，皆在商丘，取“商高宗”，实为有证。始诏从初议。建议事堂，令皇太子参决庶务。袞时兼侍读，乃献书，以为：“储副之位，止于侍膳问安，不交外事；抚军监国，自汉至今，多出权宜。乞便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。”

台臣乞定丧制，袞奏：“释老之教，矫诬褻渎，非所以严宫禁、崇几筵，宜一切禁止。”灵驾将发引，忽定配享之议，洪迈请用吕颐浩、韩世忠、赵鼎、张俊。袞言：“祖宗典故，既祔然后议配享，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，不集众论，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。宜反覆熟议，以俟论定。”奏入，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，继寝之，卒用四人者。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，争之不从，补外。进袞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，又兼直学士院。力辞，上听免直院。

淳熙十四年，将有事于明堂，诏议升配，袞主绍兴孙近、陈公辅之说，谓：“方在几筵，不可配帝，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，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，升配神考，时去大祥止百余日，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，故升侑无嫌。今陛下行三年之丧，高宗虽已祔庙，百官犹未吉服，詎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？请俟丧毕议之。”诏可。

孝宗尝论人才，袞奏曰：“近召赵汝愚，中外皆喜，如王兰亦望收召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一日论事久，上曰：“如卿才识，近世罕有。”次日语宰执曰：“尤袞甚好，前此无一人言之，何也？”兼权中书舍人，复诏兼直学士院，力辞，且荐陆游自代，上不许。时内禅议已定，犹未论大臣也。是日谕袞曰：

“旦夕制册甚多，非卿孰能为者，故处卿以文字之职。” 衮乃拜命，内禅一时制册，人服其雅正。

光宗即位，甫两旬，开讲筵，衮奏：“愿谨初戒始，孜孜兴念。” 越数日，讲筵又奏：“天下万事失之于初，则后不可救。《书》曰：‘慎厥终，惟其始。’” 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。又五日讲筵，复论官制，谓：“武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，横行十三阶为要官，遥郡五阶为美职，正任六阶为贵品，祖宗待边境立功者。近年旧法顿坏，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，仅得一阶；权要贵近之臣，优游而历华要，举行旧法。” 姜特立以为议己，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，遂与祠。

绍熙元年，起知婺州，改太平州，除焕章阁待制，召除给事中。既就职，即昌言曰：“老矣，无所补报。凡贵近营求内除小碍法制者，虽特旨令书请，有去而已，必不奉诏。” 甫数日，中贵四人希赏，欲自正使转横行，衮缴奏者三，竟格不下。

兼侍讲，入对，言：“愿上谨天戒，下畏物情，内正一心，外正五事，澄神寡欲，保毓太和，虚己任贤，酬酢庶务。不在于劳精神、耗思虑、屑屑事为之末也。”

陈源除在京宫观，耶律适嘿除承宣使，陆安转遥郡，王成特补官，谢渊、李孝友赏转官，吴元充、夏永寿迁秩，皆论驳之，上并听纳。

韩侂胄以武功大夫、和州防御使用应办赏直转横行，衮缴奏，谓：“正使有止法，可回授不可直转。侂胄勋贤之后，不宜首坏国法，开攀援之门。” 奏入，手诏令书行，衮复奏：“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，今又欲超授四阶，复转二十年之官，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之求，非所以为摩厉之具也。” 命遂格。

上以疾，一再不省重华宫，衮上封事曰：“寿皇事高宗历

二十八年如一日，陛下所亲见，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，当思所以不负其托，望勿惮一日之勤，以解都人之惑。”后数日，驾即过重华宫。

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，袤率左史楼钥论奏，疏入，不报，皆封驳不书黄。耶律适嘿复以手除诏承宣使，一再缴奏，辄奉内批，特与书行。袤言：“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爵禄者祖宗之爵禄，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，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？”疏入，上震怒，裂去后奏，付前二奏出。袤以后奏不报，使吏收阁，命遂不行。

中宫谒家庙，官吏推赏者百七十有二人，袤力言其滥，乞痛裁节，上从之。尝因登对，专论废法用例之弊，至是复申言之。除礼部尚书。驾当诣重华宫，复以疾不出，率同列奏言：“寿皇有免到宫之命，愿力请而往，庶几可以慰释群疑，增光孝治。”后三日，驾随出，中外欢呼。

兼侍读，上封事曰：“近年以来，给舍、台谏论事，往往不行，如黄裳、郑汝谐事迁延一月，如陈源者奉祠，人情固已惊愕，至姜特立召，尤为骇闻。向特立得志之时，昌言台谏皆其门人，窃弄威福，一旦斥去，莫不诵陛下英断。今遽召之，自古去小人甚难，譬除蔓草，犹且复生，况加封植乎？若以源特立有劳，优以外任，或加锡赉，无所不可。彼其闲废已久，含愤蓄怨，待此而发，倘复呼之，必将潜引党类，力排异己，朝廷无由安静。”

时上已属疾，国事多舛，袤积忧成疾，请告，不报。疾笃乞致仕，又不服，遂卒，年七十。遗奏大略劝上以孝事两宫，以勤康庶政，察邪佞，护善类。又口占遗书别政府。明年，转正奉大夫致仕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袤少从喻樗、汪应辰游。樗学于杨时，时，程颐高弟也。

方乾道、淳熙间，程氏学稍振，忌之者目为道学，将攻之。袁在掖垣，首言：“夫道学者，尧、舜所以帝，禹、汤、武所以王，周公、孔、孟所以设教。近立此名，诋訾士君子，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，安贫守分所谓恬退，择言顾行所谓践履，行己有耻所谓名节，皆目之为道学。此名一立，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，一举足且入其中，俱无得免，此岂盛世所宜有？愿徇名必责其实，听言必观其行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。”孝宗曰：“道学岂不美之名，正恐假托为奸，使真伪相乱尔。待付出戒敕之。”袁死数年，侂胄擅国，于是禁锢道学，贤士大夫皆受其祸，识者以袁为知言。

尝取孙绰《遂初赋》以自号，光宗书扁赐之。有《遂初小稿》六十卷、《内外制》三十卷。嘉定五年，谥文简。子棐、概。孙焯，礼部尚书。

谢谔，字昌国，临江军新喻人。幼敏惠，日记千言，为文立成。绍兴二十七年，中进士第，调峡州夷陵县主簿，未上，抚之乐安多盗，监司檄谔摄尉，条二十策，大要使其徒相纠而以信赏随之，群盗果解散。金渝盟，诸军往来境上，选行县事，有治办声。

改吉州录事参军。囚死者旧瘞以鞞，往往暴骨。谔白郡，取船官弃材以棺敛之。郡民陈氏僮窃其筐以逃，有匿之者。陈于官，词过其实，反为匿僮者所诬。帅龚茂良怒，欲坐以罪，谔为书白茂良，陈氏获免，茂良亦以是知之。

岁大侵，饥民万余求廩，官吏罔措。谔植五色旗，分部给糒，顷刻而定。知袁州分宜县。县积负于郡数十万，岁常赋外，又征缙钱二万余，谔乃疏其弊于诸监司，请免之。以母忧去。寻丁父忧，服阕，除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。迁国子监簿，寻擢监察御史。奏减袁州分宜、秀州华亭月桩钱。

谔里居时，创义役法，编为一书，至是上之。诏行其法于诸路，民以为便。

迁侍御史，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讲《尚书》，言于上曰：“《书》，治道之本，故观经者当以《书》为本。”上曰：“朕最喜伊尹、傅说所学，得事君之道。”谔曰：“伊、傅固然，非成汤、武丁信用之，亦安能致治！”因论及边事，上有乘机之谕，谔曰：“机会虽不可失，举事亦不可轻。”上尝问曰：“闻卿与郭雍游，雍学问甚好，岂曾见程颐乎？”谔奏：“雍父忠孝尝事颐，雍盖得其传于父。”上遂封雍为颐正先生。

光宗登极，献十箴，又论二节三近：所当节者曰宴饮，曰妄费；所当近者曰执政大臣，曰旧学名儒，曰经筵列职。除御史中丞，权工部尚书。请祠，以焕章阁直学士知泉州，又辞，提举太平兴国宫而归。绍熙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赠通议大夫。

谔为文仿欧阳修、曾巩。初居县南之竹坡，名其燕坐曰良斋，人称良斋先生。周必大荐士，及谔姓名，孝宗曰：“是谓良斋者耶？朕见其《性学渊源》五卷而得之。”云。

颜师鲁，字几圣，漳州龙溪人。绍兴中，擢进士第，历知莆田、福清县。尝决水利滞讼，辟陂洫绵四十里。岁大侵，发廩劝分有方而不遏余价，船粟毕凑，市余更平。郑伯熊为常平使，荐于朝，帅陈俊卿尤器重之。召为官告院，迁国子丞，除江东提举。时天雨土，日青无光，都人相惊，师鲁陛辞，言：“田里未安，犴狱未清，政令未当，忠邪未辨，天不示变，人主何繇省悟！愿诏中外，极陈得失，求所以答天戒，销患未形。”上韪其言。

寻改使浙西。役法敝甚，细民至以鸡豚鬻榻折产力，遇役辄破家。师鲁下教属邑，预正流水籍，稽其役之序，宽比限，

免代输，咸便安之。盐课岁百钜万，本钱久不给，亭灶私鬻，禁不可止，刑辟日繁。师鲁撙帑缙，尽偿宿负，戒官吏毋侵移，比旁路课独最。上谓执政曰：“儒生能办事如此。”予职直秘阁。农民有垦旷土成田未及受租者，奸豪多为己利，师鲁奏：“但当正其租赋，不应绳以盗种法，失劭农重本意。”奏可，遂著为令。

入为监察御史，遇事尽言，无所阿挠。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，且将补御史阙员，师鲁亟奏：“宋璟召自广州，道中不与杨思勳交一谈。李鄲耻为吐突承璀所荐，坚辞相位不拜。士大夫未论其才，立身之节，当以璟、鄲为法。今其人朋邪为迹，人所切齿，纵朝廷乏才，宁少此辈乎？臣虽不肖，羞与为伍。”命乃寝。继累章论除职帅藩者：“比年好进之徒，平时交结权幸，一纒郡绂，皆掊克以厚包苴，故昔以才称，后以贪败。”上出其疏袖中，行之。

十年，繇太府少卿为国子祭酒。初，上谕执政择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学，故有是命。首奏：“宜讲明理学，严禁穿凿，俾廉耻兴而风俗厚。”师鲁学行素孚规约，率以身先，与诸生言，孳孳以治己立诚为本，艺尤异者必加奖劝，由是人知饬励。上闻之喜曰：“颜师鲁到学未久，规矩甚肃。”除礼部侍郎，寻兼吏部。

有旨改官班，特免引见。师鲁献规曰：“祖宗法度不可轻弛，愿始终持久，自强不息。”因言：“赐带多滥，应奉微劳，皆得横金预外朝廷会，如观瞻何？且臣下非时之赐，过于优隆；梵舍不急之役，亦加锡赆。虽南帑封桩不与大农经费，然无功劳而概与之，是弃之也。万一有为国制变御侮，建功立事者，将何以旌宠之？”高宗丧制，一时典礼多师鲁裁定，又与礼官尤袤、郑侨上议庙号，语在《袤传》。

诏充遗留礼信使。初，显仁遗留使至金，必令簪花听乐。师鲁陛辞，言：“国势今非昔比，金人或强臣非礼，誓以死守。”沿途宴设，力请彻乐。至燕山，复辞簪花执射。时孝宗以孝闻，师鲁据经陈谊，反复慷慨，故金终不能夺。

迁吏部侍郎，寻除吏部尚书兼侍讲，屡抗章请老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泉州。台谏、侍从相继拜疏，引唐孔戣事以留行。内引，奏言：“愿亲贤积学，以崇圣德，节情制欲，以养清躬。”在泉因任，凡阅三年，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，始至即蠲舶货，诸商贾胡尤服其清。再起知泉州，以绍熙四年卒于家，年七十五。

师鲁自幼庄重若成人，孝友天至。初为番禺簿，丧父以归，扶柩航海，水程数千里，甫三日登于岸，而飓风大作，人以为孝感。常曰：“穷达自有定分，枉道希世，徒丧所守。”故其大节确如金石，虽动与俗情不合，而终翕然信服。嘉泰二年，诏特赐谥曰定肃。

袁枢，字机仲，建之建安人。幼力学，尝以《修身为弓赋》试国子监，周必大、刘珙皆期以远器。试礼部，词赋第一人，调温州判官，教授兴化军。

乾道七年，为礼部试官，就除太学录，轮对三疏，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，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，三论士大夫多虚诞、饶荣利。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，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，上虽容纳而色不怡。枢退诣宰相，示以奏疏，且曰：“公不耻与佞等伍邪？”虞允文愧甚。枢即求外补，出为严州教授。

枢常喜诵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苦其浩博，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，号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，奏于上，孝宗读而嘉叹，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，且令熟读，曰：“治道尽是在是矣。”

他日，上问袁枢今何官，茂良以实对，上曰：“可与寺监簿。”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，即因史书以言曰：“臣窃闻陛下尝读《通鉴》，屡有训词，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，有‘小人不可不去’之戒，大哉王言，垂法万世。”遂历陈往事，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，致于祸乱。且曰：“固有诈伪而似诚实，儉佞而似忠鯁者，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，进退天下士，臣恐必为朝廷累。”上顾谓曰：“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。”枢谢曰：“陛下之言及此，天下之福也。”

迁太府丞。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。枢奏曰：“人主有偏党之心，则臣下有朋党之患。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，有厌薄儒生之心，猜疑大臣，亲信左右，内庭行庙堂之事，近侍参军国之谋。今虽总权纲，专听览，而或壅蔽聪明，潜移威福。愿可否惟听于国人，毁誉不私于左右。”上方锐意北伐，示天下以所向。枢奏：“古之谋人国者，必示之以弱，苟陛下志复金仇，臣愿蓄威养锐，勿示其形。”复陈用宰执、台谏之术。

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，限添差岳祠，减臣僚荐举，定文武任子，严特奏之等，展郊禋之岁，缓科举之期，枢谓：“此皆近来从窄之论，人君惟天是则，不可行也。”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。

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分修国史传。章惇家以其同里，宛转请文饰其传，枢曰：“子厚为相，负国欺君。吾为史官，书法不隐，宁负乡人，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。”时相赵雄总史事，见之叹曰：“无愧古良史。”

权工部郎官，累迁兼吏部郎官。两淮旱，命廉视真、杨、庐、和四郡。归陈两淮形势，谓：“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，今徒知备江，不知保淮，置重兵于江南，委空城于淮上，非所以戒不虞。瓜洲新城，专为退保，金使过而指议，淮人闻而叹嗟。

谁为陛下建此策也？”

迁军器少监，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盐，改知处州，赴阙奏事。枢之使准入对也，尝言：“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，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。”时宰不悦。至是又言：“威权在下则主势弱，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；威权在上则主势强，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。今朋党之旧尚在，台谏之官未正纪纲，言路将复荆棘矣。”

除吏部员外郎，迁大理少卿。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，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，枢直其事以闻，人为危之。上怒，立罢世光，以朝臣劾御史，实自枢始。手诏权工部侍郎，仍兼国子祭酒。因论大理狱案请外，有予郡之命，既而贬两秩，寝前旨。光宗受禅，叙复元官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、知常德府。

宁宗登位，擢右文殿修撰、知江陵府。江陵濒大江，岁坏为巨浸，民无所托。楚故城楚观在焉，为室庐，徙民居之，以备不虞。种木数万，以为捍蔽，民德之。寻为台臣劾罢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自是三奉祠，力上请制，比之疏傅、陶令。开禧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自是闲居十载，作《易传解义》及《辩异》、《童子问》等书藏于家。

李椿，字寿翁，洺州永年人。父升，进士起家。靖康之难，升翼其父，以背受刃，与长子俱卒。椿年尚幼，藁殡佛寺，深竊而详识之；奉继母南走，艰苦备尝，竭力以养。以父泽，补迪功郎，历官至宁国军节度推官。治豪民伪券，还陈氏田，吏才精强，人称之。

张浚辟为制司准备差遣，常以自随。椿奔走淮甸，绥流民，布屯戍，察庐、寿军情，相视山水砦险要，周密精审，所助为多。

隆兴元年春，诸将有以北讨之议上闻者，事下督府，椿方奉檄至巢，亟奏记浚曰：“复讎伐敌，天下大义，不出督府而出诸将，况藩篱不固，储备不丰，将多而非才，兵弱而未练，议论不定，纵得其地，未易守也。”既而师出无功。

浚尝叹实才之难，椿曰：“岂可厚诬天下无人，唯不恶逆耳而甘逊志，则庶其肯来耳。”浚复除右相，椿知事不可为，劝之去。明年春，浚出视师，椿曰：“小人之党已胜，公无故去朝廷，踪迹必危。”复申前说甚苦。浚心是之，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，不忍决去，未几果罢。

监登闻鼓院，有所不乐，请通判廉州以归。未上，召对，知鄂州。请行垦田，复户数千，旷土大辟。

移广西提点刑狱，狱未竟者，一以平决之，释所疑数十百人。奏罢昭州金坑，禁仕者毋市南物。移湖北漕，适岁大侵，官强民振粟，且下其价，米不至，益艰食。椿损所强粟数而不遏其直，未几米舟湊集，价减十三。每行部，必前期戒吏具州县所当问事列为籍，单车以行，所至取吏卒备使令。凡以例致馈，一不受，言事者请下诸道为式。

召为吏部郎官，论广西盐法，孝宗是其说，遂改法焉。除枢密院检详。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，求自宜州市马者，因签书张说以闻。椿谓：“邕远宜近，故迁之，岂无意？今莫氏方横，奈何道之以中国地里之近？小吏妄作，将启边衅，请论如法。”说怒，椿因求去，上慰谕令安职。

迁左司，复请外，除直龙图阁、湖南运副。兼请十三事，同日报可，大者减桂阳军月桩钱万二千缗，损民税折银之直，民刻石纪之。

除司农卿。椿会大农岁用米百七十万斛，而省仓见米仅支一二月，叹曰：“真所谓国非其国矣。”力请岁储二百万斛为

一年之蓄。

择临安守，椿在议中，执政或谓其于人无委曲，上曰：“正欲得如此人。”遂兼临安府，视事三月，竟以幸不便解去。椿在朝，遇事辄言，执政故不悦。及是转对，又言：“君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，臣以柔顺为体而刚中为用。陛下得虚中之道，以行刚健之德矣。在廷之臣，未见其能以刚中守柔顺而事陛下者也。”执政滋不悦，出知婺州。

会诏市牛筋，凡五千斤。椿奏：“一牛之筋才四两，是欲屠二万牛也。”上悟，为收前诏。

除吏部侍郎，又极言閹寺之盛，曰：“自古宦官之盛衰，系国家兴亡。其盛也，始则人畏之，甚则人恶之，极则群起而攻之。汉、唐勿论，靖康、明受之祸未远，必有以裁制之，不使至极，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，宦官亦保其富贵。门禁宫戒之外，勿得预外事，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。”上闻靖康、明受语，蹙頞久之，曰：“幼亦闻此。”因纳疏袖中以入。最后极言：“当预边备，如欲保淮，则楚州、盱眙、昭信、濠梁、涡口、花靛、正阳、光州皆不可以不守；如欲保江，则高邮、六合、瓦梁、濡须、巢湖、北峡亦要地也。”

以病请祠，不许，面请益力，乃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宁国府，改太平州，赐尚方珍剂以遣。既至，力图上流之备，请选将练习，缓急列舰，上可以援东关、濡须，下可以应采石。

年六十九，上章请老，以敷文阁待制致仕。越再岁，上念湖南兵役之余，欲镇安之，谓椿重厚可倚，命待制显谟阁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累辞不获，乃勉起，至则抚摩凋瘵，气象一如盛时。复酒税法，人以为便。岁旱，发廩劝分，蠲租十一万，糴常平米二万，活数万人。

潭新置飞虎军，或以为非便，椿曰：“长沙一都会，控扼

湖、岭，镇抚蛮徭，二十年间，大盗三起，何可无一军？且已费县官缗钱四十二万，何可废耶？亦在馭之而已。”未岁，复告归，进敷文阁直学士致仕，朝拜命，夕登舟，归老野塘上。

椿年十五岁避地南来，贫无以为养，不得专力于学。年三十始学《易》，其言于朝廷，措诸行事，皆《易》之用。巍然有守，存心每主于厚，尤恶佛老邪说。

淳熙十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朱熹尝铭其墓，谓其“逆知得失，不假蓍龟”，“不阿主好，不谗时誉”云。

刘仪凤，字韶美，普州人。少以文谒左丞冯澥，澥甚推许，遂知名。绍兴二年，登进士第。抱负倜傥，不事生产，于仕进恬如也。擢第十年，始赴调，尉遂宁府之蓬溪，监资州资阳县酒税，为果州、荣州掾。

绍兴二十七年，有旨令侍从荐士，起居郎赵逵举仪凤，称其“富有词华，恬于进取。”宰执上其名，上曰：“蜀人道远，文学行义有可用者，不由论荐，何缘知之？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绝，不得一至朝廷，殊可惜也。”自秦桧专权，深抑蜀士，故上语及之。寻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召试馆职，辞以久离场屋，改国子监丞。宰相以其名士，迁秘书丞、礼部员外郎。所草笺奏，以典雅称。

孝宗受禅，议上“光尧寿圣”尊号册宝，有欲俟钦宗服除者，太常博士林栗谓：“唐宪宗上顺宗册宝在德宗服中，不必避，备乐而不作可也。”仪凤独上议曰：“谨按上尊号事属嘉礼，累朝必俟郊祀庆成然后举行。太上皇帝为钦宗备礼终制，见于诏书。议者引宪宗故事，考之唐史，自武德以来，皆用易月之制，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。乞候钦宗终制，检举以行，则国家盛美，主上事亲情实称矣。”议者虽是其言，然谓事亲当权宜而从厚，竟用栗议，仪凤复争辨不已。寻兼国史院编修官

兼权秘书少监。乾道元年，迁兵部侍郎兼侍讲。

仪凤在朝十年，每归即匿其车骑，扃其门户，客至，无亲疏皆不得见，政府累月始一上谒，人尤其傲，奉入，半以储书，凡万余卷，国史录无遗者。御史张之纲论仪凤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，遂斥归蜀。

三年十二月，辅臣进前侍从当复职者，上曰：“刘仪凤无罪，可与复集英殿修撰。”起知邛州，未上，改汉州、果州，罢归。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仪凤苦学，至老不倦，尤工于诗。然颇慕晋人简傲之风，不乐与庸辈接，故平生多蹭蹬，一跌遂不振云。

张孝祥，字安国，历阳乌江人。读书过一目不忘，下笔顷刻数千言，年十六，领乡书，再举冠里选。绍兴二十四年，廷试第一。时策问师友渊源，秦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，孝祥独不攻。考官已定埙冠多士，孝祥次之，曹冠又次之。高宗读埙策皆秦桧语，于是擢孝祥第一，而埙第三，授承事郎、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。谕宰相曰：“张栻孝祥词翰俱美。”

先是，上之抑埙而擢孝祥也，秦桧已怒，既知孝祥乃祁之子，祁与胡寅厚，桧素憾寅，且唱第后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，以请婚为言，孝祥不答，泳憾之。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，系诏狱。会桧死，上郊祀之二日，魏良臣密奏散狱释罪，遂以孝祥为秘书省正字。故事，殿试第一人，次举始召，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。

初对，首言乞总揽权纲以尽更化之美。又言：“官吏忤故相意，并缘文致，有司观望锻炼而成罪，乞令有司即改正。”又言：“王安石作《日录》，一时政事，美则归己。故相信任之专，非特安石。臣惧其作《时政记》，亦如安石专用己意，乞取已修《日历》详审是正，黜私说以垂无穷。”从之。

迁校书郎。芝生太庙，孝祥献文曰《原芝》，以大本未立为言，且言：“芝在仁宗、英宗之室，天意可见，乞早定大计。”迁尚书礼部员外郎，寻为起居舍人、权中书舍人。

初，孝祥登第，出汤思退之门，思退为相，擢孝祥甚峻。而思退素不喜汪澈，孝祥与澈同为馆职，澈老成重厚，而孝祥年少气锐，往往陵拂之。至是澈为御史中丞，首劾孝祥奸不在庐杞下，孝祥遂罢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于是汤思退之客稍稍被逐。

寻除知抚州。年未三十，莅事精确，老于州县者所不及。孝宗即位，复集英殿修撰，知平江府。事繁剧，孝祥剖决，庭无滞讼。属邑大姓并海囊囊为奸利，孝祥捕治，籍其家得谷粟数万。明年，吴中大饥，迄赖以济。

张浚自蜀还朝，荐孝祥，召赴行在。孝祥既素为汤思退所知，及受浚荐，思退不悦。孝祥入对，乃陈“二相当同心戮力，以副陛下恢复之志。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，遗无穷祸，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。”复言：“用才之路太狭，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备缓急之用。”上嘉之。

除中书舍人，寻除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。俄兼领建康留守，以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，留守如旧。会金再犯边，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。宣谕使劾孝祥落职，罢。

复集英殿修撰、知静江府、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，治有声绩，复以言者罢。俄起知潭州，为政简易，时以威济之，湖南遂以无事。复待制，徙知荆南、荆湖北路安抚使。筑寸金堤，自是荆州无水患，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。

请祠，以疾卒，孝宗惜之，有用才不尽之叹。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，年三十八。

孝祥俊逸，文章过人，尤工翰墨，尝亲书奏札，高宗见之，

曰：“必将名世。”但渡江初，大议惟和战，张浚主复仇，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，议者惜之。

论曰：尤袤学本程颐，所谓老成典刑者，立朝抗论，与人主争是非，不允不已，而能令终完节，难矣。谢谔、颜师鲁、袁枢临民则以治辨闻，立朝则启沃忠谏，各举乃职，为世师表。李椿、刘仪凤言论节概，著于行事。张孝祥早负才峻，莅政扬声，迨其两持和战，君子每叹息焉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九

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张纲 张大经 蔡洸 莫濛 周
淙 刘章 沈作宾

李衡，字彦平，江都人。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。衡幼善博诵，为文操笔立就。登进士第，授吴江主簿。有部使者怙势作威，侵刻下民，衡不忍以敲扑迎合，投劾于府，拂衣而归。后知溧阳县，专以诚意化民，民莫不敬。夏秋二税，以期日榜县门，乡无府吏迹，而输送先他邑办。因任历四年，狱户未尝系一重囚。

隆兴二年，金犯淮堧，人相惊曰：“寇深矣！”官沿江者多送其孥，衡独自浙右移家入县，民心大安。盗猾起旁境，而溧阳靖晏自如。帅汪澈、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，诏进一秩，寻召入为监察御史。历司封郎中、枢密院检详，出知温、婺、台三州，惟婺尝莅其治。加直秘阁，而衡引年乞身，恳恳不休，上累却其奏，除秘阁修撰致仕。上思其仆忠，旋召落致仕，除侍御史，以老固辞，不获命。差同知贡举。会外戚张说以节度使掌兵柄，衡力疏其事，谓“不当以母后肺腑为人择官”，廷争移时。改除起居郎，衡曰：“与其进而负于君，孰若退而合于道。”章五上，请老愈力，上知不可夺，仍以秘撰致仕。时给事中莫济不书敕，翰林周必大不草制，右正言王希吕亦与衡相继论奏，同时去国，士为《四贤诗》以纪之。衡后定居昆山，

结茅别墅，杖屦徜徉，左右惟二苍头，聚书逾万卷，号曰“乐庵”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衡自宣和间入辟雍，同舍有赵孝孙者，洛人也，其父实师程颐，家学有源，劝衡读《论语》曰：“学非记诵辞章之谓，所以学圣贤也，不可有丝毫伪实处，方可以言学。”衡心佩其训，虽博通群书而以《论语》为根本。临没，沐浴冠栉，儻然而逝。周必大闻之曰：“世谓潜心释氏，乃能达死生，衡非逃儒入释者，而临终超然如此，殆几孔门所谓闻道者欤。”

王自中，字道甫，温州平阳人。少负奇气，自立崖岸，繇是忤世。乾道四年，议遣归正人，自中伏丽正门争论，且言：“今内空无贤，外空无兵，当搜罗豪俊，广募忠力，以图中原。”坐斥徽州，放还。淳熙中，登进士第，主舒州怀宁簿。严州分水令。

枢密使王藎荐，召对，帝壮其言，将改秩为籍田令，又俾举所知，且响用矣，以谏疏罢。自中本韩彦古客，王藎既荐之，上大喜。韩彦直、彦质辈恐其为彦古报仇，力请交结于自中；而密达意近习，谓“自中受彦古赂，伏阙上书荐彦古为相。”上遣人物色其事，中书舍人王信恒惧自中入台将不利于王淮，知彦直辈譖已行，亟请对，探上意；退即走白右正言蒋继周。继周方敢劾奏，读至“受赂伏阙”处，上曰：“卿可谓中其膏肓。”继周奏：“臣非不知孤踪忤王藎，但不敢旷职。”盖欲并中藎以媚准，上但喜继周善论事，不知曲折如此。

通判郢州，道除知光化军，改信州，丁内艰，服阕，还朝。光宗即位，迎谓曰：“朕得卿名于寿皇，留为郎可乎？”言者不置。主管冲佑观，起知邵州、兴化军，命下而自中已病，庆元五年八月，卒，年六十。

家愿，字处厚，眉山人。父勤国，庆历、嘉祐间与从兄安

国、定国同从刘巨游，与苏轼兄弟为同门友。王安石久废《春秋》学，勤国愤之，著《春秋新义》。熙宁、元丰诸人纷更，而元祐诸贤矫枉过正，勤国忧之，为筑室，作《室喻》，二苏读之敬叹。

愿弱冠游京师，以广文馆进士登第，时绍圣元年也。廷策进士，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策问，力诋元祐之政，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为言。时门下侍郎苏辙尝上疏辨策问，举汉武帝事，触上怒待罪，愿未及知也，因见辙，诵所对，惊喜曰：“故人子道同志合，犹若是也。”杨畏覆考，专主熙宁、元丰，取毕渐为第一，愿遂居下第。辙寻出守汝，而国论大变矣。

元符三年，以日食求言，愿时为普州乐至令，应诏上言，极论时政凡万言，其大要有十：一曰谨始以正本，二曰敬德以格天，三曰谨好恶以防小人，四曰审信任以辨君子，五曰开言路以来直谏，六曰详听言以观事实，七曰破党议以存至公，八曰登硕德以服天下，九曰从宽厚以尽人才，十曰崇名节以厚士风。疏上不报。崇宁元年，诏籍元祐、元符上书人姓名，愿以选人籍入邪下等，谪监华州西岳庙。时当改京秩，迄不改，禁锢不调凡十年。大观四年，孛星出，降赦，党禁解，始改秩，调知双流县。通判文州。郡守郑行纯凭内侍势自恣，罢蕃夷互市，启边隙。愿争之，不从，径下令复其旧。守怒，交章互奏，俱报罢。而愿以曾入党籍，谪英州酒税，量移黄州，数年始予祠。兴元帅臣王庶荐自代，通判果州。靖康初，左丞冯澥荐备谏列，除开封府工曹，京城失守，不克赴。高宗南渡，擢知阆州。会张浚谋大举，愿谓浚厉兵足谷以俟机会，浚不悦，以便旨移彭州。有论边防书，名曰《罪言》。守彭之明年，乞骸骨以归，卒。

方苏辙之读愿策，谓愿少年能不为进取计，异时当以直道

闻，恨不及见，辙之言至是而验。淳祐间，愿曾孙大酉侍讲经筵，因从容及之，上改容嘉叹，宣取所上书，又亲书“西社同门友，元符上书人”十大字以赐。

愿同郡杨恂，丹棱人也，字信仲。元丰五年，登进士第。元符初，知广都县，与愿同时上书，语甚切直。越三年，亦同入党籍邪下第五等。其书以火不存。

张纲，字彦正，润州丹阳人。入太学，以上舍及第。释褐，徽宗知纲三中首选，特除太学正，迁博士，除校书郎。入对，论：“君子小人箴彀，询言试事则邪正自别。小人得志邀功生事，祸有不可胜言者。今用事者大言罔上，风俗侈靡，背本趋末，日甚一日。宜以祖考躬行之教为法，天下有不化矣。”上称善。论事与蔡京不相合，挤之去，主管玉局观。久之还故官，兼修《国朝会要》、校正御前文字。迁著作佐郎、屯田司勋郎。

初，朝议遣童贯、蔡攸使朔方，纲力论不可出师状，不报。及金渝盟犯京阙，命纲分守四壁，旋解严，诏登陴足月者迁。纲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义当尔，顾因此受赏邪？”卒不自言。出为两浙提刑，移江东。池将王进剽悍恣睢，曹官以小过违忤，遂钉手于门。事闻，诏纲乘传穷竟。时国势未安，诸将往往易朝廷，进拥甲骑数百突至纲前，纲叱进阶下，即按问，罪立具，自是无越法者。以左司召，权监察御史。请令郡邑月具系囚存亡数，申提刑司，岁终校多寡行殿最。进起居舍人，改中书舍人。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领史事，诏宰臣吕颐浩监修国史，著为令。

试给事中。大将有以军中田不均乞不收租，朝廷将从之，纲执不可。会推恩元祐党籍家，有司无限制，自陈者纷至。纲建议以崇宁所刻九十八人为正。自军兴后，小人多乘时召乱，

历五年而怨家告讦者众。纲谓非所以广好生之德，乞自蔽囚，后有告勿受。宗室令應特转太中大夫，纲言：“庶官超转侍从非法，且自崇宁以来官职不循资任，致纲纪大坏，今方丕变其俗，奈何以令應故复违旧章。”诏以次官命词，舍人王居正复执不行，命遂寝。宣抚使张俊驻师九江，遣营卒以书至瑞昌，县令郭彦章揣知卒与狱囚通，乃械系之。俊酺于朝，彦章坐免。纲言：“近时州县吏多献谏当路，彦章不随流俗，是能奉法守职，今不奖而黜，何以示劝？”

除给事中。侍御史魏矼劾纲，提举太平观。进徽猷阁待制，引年致仕。秦桧用事久，纲卧家二十年绝不与通问。桧死，召为吏部侍郎兼侍读。初讲《诗关雎》，因后妃淑女事，历陈文王用人，寓意规戒。上曰：“久不闻博雅之言，今日所讲析理精详，深启朕心。”纲言：“比年监司资浅望轻，请择七品以上清望官，或曾任郡守有治状者为之，庶位望既重，材能已试，可举其职。”从之。权吏部尚书。时以彗出东方，诏求言。纲奏：“求言易，听察难。宜命有司详审章奏，必究极其情，无事苟简。”除参知政事。高宗频谕辅臣宽恤民力，盖惩秦桧苛政，期安黎庶。纲乃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，标以大指，乞镂版宣布中外，于是人皆昭知上德意。告老，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，寻致仕。高宗幸建康，纲朝行宫。孝宗登极，召纲陪祀南郊，以老辞不至，诏嘉之，命所在州郡恒存问，仍赐羊酒，卒，年八十四。

纲尝书坐右曰：“以直行己，以正立朝，以静退高天下。”其笃守如此。初谥文定，吏部尚书汪应辰论驳之，孙釜再请，特赐曰章简。釜，庆元间为谏官，力排道学诸贤，累官至签书枢密院事。

张大经，字彦文，建昌南城人。绍兴十五年，中进士第，

宰吉之龙泉，有善政。诸司列荐，赐对便殿，出知仪真。时两淮监司、帅守多兴事邀功，大经独以平易近民，民咸德之。提举湖南常平，提点湖北刑狱，寻移江东。他路有巨豪犯法，狱久不竟，命移属大经。豪挟权势求脱，大经卒正其罪。孝宗重风宪之选，命条上部使者十人，上独可大经，召见，上曰：“朕十人中得卿一人，以卿风力峻整。”遂除监察御史，命下，中外耸叹。

大经首陈士风培克、偷惰、诞慢、浮虚四弊。时理官间多居外，大经奏非便，乃作舍守庭。迁大理少卿，守殿中侍御史。言：“今日不治，由大臣不任责。”又言：“诸路荒政不实，飞蝗颇多。愿益加恐惧，申饬大臣，俾内而百官有司输忠说、修厥职，外而监司守臣察贪理冤、去苛敛、宽民力。”上皆嘉纳。因论近习韩侂荐士，上曰：“此亦无害。昔杨得意为狗监，亦尝荐司马相如。”大经奏：“彼何人斯，使得荐士，将恐无廉耻者望风希旨，伤毁士俗。”后数日，上谓大经曰：“卿前所论韩侂，朕思之诚是也。”又论宦者董璘暴横，将命淮南，所至诛求，且自号“董阎罗”。上曰：“然，人皆言之。”即依奏镌罢，窜南康军。除侍御史。上宣谕曰：“卿论事得体，且详练。”大经遂言：“士风未厚，吏治未肃，民力未苏，和气未应，皆由人心未正。愿察公正，明义利，以彰好恶，抑浮薄，去贪刻，则莫不靡然洗濯，一归于正。”上称善再三。又言：“监司治民之本，不可限以资格。”上纳其言，即选四寺丞同时临遣。试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请通漕臣之计，以补州郡之有无；拘户绝之租，以广常平之储；严脏罪改正法，以惩贪黷；收外路辟阙归吏部，以杜私谒而通孤寒。

秋旱，诏求言。大经极言：“人心不和有致之。民力竭而愁叹多，军士贫而怨嗟众，二者当今大弊。州县之间，绢帛

多折其估，米粟过收其赢，关市苛征，榷酤峻禁。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，营利自丰，素召众怨，教阅灭裂，军容不整。且近习甲第名园，越法逾制，别墅列肆，在在有之，非赂遗何以济欲？愿陛下疏斥儉腐，抑绝幸门，垂意人主之职，责成宰辅，一提其纲，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。”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，殿帅补外，盖用其言也。

除礼部尚书兼侍读。大经屡请祠，上曰：“卿公廉必能为朕牧民。”以徽猷阁学士知建宁府。未几，移镇绍兴，辞不拜，予祠。进龙图阁学士，告老，以通奉大夫致仕。方主眷未衰，抗疏引去，人方之孔戣。寿逾八袞，绍熙五年，宁宗即位，进正议大夫，降诏抚问，赐银奩药茗。庆元四年七月，疾革，语诸子曰：“吾目可瞑，吾爱君忧国之心不可泯。”无一语及私。卒，年八十九。讣闻，上甚悼之，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简肃。

蔡洸，字子平，其先兴化仙游人，端明殿学士襄之后，徙雷川。父伸，左中大夫。洸以荫补将仕郎，中法科，除大理评事，迁寺丞，出知吉州。召为刑部郎，徙度支，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、知镇江府。会西溪卒移屯建康，舳舻相衔。时久旱，郡民筑陂渚水灌溉，漕司檄郡决之，父老泣诉。洸曰：“吾不忍获罪百姓也。”却之。已而大雨，漕运通，岁亦大熟。民歌之曰：“我渚我水，以灌以溉。俾我不夺，蔡公是赖。”就除司农少卿，言：“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，请为一体，不得自为同异。所输丁绢，依和买之直，计尺折纳，人给一钞，官自买绢起发，公私皆便。”上嘉纳。以户部侍郎召，试吏部尚书，移户部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朕以版曹得人为喜。”洸常言：“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。”未几求去，除徽猷阁学士、知宁国府。陛辞赐坐，上慰劳曰：“卿面有火色，风证也，朕有二方赐卿。”洸谢，即奉祠以归。卒，年五十七。

洸事亲孝，曾祖襄未易名，力请于朝，赐谥忠惠。所得奉，每以振亲戚之贫者，去朝之日，囊无余资，至售所赐银鞍鞞治行，人服其清洁云。

莫濛字子蒙，湖州归安人。以祖荫补将仕郎，两魁法科，累官至大理评事、提举广南市舶。张子华以脏败，朝廷命濛往鞫之，濛正其罪。又言秦熿、郑时中受子华赂，计直数千缗。还朝，除大理寺正。吏部火，连坐者数百人，久不决，命濛治之。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狱，出余人为耳目以踪迹之，约三日复来，遂得其实，系者乃得释。黄州卒奏亲擒盗五十余人，上命濛穷竟，既至，咸以冤告。濛命囚去桎梏，引卒至庭，询窃发之由，斗敌之所，远近时日悉皆牴牾，折之，语塞。濛具正犯数人奏上，余释之。上谕辅臣曰：“莫濛非独晓刑狱，可俾理金谷。”除户部员外郎。

朝廷遣濛措置浙西、江淮沙田芦场，上语之曰：“得此可助经费，归日以版曹处卿。”濛多方括责，得二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亩。言者论其丈量失实，征收及贫民，责监饶州景德镇。起知光化军。谍知金渝盟，郡乏舟，众以为虑，濛力为办集，及敌犯境，民赖以济。时饷馈急，除淮南转运判官，濛迁延不之任，右司谏梁仲敏劾其慢命，罢官勒停。宣谕使汪澈为言于上，复旧职，召见，上谕曰：“朕常记向措置沙田甚不易。”

濛谢曰：“职尔，不敢避怨。”上曰：“使任责者人人如卿，天下何事不成。”

除湖北转运判官。未几，知鄂州，召除户部左曹郎中，出知扬州。陛辞，上以城圯，命濛增筑。濛至州，规度城闾，分授诸将各刻姓名髹堞间，县重赏激劝，阅数月告成。除直宝文阁学士、大理少卿兼详定司敕令官，兼权知临安府。未几，假工部尚书使金贺正旦。金庭锡宴，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听乐，

金遣人趣赴，濠坚执不从，竟不能夺。使还，除刑部侍郎，改工部侍郎兼临安府少尹，以言者罢。起知鄂州。卒于官，年六十一，赠正奉大夫。

周淙，字彦广，湖州长兴人。父需，以进士起家，官至左中奉大夫。淙幼警敏，力学，宣和间以父任为郎，历官至通判建康府。绍兴三十年，金渝盟，边事方兴，帅守难其选，士夫亦惮行。首命淙守滁阳，未赴，移楚州，又徙濠梁。淮、楚旧有并山水置砦自卫者，淙为立约束，结保伍。金主亮倾国犯边，民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。除直秘阁，再任。孝宗受禅，王师进取虹县，中原之民翕然来归，扶老携幼相属于道。淙计口给食，行者犒以牛酒，至者处以室庐，人人感悦。张浚视师，驻于都梁，见淙谋，辄称叹，且曰：“有急，公当与我俱死。”淙亦感激，至谓“头可断，身不可去”。浚入朝，悉陈其状，上嘉叹不已，进直徽猷阁，帅维扬。

会钱端礼以尚书宣谕淮东，复以淙荐，进直显谟阁。时两淮经践蹂，民多流亡，淙极力招辑，按堵如故。劝民植桑柘，开屯田，上亦专以属淙，屡赐亲札。淙奉行益力，进直龙图阁，除两浙转运副使。未几，知临安府，上言：“自古风化必自近始。陛下躬履节俭，以示四方，而贵近奢靡，殊不知革。”乃条上禁止十五事，上嘉纳之，降诏奖谕，赐金带。临安驻蹕岁久，居民日增，河流湫隘，舟楫病之，淙请疏浚。工毕，除秘阁修撰，进右文殿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归。上念淙不忘，除敷文阁待制，起知宁国府，趣入奏，上慰抚愈渥。魏王出镇，移守婺州。明年春，复奉祠，亟告老。十月卒，年六十，积阶至右中奉大夫，封长兴县男。

刘章，字文孺，衢州龙游人。少警异，日诵数千言，通《小戴礼》，四冠乡举。绍兴十五年廷对，考官定其级在三，迨进

御，上擢为第一，授镇江军签判。是冬，入省为正字。明年，迁秘书郎兼普安、恩平两王府教授，迁著作佐郎。事王邸四岁，尽忠诚，专以经谊文学启迪掖导，受知孝宗自此始。秦桧当国，嫌不附己，风言者媒孽其罪，出倅筠州。桧死，召为司封员外郎、检详枢密院文字兼玉牒检讨官。擢秘书少监、起居郎。使金还，除权工部侍郎，俄兼吏部、兼侍讲。郊祀毕，侍从，上《庆成诗》。

初，章在秘省，尝议郊庙礼文，当置局讨论，诏行其说。正迁吏部，御史论章使胥长买绢，高宗愕然曰：“刘章必无是事。”御史执不已，罢提举崇道观，举朝嗟郁。起居郎王佐讼其冤，亦坐绌。起知信州，未久，复请祠。孝宗受禅，念旧学，命知漳州，为谏议大夫王大宝所格。寻除秘阁修撰、敷文阁待制，召提举佑神观兼侍读，遂拜礼部侍郎。奏禁遏淫祀，仍于《三朝史》中删去《道释》、《符瑞志》，大略以为非《春秋》法。

朝廷议经略中原，调诸郡兵，民颇扰。少卿赵彦端指言非是。或譖彦端曰：“陛下究心大举，凡所图回，但资赵彦端一笑尔。”彦端惧不测。上因夜对问章曰：“闻卿监中有笑朕者。”章不知状，从容对曰：“圣主所为，人焉敢笑，若议论不同或有之。”上意颇解。彦端获免，人称章长者。诏询唐太宗所问魏征德仁功利优劣，章上疏详复，且言：“太宗问徵在贞观十六年，陛下宅天命十载于兹，原益加意，将越商、周绍唐、虞矣，太宗非难到也。”进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对选德殿，问章：“今年几而容貌未衰，颇尝学道否？”章拱对曰：“臣书生无他长，惟菲俭自度。晏婴一狐裘三十年不易，人以为难，臣以为易。”上嘉叹久之。亲洒宸翰以赐，俾安职。章力告归，以显谟阁学士食祠禄。

淳熙元年，子之衡由御史、检法出守广德军，当陛辞，对便殿，问：“卿父学士安否？”抚劳再三，临退复谓曰：“卿归侍，为朕致此意。”旋遣阁门祇候苏曦至家宣问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赐银绢四百匹。四年，上表告老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卒，年八十，赠光禄大夫，谥曰靖文。章容状魁硕，以周密自守，出入两朝，被顾遇，未尝泄禁中一语。

沈作宾，字宾王，世为吴兴归安人。以父任入仕，监饶州永平监，冶铸坚致，又承诏造雁翎刀，称上意，连进两资。中刑法科，历江西提刑司检法官，入为大理评事。改秩，通判绍兴府。帅守丘崇遇僚吏刚严，作宾从容裨赞，每济以宽。秩满，知台州，首访民疾苦，弛盐禁，宽租期，均徭役，更酒政，决滞狱，五十日间尽除前政之不便民者，邦人胥悦；而前守嫉其胜己，巧媒龔之，罢去。民请于朝，借留不遂，为立“留贤碑”。除大理正，亲嫌，改太府丞，迁刑部郎。

庆元初，历官至淮南转运判官，以治办闻。直华文阁，因其任。擢太府少卿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，继升为卿。寻除直龙图阁，帅浙东，知绍兴府。入对，奏：“徽州、南康军月桩不如期，朝廷科降额，比年曰‘权免一次’，来年督促如初，适足启吏奸、重民害，乞明诏示。又楚州武锋一军已招三千五百余人，朝廷初欲减戍，数年未就纪律：一，主将望轻；二，郡守节制不为礼；三，训练不尽其能。愿令本州少假借，责之练习，期以岁月，考绩用成否，上于朝而黜陟之。”上嘉纳。韩侂胄方用事，族有居越者，私酿公行，作宾逮捕置于狱，而窜其奴。又论绍兴府和买事，语在《食货志》。

除两浙转运副使。入对，奏：“橧宫一司，岁拔经、总制钱为缗率四万有奇，丹雘未弊，加之涂饰，墙壁具存，从而创易，妄费固不足计，亡谓惊駭，非所以妥神灵、彰圣孝。今后

有合营缮，闻于朝，下守臣稽核，画旨而后兴役。”上首肯再三，而修奉者不乐也。

除权工部侍郎，继兼户部侍郎。奏请修绍兴三十一年以前故事，复敕令所删修官五员以待选人有才者，又乞申严保伍法。以言者罢归，起知镇江府，除集英殿修撰，改知宁国府，除宝谟阁待制，知潭州，除户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。奏湖北当储粟，湖南当增兵。未几，除龙图阁待制，知平江府，请得节制许浦水军，诏可。郡有使臣，故海盗也，作宾使招诱其党，既至，慰勉之，锡衣物，又得强勇者几千人，置将以统之，号曰“义士”；复募郡城内外恶少亦几千人，号曰“壮士”。衣粮器械皆视官军，而轻捷善斗过之，于是海道不警，市井无哗。寻命参赞督府，兼权镇江府。请留戍兵千人，又欲以江、闽新军二千人易旧军千人，备不虞。朝廷难之，遂请祠。言者继及之，复召为户部侍郎。军兴之余，国力殫耗，见存金谷，仅支旬日。作宾考逋负，梏吏奸，阅三月即有半年之储。充馆伴使，兼权工部尚书。

会临安阙知府事，时相欲奏用作宾，力辞。除权户部尚书，以母忧解，服阕，授显谟阁直学士、知建宁府。入觐，乞申严诡户之禁。除宝谟阁学士、江西安抚兼知隆兴府。奏部内南安、南康、龙泉三县，迫近溪峒，三县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，曰北乡，曰莲塘，并永新县之胜乡砦，宜就委帅、宪两司择才辟置，量加赏格。又乞诏诸道监司分诣州郡，选禁军，精练阅，改刺其懦弱者为厢军。在郡撙钱二十余万缗，僚属请献诸朝，作宾谓平生未尝献羨，以半归帅司犒师，半隶本府。除焕章阁学士、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，进显谟阁学士致仕，卒于家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论曰：李衡进退雍容，几于闻道。王自中、家愿奇迈危言，

摧折弗悔，咸有可称。尝考宋之立国，元气在台谏。崇宁、大观而后，奸佞擅权，爵赏冒滥，驯至覆亡。高、孝重绳纠封驳之司，张纲抑令应恩，大经劾韩侂、斥董璘，人人振扬风采，正气稍伸矣。时则有若洸、濛、淙、章、作宾，班班有善，同传亦宜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

周必大 留正 胡晋臣

周必大，字子充，一字洪道，其先郑州管城人。祖诜，宣和中卒庐陵，因家焉。父利建，太学博士。必大少英特，父死，鞠于母家，母亲督课之。

绍兴二十年，第进士，授徽州户曹。中博学宏词科，教授建康府。除太学录，召试馆职，高宗读其策，曰：“掌制手也。”守秘书省正字。馆职复召试自此始。兼国史院编修官，除监察御史。

孝宗践祚，除起居郎。直前奏事，上曰：“朕旧见卿文，其以近作进。”上初御经筵，必大奏：“经筵非为分章析句，欲从容访问，裨圣德，究治体。”先是，左右史久不除，并记注壅积，必大请言动必书，兼修月进。乃命必大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，又兼权中书舍人。侍经筵，尝论边事，上以蜀为忧，对曰：“蜀民久困，愿诏抚谕，事定宜宽其赋。”应诏上十事，皆切时弊。

权给事中，缴驳不辟权幸。翟婉容位官吏转行碍止法，争之力，上曰：“意卿止能文，不谓刚正如此。”金索讲和时旧礼，必大条奏，请正敌国之名，金为之屈。

曾觌、龙大渊得幸，台谏交弹之，并迁知阁门事，必大与金安节不书黄，且奏曰：“陛下于政府侍从，欲罢则罢，欲贬

则贬，独于二人委曲迁就，恐人言纷纷未止也。”明日宣手诏，谓：“给舍为人鼓扇，太上时小事，安敢尔！”必大入谢曰：“审尔，则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。”退待罪，上曰：“朕知卿举职，但欲破朋党、明纪纲耳。”旬日，申前命，必大格不行，遂请祠去。

久之，差知南剑州，改提点福建刑狱。入对，愿诏中外举文武之才，区别所长为一籍，藏禁中，备缓急之用。除秘书少监、兼直学士院，兼领史职。郑闻草必大制，上改窜其末，引汉宣帝事。必大因奏曰：“陛下取汉宣帝之言，亲制赞书，明示好恶。臣观西汉所谓社稷臣，乃鄙朴之周勃，少文之汲黯，不学之霍光。至于公孙弘、蔡义、韦贤，号曰儒者，而持禄保位，故宣帝谓俗儒不达时宜。使宣帝知真儒，保至杂伯哉？愿平心察之，不可有轻儒名。”上喜其精洽，欲与之日夕论文。

德寿加尊号，必大曰：“太上万寿，而绍兴末议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为未安。按建炎遥拜徽宗表，及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，皆称皇帝。”议遂定。赵雄使金，赍国书，议受书礼。必大立具草，略谓：“尊卑分定，或较等威；叔侄亲情，岂嫌坐起！”上褒之曰：“未尝谕国书之意，而卿能道朕心中事，此大才也。”

兼权兵部侍郎。奏请重侍从以储将相，增台谏以广耳目，择监司、郡守以补郎官。寻权礼部侍郎、兼直学士院，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

一日，诏同王之奇、陈良翰对选德殿，袖出手诏，举唐太宗、魏征问对，以在位久，功未有成，治效优劣，苦不自觉，命必大等极陈当否。退而条陈：“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，是用将之道未至；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，是责实之方未尽。诸州长吏，倏来忽去，婺州四年易守者五，平江四年易守

者四，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，吏奸何由可察，民瘼何由可苏！”上善其言，为革二弊。江、湖旱，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，上嘉之。

兼侍讲，兼中书舍人。未几，辞直学士院，从之。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，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，必大奏曰：“昨举朝以为不可，陛下亦自知其误而止之矣。曾未周岁，此命复出。贵戚预政，公私两失，臣不敢具草。”上批：“王严疾速撰入。济、必大予宫观，日下出国门。”说露章荐济、必大，于是济除温州，必大除建宁府。济被命即出，必大至丰城称疾而归，济闻之大悔。必大三请祠，以此名益重。

久之，除敷文阁待制兼侍读、兼权兵部侍郎、兼直学士院。上劳之曰：“卿不迎合，无附丽，朕所倚重。”除兵部侍郎，寻兼太子詹事。奏言：“太宗储才为真宗、仁宗之用，仁宗储才为治平、元祐之用。自章、蔡沮士气，卒致裔夷之祸。秦桧忌刻，逐人才，流弊至今。愿陛下储才于闲暇之日。”

上日御球场，必大曰：“固知陛下不忘阅武，然太祖二百年天下，属在圣躬，愿自爱。”上改容曰：“卿言甚忠，得非虞衔橛之变乎？正以仇耻未雪，不欲自逸尔。”升兼侍读，改吏部侍郎，除翰林学士。

久雨，奏请减后宫给使，宽浙郡积逋，命省部议优恤。内直宣引，论：“金星近前星，武士击球，太子亦与，臣甚危之。”上俾语太子，必大曰：“太子人子也，陛下命以驱驰，臣安敢劝以违命，陛下勿命之可也。”

乞归，弗许。上欲召人与之分职，因问：“吕祖谦能文否？”对曰：“祖谦涵养久，知典故，不但文字之工。”除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，进吏部兼承旨。诏礼官议明堂典礼，必大定圜丘合宫互举之议。被旨撰《选德殿记》及《皇朝文鉴序》。必大

在翰苑几六年，制命温雅，周尽事情，为一时词臣之冠。或言其再入也，实曾覲所荐，而必大不知。

除参知政事，上曰：“执政于宰相，固当和而不同。前此宰相议事，执政更无语，何也？”必大曰：“大臣自应互相可否。自秦桧当国，执政不敢措一辞，后遂以为当然。陛下虚心无我，大臣乃欲自是乎？惟小事不敢有隐，则大事何由蔽欺。”上深然之。久旱，手诏求言。宰相谓此诏一下，州郡皆乞振济，何以应之，约必大同奏。必大曰：“上欲通下情，而吾侪阻隔之，何以塞公论。”

有介椒房之援求为郎者，上俾谕给舍缴驳，必大曰：“台谏、给舍与三省相维持，岂可谕意？不从失体，从则坏法。命下之日，臣等自当执奏。”上喜曰：“肯如此任怨耶？”必大曰：“当予而不予则有怨，不当予而不予，何怨之有！”上曰：“此任责，非任怨也。”除知枢密院。上曰：“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，卿以数语决之，三省本未可辍卿也。”

山阳旧屯军八千，雷世方乞止差镇江一军五千，必大曰：“山阳控扼清河口，若今减而后增，必致敌疑。扬州武锋军本屯山阳者，不若岁拨三千，与镇江五千同戍。”郭杲请移荆南军万二千永屯襄阳，必大言：“襄阳固要地，江陵亦江北喉襟。”于是留二千人。上谕以“金既还上京，且分诸子出镇，将若何？”必大言：“敌恫疑虚喝，正恐我先动。当镇之以静，惟边将不可不精择。”

拜枢密使。上曰：“若有边事，宣抚使惟卿可，他人不能也。”上诸军升差籍，时点召一二察能否，主帅悚激，无敢容私。创诸军点试法，其在外解发而亲阅之。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将二人不能开弓，乞罢军。上曰：“此枢使措置之效也。”金州谋帅，必大曰：“与其私举，不若明扬。”令侍从、管军荐

举。或传大石林牙将加兵于金，忽鲁大王分据上京，边臣结约夏国。必大皆屏不省，劝上持重，勿轻动。既而所传果妄。上曰：“卿真有先见之明。”

淳熙十四年二月，拜右丞相。首奏：“今内外晏然，殆将二纪，此正可惧之时，当思经远之计，不可纷更欲速。”秀州乞减大军总制钱二万，吏请勘当，必大曰：“此岂勘当时耶？”立蠲之。封事多言大臣同异，必大曰：“各尽所见，归于一是，岂可尚同？陛下复祖宗旧制，命三省覆奏而后行，正欲上下相维，非止奉行文书也。”

高宗升遐，议用显仁例，遣三使诣金。必大谓：“今昔事殊，不当畏敌曲徇。”止之。贺正使至，或请权易淡黄袍御殿受书，必大执不可，遂为缟素服，就帷幄引见。十五年，思陵发引，援熙陵吕端故事，请行，乃摄太傅，为山陵使。明堂加恩，封济国公。

十一月，留身乞去，上奖劳再三。忽宣谕：“比年病倦，欲传位太子，须卿且留。”必大言：“圣体康宁，止因孝思稍过，何遽至倦勤。”上曰：“礼莫大于事宗庙，而孟飧多以病分诣；孝莫重于执丧，而不得自至德寿宫。欲不退休，得乎？朕方以此委卿。”必大泣而退。十二月壬申，密赐绍兴传位亲札。辛卯，命留身议定。二月壬戌，又命预草诏，专以奉几筵、侍东朝为意。拜左丞相、许国公。参政留正拜右丞相。壬子，上始以内禅意谕二府。二月辛酉朔，降传位诏。翼日，上吉服御紫宸殿。必大奏：“陛下巽位与子，盛典再见，度越千古。顾自今不得日侍天颜。”因哽噎不能言，上亦泫然曰：“正赖卿等协赞新君。”

光宗问当世急务，奏用人、求言二事。三月，拜少保、益国公。李燾草二相制，抑扬不同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，既而斥

嶽予郡。必大求去。

何澹为司业，久不迁，留正奏选之。澹憾必大而德正，至是为谏长，遂首劾必大。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。澹论不已，遂以少保充醴泉观使。判隆兴府，不赴，复除观文殿学士、判潭州，复大观文。坐所举官以贿败，降荥阳郡公。复益国公，改判隆兴，辞，除醴泉观使。

宁宗即位，求直言，奏四事：曰圣孝，曰敬天，曰崇俭，曰久任。庆元元年，三上表引年，遂以少傅致仕。

先是，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侂胄，逐陈自强，以必大代之。嘉泰元年，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伪徒，私植党与，诏降为少保。自庆元以后，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，以禁锢君子，而必大与赵汝愚、留正实指为罪首。

二年，复少傅。四年，薨，年七十有九。赠太师，谥文忠。宁宗题篆其墓碑曰“忠文耆德之碑。”

自号平园老叟，著书八十一种，有《平园集》二百卷。尝建三忠堂于乡，谓欧阳文忠修、杨忠襄邦乂、胡忠简铨皆庐陵人，必大平生所敬慕，为文记之，盖绝笔也。一子，纶。

留正，字仲至，泉州永春人。六世祖从效，事太祖，为清远军节度使，封鄂国公。绍兴十三年，第进士，授南恩州阳江尉、清海军节度判官。

龚茂良守番禺，正言：“在法：劫盗脏满五贯死，海盗加等。小民饵利，率身陷重辟。请镂梓海上，使户知之。”民始知避。用茂良荐，赴都堂审察。宰相虞允文奇之，荐于上。得对，正言：“国家右文而略武备，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，承平日久，边不为备，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。今当改辙，使文武并用。”孝宗嘉叹，书札中要语下三省施行。

知循州，陛辞，言：“士大夫名节不立，国家缓急无所倚

仗。靖康金人犯阙，死义者少，因乱谋利者多。今欲恢复，当崇尚名节。”上益喜，明日谕辅臣：“留正奏事，议论耿耿，可与职事官。”除军器监簿，历官考功郎官。太常谥叶义问“恭简”，正覆谥，言：“义问将兵出疆，不知敌人情伪，及金犯边，督视寡谋，几至败事。”下太常更议，时论韪之。

擢起居舍人，寻权中书舍人。光宗自东宫朝，顾见正，谓左右曰：“修整如此，其人可知。”乃请于上，兼太子左谕德。正言：“记注进御，非设官本意。乞自今免奏御。”诏从之。

为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兼权兵部侍郎，除给事中。张说子荐往视镇江战舰，挟势游观，沉舟溺卒，除知阁门事、枢密副承旨，正封对还词头。洪邦直除御史，正言：“邦直为邑人所讼，不宜任风宪。”

兼权吏部尚书，言：“用人莫先论相。陛下志在恢复，而相位不能任辅赞。望精选人才，与图大计。”时相益不乐，以显谟阁直学士出知绍兴府。

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帅脏六十万，有诏核责。正明其非辜，御史怒，并劾正，降显谟合待制、提举玉隆万寿宫。寻复职。知赣州，奏减上供米，不报。及为相，蠲一万八千石。知隆兴府。

进龙图阁直学士、四川制置使，兼知成都府。平四蜀折租价，岁减酒课三十八万。乾道初，羌酋奴儿结越大渡河，据安静砦，侵汉地几百里。正密授诸将方略，擒奴儿结以归，尽俘其党，羌平。进敷文阁学士，寻诏赴行在。正在蜀以简素化民，归装仅书数篋，人服其清。

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参知政事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孝宗密谕内禅意，拜右丞相。一日奏事，皇太子参决侍立，上顾谓太子曰：“留正纯诚可托。”

光宗受禅，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随龙恩擢知阁门事，声势浸盛。正列其招权预政状，乞斥逐，上意犹未决。会副参阙，特立谒正曰：“上以丞相在位久，欲迁左相，叶翥、张杓当择一人执政，未知孰先？”正奏之，上大怒，诏特立提举兴国宫。孝宗闻之，曰：“真宰相也。”

绍熙元年，进左丞相。正谨法度，惜名器，豪发不可干以私。引赵汝愚首从班，卒与之共政。用黄裳为皇子嘉王翊善，世号得人。嘉王感疾，正言：“陛下只有一子，隔在宫墙外非便，乃令蚤正元良之位，入居东宫，则朝夕相见甚顺。”又奏：“太子，天下本。《传》曰：‘豫建太子，所以重宗庙社稷’。汉文帝即位，即建太子。本朝皇子居冢嫡，有未出阁而正储位者。皇子嘉王既居冢嫡，出合已久，宜早正储位，以定天下本。”再月不报。检《汉文帝纪》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，并吕诲、张方平两奏，节其要语缴奏。

上不豫，外议汹汹，正与同列间至福宁殿奏事，处分得宜，人情以安。进封申国公。上疾浸平，正乞归政，不许。

初，正帅蜀，虑吴氏世将，谋去之。至是，朝廷议更蜀帅，正言：“西边三将，惟吴氏世袭兵柄，号为‘吴家军’，不知有朝廷。”遂以户部侍郎丘密行。及吴挺死，韩侂胄为吴氏地，使吴曦世袭。正力请留曦环卫，遣张诏代挺。后数岁，曦入蜀，卒稔变。

寿皇圣政成，进少保，封卫国公。李端友以椒房亲，手诏除郎，正缴还，上不纳，复执奏曰：“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。今端友依凭内援，恐累圣德。”姜特立除浙东副总管，寻召赴行在，正引唐宪宗召吐突承璀事，乞罢相。上批：“成命已行，朕无反汗，卿宜自处。”正待罪六和塔，奏言：“陛下近年，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，遂至每事坚执，断不可回。

天下至大，机务至烦，事出于是，则人无异词，可以固执；事出于非，则众论纷起，必须惟是之从。臣恐自此以往，事无是非，陛下壹持把定之说，言路遂塞。”因缴进前后锡赉及告敕，待罪范村，乞归田里，不许。

寿圣太后将以冬至上尊号册宝，以正为礼仪使，摄太傅。于是上遣左司徐谊谕旨，正复入都堂视事。是行也，待罪凡一百四十日。册宝礼成，拜不傅，封鲁国公。正力辞。

五年正月，孝宗疾革，正数请车驾过宫。一日，上拂衣起，正引裾泣谏，随至福宁殿门。正退上疏，言极激切。六月戊戌，孝宗崩，光宗以疾未能执丧，正率同列屡奏，乞早正嘉王储位，又拟指挥付学士院降诏。寻有手诏：“朕历事岁久，念欲退闲。”正得之始惧，请对，复不报。即出国门，上表请老，末曰：“愿陛下速回渊鉴，追悟前非，渐收人心，庶保国祚。”

正始议以上疾未克主丧，宜立皇太子监国；若终丧未倦勤，当复辟。设议内禅，太子可即位。时从臣郑湜奏与正同。既而赵汝愚以内禅请于宪圣，正谓：“建储诏未下，遽及此，他日必难处。”论既违，以肩舆逃去。及嘉王即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，以正为大行攒宫总护使，宁宗即位。入谢，复出。宪圣命速宣押，时汝愚亦以为请，上亲札，遣使召正还。

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，乃徙叔椿吏部侍郎，而正复相。入贺，且请车驾一出，慰安都人心；及定寿康宫南向，撤去新增禁旅。诏悉从之。进少傅，屡辞不拜，奏言：“陛下勉徇群情，以登大宝，当遇事从简，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，实非颁爵之时。”

韩侂胄浸谋预政，数诣都堂，正使省吏谕之曰：“此非知阁日往来之地。”侂胄怒而退。会经筵晚讲赐坐，正执奏以为非，上不悛。侍御史黄度论马大同罪，正拟度补外，上知其情，

除度右正言。正请推恩随龙人，上曰：“朕未见父母，可恩及下人耶？”积数事失上意，侂胄从而间之。八月，手诏正以少师、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。寻又以谏议大夫张叔椿言，落职。

庆元元年六月，诏正以上皇付正手诏八字进入，宣付史馆。复观文殿大学士。

初，刘德秀自重庆入朝，未为正所知，谒正客范仲黼请为言，正曰：“此人若留之班行，朝廷必不静。”乃除大理簿，德秀憾之。至是为谏议大夫，论正四大罪，褫职，自是弹劾无虚岁。以张釜言，责授中大夫、光禄卿，分司西京，邵州居住。明年，令自便。给事中谢源明封还录黄，量移南剑州，再许自便。

复光禄大夫、提举洞霄宫。上章乞纳禄，诏复元官职致仕。又以御史林采言，依旧官光禄大夫致仕。俄复观文殿学士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嘉泰元年，进封魏国公，复少师、观文殿大学士。开禧二年七月，薨，年七十八。赠太师。

正出处大致如绍熙去国，耻与姜特立并位而待罪近郊，五月复入，议者犹惜其去之不勇。首发大议，蚤正嘉王储位，遂致言者深文，指为弃国，岂弘毅有所不足耶？或问范仲黼：“留、赵二公处变不同如何？”仲黼曰：“赵，同姓之卿也；留则异姓之卿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闻者以为名言。

有《诗文》、《奏议》、《外制》二十卷行于世。宝庆三年，谥忠宣。子恭、丙、端，皆为尚书郎。孙元英，工部侍郎；元刚，起居舍人。

胡晋臣，字子远，蜀州人。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，为成都通判。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辅荐诸朝，孝宗召赴行在。入对，疏当今士俗、民力、边备、军政四弊。试学士院，除秘书省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。

轮对，论三事：一，无忽讲读官，以仁宗为法；二，责谏官以纠官邪，责宰相以抑奔竞；三，广听纳、通下情，以销未形之患。又极论近幸，上览奏色动。晋臣口陈甚悉，至论及两税折变，天威稍霁，首肯久之。

赵雄时秉政，手诏下中书问近幸姓名。晋臣翼日至中书，执政诘其故，晋臣曰：习招权，丞相岂不知之？”即条具大者以闻。上感悟，自是近习严惮。

晋臣以亲年高，求外补，知汉州，除潼川路提点刑狱，以忧去。服除再召，以五事见，曰：“选将帅，广常平，治渠堰，更铨法，通楮币。上谓辅臣曰：“胡晋臣言可行。”

除度支郎，累迁侍御史。朱熹除兵部郎官，以病足未供职。侍郎林栗与熹论《易》不合，因奏熹不即受印为傲慢。晋臣上疏留熹而排栗，物论归重。

光宗嗣位，迁工部侍郎，除给事中，每以裁滥恩、惜名器为重，内降持不下，上嘉其有守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正谢日，上命条上军政利害。既而朝重华宫，孝宗谓曰：“嗣君擢任二三大臣，深惬朕意，闻外庭亦无异词。”晋臣拜谢。

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上自南郊后久不御朝，晋臣与丞相留正同心辅政，中外帖然。其所奏陈，以温清定省为先，次及亲君子、远小人、抑侥幸、消朋党，启沃剴切，弥缝缜密，人无知者。未几，薨于位，赠资政殿学士，谥文靖。

论曰：谋大事，决大议，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。周必大、留正一时俱以相业称，然必大纯笃忠厚，能以善道其君，光、宁禅受之际，惧祸而去，其可为有立乎哉？若胡晋臣争论朱熹，则侃侃有守者也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一

赵汝愚 子崇宪

赵汝愚，字子直，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，居饶之余干县。父善应，字彦远，官终修武郎、江西兵马都监。性纯孝，亲病，尝刺血和药以进。母畏雷，每闻雷则披衣走其所。尝寒夜远归，从者将扣门，遽止之曰：“无恐吾母。”露坐达明，门启而后入。家贫，诸弟未制衣不敢制，已制未服不敢服，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尝之。母丧，哭泣呕血，毁瘠骨立，终日俯首柩傍，闻雷犹起，侧立垂涕。既终丧，言及其亲，未尝不挥涕，生朝必哭于庙。父终肺疾，每膳不忍以诸肺为羞。母生岁值卯，谓卯兔神也，终其身不食兔。闻四方水旱，辄忧形于色。江、淮警报至，为之流涕，不食累日；同僚会宴，善应怅然曰：“此宁诸君乐饮时耶！”众为失色而罢。故人之孤女，贫无所归，善应聘以为己子妇。有尝同僚者死不克葬，子佣食他所，善应驰往哭之，归其子而予之赀，使葬焉。道见病者必收恤之，躬为煮药。岁饥，旦夕率其家人辍食之半，以饲饥者。夏不去草，冬不破坏，惧百虫之游且蛰者失其所也。晋陵尤袤称之曰：“古君子也。”既卒，丞相陈俊卿题其墓碣曰：“宋笃行赵公彦远之墓。”

汝愚早有大志，每曰：“丈夫得汗青一幅纸，始不负此生。”擢进士第一，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，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

字。孝宗方锐意恢复，始见，即陈自治之策，孝宗称善，迁校书郎。知阁门张说擢签书枢密院事，汝愚不往见，率同列请祠，未报。会祖母讣至，即日归，因自劾，上不加罪。

迁著作郎、知信州，易台州，除江西转运判官，入为吏部郎兼太子侍讲。迁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。内侍陈源有宠于德寿宫，添差浙西副总管。汝愚言：“祖宗以童贯典兵，卒开边衅，源不宜使居总戎之任。”孝宗喜，诏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职。旧制，密院文书皆经门下省，张说在西府，托言边机不宜泄。汝愚谓：“东西二府朝廷治乱所关，中书庶政无一不由东省，何密院不然？”孝宗命如旧制。

权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，论知阁王抃招权预政，出抃外祠。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，陛辞，言国事之大者四，其一谓：“吴氏四世专蜀兵，非国家之利，请及今以渐抑之。”进直学士、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。诸羌蛮相挺为边患，汝愚至，悉以计分其势。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，召还。光宗受禅，趣召未至，殿中侍御史范处义论其稽命，除知潭州，辞，改太平州。进敷文阁学士，知福州。

绍熙二年，召为吏部尚书。先是，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光宗于东宫，及即位为贵妃，后李氏意不能平。是年冬十一月郊，有司已戒而风雨暴至，光宗震惧，及斋宿青城，贵妃暴薨，驾还，闻之恚，是夕疾作。内侍驰白孝宗，孝宗仓卒至南内，问所以致疾之由，不免有所戒责。及光宗疾稍平，汝愚入对。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于重华宫，至是往往以传旨免，至会庆节上寿，驾不出，冬至朝贺又不出，都人以为忧。汝愚往复规谏，上意乃悟。汝愚又属嗣秀王伯圭调护，于是两宫之情通。光宗及后俱诣北内，从容竟日。

四年，汝愚知贡举，与监察御史汪义端有违言。汝愚除同

知枢密院事，义端言祖宗之法，宗室不为执政，诋汝愚植党沽名，疏上，不纳。又论台谏、给舍阴附汝愚，一切缄默，不报。论汝愚发策讥讪祖宗，又不报。汝愚力辞，上为徙义端军器监。给事中黄裳言：“汝愚事亲孝，事君忠，居官廉，忧国爱民，出于天性。义端实忌贤，不可以不黜。”上乃黜义端补郡，汝愚不获已拜命。未几，迁知枢密院事，辞不拜，有旨趣受告。汝愚对曰：“臣非敢久辞。臣尝论朝廷数事，其言未见用，今陛下过重华，留正复相，天下幸甚。惟武兴未除帅，臣心不敢安。”上遂以张詠代领武兴军，汝愚乃受命。

光宗之疾生于疑畏，其未过宫也，汝愚数从容进谏，光宗出闻其语辄悟，入辄复疑。五年春，孝宗不豫，夏五月，疾日臻。光宗御后殿，丞相率同列入，请上诣重华宫侍疾，从臣、台谏继入，阁门吏以故事止之，不退。光宗益疑，起入内。越二日，宰相又请对，光宗令知阁门事韩侂胄传旨云：“宰执并出。”于是俱至浙江亭俟命。孝宗闻之忧甚，嗣秀王简丞相传孝宗意，令宰执复入。侂胄奏曰：“昨传旨令宰执出殿门，今乃出都门。”请自往宣押，汝愚等乃还第。

六月丁酉，夜五鼓，重华大阍扣宰执私第，报孝宗崩，中书以闻，汝愚恐上疑，或不出视朝，持其札不上。次日，上视朝，汝愚以提举重华宫关礼状进，上乃许过北内，至日昃不出，宰相率百官诣重华宫发丧。壬寅，将成服，留正与汝愚议，介少傅吴玠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，宪圣不许。正等附奏曰：“臣等连日造南内请对，不获。累上疏，不得报。今当率百恭官请，若皇帝不出，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，恐人情骚动，为社稷忧。乞太皇太后降旨，以皇帝有疾，暂就宫中成服。然丧不可无主，祝文称‘孝子嗣皇帝’，宰臣不敢代行。太皇太后，寿皇之母也，请摄行祭礼。”盖是时正、汝愚之请垂帘也，以

国本系乎嘉王，欲因帘前奏陈宗社之计，使命出帘帟之间，事行庙堂之上，则体正言顺，可无后艰。而吴玘素畏慎，且以后戚不欲与闻大计，此议竟格。

丁未，宰臣已下，待对和宁门，不报，乃入奏云：“皇子嘉王仁孝夙成，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。”又不报。越六日再请，御批云：“甚好。”明日，同拟旨以进，乞上亲批付学士院降诏。是夕，御批付丞相云：“历事岁久，念欲退闲。”留正见之惧，因朝临佯仆于庭，密为去计。汝愚自度不得辞其责，念故事须坐甲以戒不虞，而殿帅郭杲莫有以腹心语者。

会工部尚书赵彥逾至私第，语及国事，汝愚泣，彥逾亦泣，汝愚因微及与子意，彥逾喜。汝愚知彥逾善杲，因缪曰：“郭杲佻不同，奈何？”彥逾曰：“某当任之。”约明乃复命。汝愚曰：“此大事已出诸口，岂容有所俟乎？”汝愚不敢入私室，退坐屏后，以待彥逾之至。有顷，彥逾至，议遂定。明日，正以五更肩舆出城去，人心益摇，汝愚处之恬然。自吴玘之议不谐，汝愚与徐谊、叶适谋可以白意于慈福宫者，乃遣韩侂胄以内禅之意请于宪圣。侂胄因所善内侍张宗尹以奏，不获命，明日往，又不获命。侂胄逡巡将退，重华宫提举关礼见而问之，侂胄具述汝愚意。礼令少俟，入见宪圣而泣。宪圣问故，礼曰：“圣人读书万卷，亦尝见有如此时而保无乱者乎？”宪圣曰：“此非汝所知。”礼曰：“此事人人知之，今丞相已去，所赖者赵知院，旦夕亦去矣。”言与泪俱。宪圣惊曰：“知院同姓，事体与他人异，乃亦去乎？”礼曰：“知院未去，非但以同姓故，以太皇太后为可恃耳。今定大计而不获命，势不得不去。去，将如天下何？愿圣人三思。”宪圣问侂胄安在，礼曰：“臣已留其俟命。”宪圣曰：“事顺则可，令谕好为之。”礼报侂胄，且云：“来早太皇太后于寿皇梓宫前垂帘引执政。”

侂胄复命，汝愚始以其事语陈騏、余端礼，使郭杲及步帅阎仲夜以兵卫南北内，礼使其姻党宣赞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。

是日，嘉王谒告不入临，汝愚曰：“禫祭重事，王不可不出。”翌日，禫覃祭，群臣入，王亦入。汝愚率百官诣大行前，宪圣垂帘，汝愚率同列再拜，奏：“皇帝疾，未能执丧，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，以系人心。皇帝批出有‘甚好’二字，继有‘念欲退闲’之语，取太皇太后处分。”宪圣曰：“既有御笔，相公当奉行。”汝愚曰：“兹事重大，播之天下，书之史册，须议一指挥。”宪圣允诺。汝愚袖出所拟太皇太后指挥以进，云：“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，曾有御笔，欲自退闲。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”宪圣览毕曰：“甚善。”汝愚奏：“自今臣等有合奏事，当取嗣君处分。然恐两宫父子间有难处者，须烦太皇太后主张。”又奏：“上皇疾未平，骤闻此事，不无惊疑，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本宫，任其责。”遂召舜卿至帘前，面喻之。宪圣乃命皇子即位，皇子固辞曰：“恐负不孝名。”汝愚奏：“天子当以安社稷、定国家为孝。今中外人人忧乱，万一变生，置太上皇何地？”众扶入素幄，披黄袍，方却立未坐，汝愚率同列再拜。宁宗诣几筵殿，哭尽哀。须臾，立仗讫，催百官班。帝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，内侍扶掖乃坐。百官起居讫，行禫祭礼。汝愚即丧次，召还留正长百僚，命朱熹待制经筵，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。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，汝愚为迁叔椿官。

是月，上命汝愚兼权参知政事。留正至，汝愚乞免兼职，乃除特进、右丞相。汝愚辞不拜，曰：“同姓之卿，不幸处君臣之变，敢言功乎？”乃命以特进为枢密使，汝愚又辞特进。孝宗将櫜，汝愚议櫜宫非永制，欲改卜山陵，与留正议不合。

侂胄因而间之，出正判建康，命汝愚为光禄大夫、右丞相。汝愚力辞至再三，不许。汝愚本倚正共事，怒侂胄不以告，及来谒，故不见，侂胄惭忿。签书枢密罗点曰：“公误矣。”汝愚亦悟，复见之。侂胄终不悛，自以有定策功，且依托肺腑，出入宫掖，居中用事。朱熹进对，以为言，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之，未果。熹白汝愚，当以厚赏酬劳，勿使预政，而汝愚谓其易制不为虑。

右正言黄度欲论侂胄，谋泄，以内批斥去。熹因讲毕，奏疏极言：“陛下即位未能旬月，而进退宰执，移易台谏，皆出陛下之独断，大臣不与谋，给舍不及议。此弊不革，臣恐名为独断，而主威不免于下移。”疏入，遽出内批，除熹宫观。汝愚袖批还上，且谏且拜，侂胄必欲出之，汝愚退求去，不许。吏部侍郎彭龟年力陈侂胄窃弄威福，为中外所附，不去必贻患。又奏：“近日逐朱熹太暴，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。”既而内批龟年与郡，侂胄势益张。

侂胄恃功，为汝愚所抑，日夜谋引其党为台谏，以摈汝愚。汝愚为人疏，不虞其奸。赵彥逾以尝达意于郭杲，事定，冀汝愚引与同列，至是除四川制置，意不愜，与侂胄合谋。陛辞日，尽疏当时贤者姓名，指为汝愚之党，上意不能无疑。汝愚请令近臣举御史，侂胄密谕中司，令荐所厚大理寺簿刘德秀，内批擢德秀为察官，其党牵联以进，言路遂皆侂胄之人。会黄裳、罗点卒，侂胄又擢其党京镗代点，汝愚始孤，天子益无所倚信。于是中书舍人陈傅良、监察御史吴猎、起居郎刘光祖各先后斥去，群儉和附，疾正士如仇讎，而衣冠之祸殆矣。

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，或教之曰：“彼宗姓，诬以谋危社稷，则一网无遗。”侂胄然之，擢其党将作监李沐为正言。沐，彥颖之子也，尝求节度使于汝愚不得，奏：“汝愚以同姓

居相位，将不利于社稷，乞罢其政。”汝愚出浙江亭待罪，遂罢右相，除观文殿学士、知福州。台臣合词乞寝出守之命，遂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

国子祭酒李祥言：“去岁国遭大戚，中外汹汹，留正弃相位而去，官僚几欲解散，军民皆将为乱，两宫隔绝，国丧无主。汝愚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，奉太皇太后命，翊陛下以登九五，勋劳著于社稷，精忠贯于天地，乃卒受黯黹而去，天下后世其谓何？”博士杨简亦以为言。李沐劾祥、简，罢之。太府丞吕祖俭亦上书诉汝愚之忠，诏祖俭朋比罔上，送韶州安置。太学生杨宏中、周端朝、张衡、林仲麟、蒋傅、徐范等伏阙言：“去岁人情惊疑，变在朝夕。当时假非汝愚出死力，定大议，虽百李沐，罔知攸济。当国家多难，汝愚位枢府，本兵柄，指挥操纵，何向不可，不以此时为利，今上下安恬，乃独有异志乎？”书上，悉送五百里外羁管。

侂胄忌汝愚益深，谓不重贬，人言不已。以中丞何澹疏，落大观文。监察御史胡纆疏汝愚唱引伪徒，谋为不轨，乘龙授鼎，假梦为符。责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初，汝愚尝梦孝宗授以汤鼎，背负白龙升天，后翼宁宗以素服登大宝，盖其验也，而谗者以为言。时汪义端行词，用汉诛刘屈氂、唐戮李林甫事，示欲杀之意。迪功郎赵师召亦上书乞斩汝愚。汝愚怡然就道，谓诸子曰：“观侂胄之意，必欲杀我，我死，汝曹尚可免也。”至衡州病作，为守臣钱鞏所窘，暴薨，天下闻而冤之，时庆元二年正月壬午也。

汝愚学务有用，常以司马光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自期。凡平昔所闻于师友，如张栻、朱熹、吕祖谦、汪应辰、王十朋、胡铨、李焘、林光朝之言，欲次第行之，未果。所著诗文十五卷、《太祖实录举要》若干卷、《类宋朝诸臣奏议》三百卷。汝

愚聚族而居，门内三千指，所得廩给悉分与之，菜羹蔬食，恩意均洽，人无间言。自奉养甚薄，为夕郎时，大冬衣布裘，至为相亦然。

汝愚既歿，党禁浸解，旋复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，已而赠少保。侂胄诛，尽复元官，赐谥忠定，赠太师，追封沂国公。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庭，追封福王，其后进封周王。子九人，崇宪其长子也。

崇宪，字履常，淳熙八年以取应对策第一，时汝愚侍立殿上，降，再拜以谢。孝宗顾近臣曰：“汝愚年几何？已有子如此。”越三年，复以进士对策，擢甲科。上谓执政曰：“此汝愚子，岂即前科取应第一人者耶？”

崇宪初仕为保义郎、监饶州赡军酒库，换从事郎、抚州军事推官。汝愚帅蜀，辟书写机宜文字，改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，监西京中岳庙。汝愚既贬死，海内愤郁，崇宪阖门自处。居数年，复汝愚故官职，多劝以仕。

改奉议郎、知南昌县事，奉行荒政，所活甚众。升籍田令，制曰：“尔先人有功王室，中更谗毁，思其功而录其子，国之典也。”崇宪拜命感泣，陈疏力辞，以为“先臣之冤未悉昭白，而其孤先被宠光，非公朝所以劝忠孝、厉廉耻之意。”俄改监行在都进奏院，复引陈瓘论司马光、吕公著复官事申言之，乞以所陈下三省集议：“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论，即近日恩典皆为冒滥，先臣复官赐谥，与臣新命，俱合追寢。如公论果谓诬蔑，乞昭示中外，使先臣之谗谤既辨，忠节自明，而宪圣慈烈皇后拥佑之功德益显。然后申饬史官、改正诬史，垂万世之公。”

又请正赵师召妄贡封章之罪，究蔡璉与大臣为仇之奸，毁龚颐正《续稽古录》之妄。诏两省史官考订以闻。已而吏部尚

书兼修国史楼钥等请施行如章，从之。及诬史未正，复进言，其略谓：“前日史官徒以权臣风旨，刊旧史、焚元稿，略无留难。今诏旨再三，莫有慨然奋直笔者，何小人敢于为恶，而谓之君子者顾不能勇于为善耶？”闻者愧之。其后玉牒、日历所卒以《重修龙飞事实》进呈，因崇宪请也。

未几，赠汝愚太师，封沂国公，擢崇宪军器监丞，改太府监丞，迁秘书郎，辞，弗许。寻为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。尝因闵雨求言，乃上封事，谓：“今日有更化之名，无更化之实。人才，国之元气，而忠鯁摈废之士，死者未尽省录，存者未悉褒扬。言论，国之风采，其间输忠亡隐，有所规益者，岂惟奖激弗加，盖亦罕见施用；偷安取容，无所建明者，岂惟黜罚弗及，或乃遂阶通显。”至若勉圣学以广聪明，教储贰以固根本，戒宰辅大臣同寅尽瘁以济艰难，责侍从台谏思职尽规以宣壅蔽，防左右近习窃弄之渐，察奸憯余党窥伺之萌，皆恳恳为上言之。

请外，知江州。郡民岁苦和余，崇宪疏于朝，永蠲之。且转余旁郡谷别廩储之，以备岁俭。瑞昌民负茶引钱，新旧累积，为缗十七万有奇，皆困不能偿，死则以责其子孙犹弗贷。会新券行，视旧价几倍蓰，崇宪叹曰：“负茶之民愈困矣。”亟请以新券一偿旧券二，诏从之。盖受赐者千余家，刻石以纪其事。修陂塘以广溉灌，凡数千所。提举江西常平兼权隆兴府及帅漕司事，迁转运判官仍兼帅事。

初，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，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，岁久浸移为它用。崇宪至，寻修复，立规约数十条，以愈疾之多寡为赏罚。弃儿于道者，亦收鞠之。社仓久敝，访其利害而更张之。

以兵部郎中召，寻改司封，皆固辞，遂直秘阁、知静江府、广西经略安抚。静江之属邑十，地肥饶略等，而阳朔、修仁、

荔浦之赋独倍焉。自张栻奏减之余，人犹以为病。崇宪请加蠲减，诏递损有差，三县民立祠刻石。琼守非才，激黎峒之变，乃劾去之，改辟能者代其任。萝蔓峒者仍岁寇钞为暴，实民何向父子阴诱导之。崇宪捐金贖付小校使系以来，置之法。因严民夷交通之禁，使边民相什伍，寇至则鸣鼓召众，先后掩击，俘获者赏，不至者有惩。先是，部内郡邑有警，辄移统府兵戍之，在宜州者百人，古县半之。崇宪谓根本单虚，非所以窒奸萌，乃于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数，而敛戍者以归。岂为边要害地，自狄青平侬智高，所以设韩捍防者甚至，岁久浸弛，而溪峒日强。崇宪条上其议，朝廷颇采其言，然未及尽用也。

崇宪天性笃孝，居父丧，月余始食，小祥始茹果实，终丧不饮酒食肉，比御犹弗入者久之。

论曰：自昔大臣处危疑之地，而能免于祸难者盖鲜矣。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，周公以王室懿亲为宰辅，四国流言，而周公不免于居东之忧，非天降风雷之变，以彰周公之德而启成王之衷，则所谓《金縢》之书，固无因而关于王之耳目，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？公之心能自明，则天意之所以属于周而绵八百载之丕祚者，实系于兹。不然，周其殆哉！

赵汝愚，宋之宗臣也，其贤固不及周公，其位与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。方孝宗崩，光宗疾，大丧无主，中外汹汹，一时大臣有畏难而去者矣。汝愚独能奋不虑身，定大计于顷刻，收召明德之士，以辅宁宗之新政，天下翕然望治，其功可谓盛矣。然不几时，卒为韩侂胄所构，一斥而遂不复返，天下闻而冤之。于此见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，而宋之陵夷驯至于不可为，信非人力之所能也。

汝愚父以纯孝闻，而子崇宪能守家法，所至有惠政，亦可谓世济其美者已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二

彭龟年 黄裳 罗点 黄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陈騄
黄黼 詹体仁

彭龟年，字子寿，临江军清江人。七岁而孤，事母尽孝。性颖异，读书能解大义。及长，得程氏《易》读之，至忘寝食，从朱熹、张栻质疑，而学益明。登乾道五年进士第，授袁州且春尉、吉州安福丞。郑侨、张杓同荐，除太学博士。

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以论带御器械吴端，徙太府少卿，龟年上疏乞复其位，贻书宰相云：“祖宗尝改易差除以伸台谏之气，不闻改易台谏以伸幸臣之私。”兼魏王府教授，迁国子监丞。以侍御史林大中荐，为御史台主簿。改司农寺丞，进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。

光宗尝亲郊，值暴风雨感疾，大臣希得进见。久之，疾平，犹疑畏不朝重华宫。龟年以书谏赵汝愚，且上疏言：“寿皇之事高宗，备极子道，此陛下所亲睹也。况寿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，圣心拳拳，不言可知。特遇过宫日分，陛下或迟其行，则寿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，盖为陛下辞责于人，使人不得以窃议陛下，其心非不愿陛下之来。自古人君处骨肉之间，多不与外臣谋，而与小人谋之，所以交斗日深，疑隙日大。今日两宫万万无此。然臣所忧者，外无韩琦、富弼、吕诲、司马光之臣，而小人之中，已有任守忠者在焉，惟陛下裁察。”

又言：“使陛下亏过宫定省之礼，皆左右小人间谍之罪。宰执侍从但能推父子之爱，调停重华；台谏但能仗父子之义，责望人生。至于疑问之根，盘固不去，曾无一语及之。今内侍间谍两宫者固非一人，独陈源在寿皇朝得罪至重，近复进用，外人皆谓离间之机必自源始。宜亟发威断，首逐陈源，然后肃命銮舆，负罪引慝，以谢寿皇，使父子欢然，宗社有永，顾不幸欤？”居亡何，光宗朝重华，都人欢悦。寻除起居舍人，入谢，光宗曰：“此官以待有学识人，念非卿无可者。”

龟年述祖宗之法为《内治圣鉴》以进。光宗曰：“祖宗家法甚善。”龟年曰：“臣是书大抵为宦官、女谒之防，此曹若见，恐不得数经御览。”光宗曰：“不至是。”他日，龟年奏：“臣所居之官，以记注人君言动为职，车驾不过宫问安，如此书者又数十矣，恐非所以示后。”有旨幸玉津园，龟年奏：“不奉三宫，而独出宴游，非礼也。”又言：“陛下误以臣充嘉王府讲读官，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。臣闻有身教，有言教，陛下以身教，臣以言教者也，言岂若身之切哉。”

绍熙五年五月，寿皇不豫，疾浸革，龟年连三疏请对，不获命。属上视朝，龟年不离班位，伏地扣额久不已，血渍鬢。光宗曰：“素知卿忠直，欲何言？”龟年奏：“今日无大于不过宫。”光宗曰：“须用去。”龟年言：“陛下屡许臣，一入宫则又不然。内外不通，臣实痛心。”同知枢密院余端礼曰：“扣额龙墀，曲致忠恳，臣子至此，为得已邪？”上云：“知之。”

孝宗崩，宁宗受禅，是夕召对，宁宗蹙额云：“前但闻建储之义，岂知遽践大位，泣辞不获，至今震悸。”龟年奏：“此乃宗祏所系，陛下安得辞，今日但当尽人子事亲之诚而已。”因拟起居札子，乞日进一通。又与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，因

定过宫之礼，乞先一日入奏，率百官恭谢。宁宗朝泰安宫，至则寝门已闭，拜表而退。

时议欲别建泰安宫，而光宗无徙宫之意。龟年言：“古人披荆棘立朝廷，尚可布政出令，况重华一宫岂为不足哉？陛下居狭处，太上居宽处，天下之人必有谅陛下之心者。”于是宫不果建。迁中书舍人。刘庆祖已带遥郡承宣使，而以太上随龙人落阶官，龟年缴奏，宁宗批：“可与书行。”龟年奏：“臣非为庆祖惜此一官，为朝廷惜此一门耳。夫‘可与书行’，近世弊令也，使其可行，臣即书矣，使不可行，岂敢因再令而遂书哉？”宁宗尝谓：“退朝无事，恐自怠惰，非多读书不可。”龟年奏：“人君之学与书生异，惟能虚心受谏，迁善改过，乃圣学中第一事，岂在多哉！”

一日，御笔书朱熹、黄裳、陈傅良、彭龟年、黄由、沈有开、李燾、京镗、黄艾、邓驸十人姓名示龟年云：“十人可充讲官否？”龟年对曰：“陛下若招来一世之杰如朱熹辈，方厌人望，不可专以潜邸学官为之。”寻除侍讲，迁吏部侍郎，升兼侍读。龟年知事势将变，会暴雨震雷，因极陈小人窃权、号令不时之弊。遣充金国吊祭接送伴使。

初，朱熹与龟年约共论韩侂胄之奸，会龟年护客，熹以上疏见绌，龟年闻之，附奏云：“始臣约熹同论此事。今熹既罢，臣宜并斥。”不报。迨归，见侂胄用事，权势重于宰相，于是条数其奸，谓：“进退大臣，更易言官，皆初政最关大体者。大臣或不能知，而侂胄知之，假托声势，窃弄威福，不去必为后患。”上览奏甚骇，曰：“侂胄朕之肺腑，信而不疑，不谓如此。”批下中书，予侂胄祠，已乃复入。

龟年上疏求去，诏侂胄与内祠，龟年与郡，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抚使。龟年丐祠，庆元二年，以吕柟言落职；

已而追三官，勒停。嘉泰元年，复元官。起知赣州，以疾辞，除集英殿修撰、提举冲佑观。开禧二年，以待制宝谟阁致仕，卒。

龟年学识正大，议论简直，善恶是非，辨析甚严，其爱君忧国之忱，先见之识，敢言之气，皆人所难。晚既投闲，悠然自得，几微不见于颜面。自伪学有禁，士大夫鲜不变者，龟年于关、洛书益加涵泳，扁所居曰止堂，著《止堂训蒙》，盖始终特立者也。闻苏师旦建节，曰：“此韩氏之阳虎，其祸韩氏必矣。”及闻用兵，曰：“祸其在此乎？”所著书有《经解》、《祭仪》、《五致录》、奏议、外制。

侂胄诛，林大中、楼鑰皆白其忠，宁宗诏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章颖等请易名，赐谥忠肃。上谓颖等曰：“彭龟年忠鯁可嘉，宜得谥。使人人如此，必能纳君于无过之地。”未几，加赠龙图阁学士，而擢用其子钦。

黄裳，字文叔，隆庆府普成人。少颖异，能属文。登乾道五年进士第，调巴州通江尉。益务进学，文词迥出流辈，人见之曰：“非复前日文叔矣。”

时蜀中饷师，名为和余，实则取民。裳赋《汉中行》，讽总领李夔，夔为罢余，民便之。改兴元府录事参军。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荐，召对，论蜀兵民大计。迁国子博士，以母丧去。宰相进拟他官，上问裳安在，赐钱七十万。除丧，复召。

时光宗登极，裳进对，谓：“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，出攻入守，当据利便之势，不可不定行都。富国强兵，当求功利之实，不可不课吏治。捍内御外，当有缓急之备，不可不立重镇。”其论行都，以为就便利之势，莫若建康。其论吏治，谓立品式以课其功，计资考以久其任。其论重镇，谓自吴至蜀，绵亘万里，曰汉中，曰襄阳，曰江陵，曰鄂渚，曰京口，当为五镇，

以将相大臣守之，五镇强则国体重矣。除太学博士，进秘书郎。

迁嘉王府翊善，讲《春秋》“王正月”曰：“周之王，即今之帝也。王不能号令诸侯，则王不足为王；帝不能统御郡镇，则帝不足为帝。今之郡县，即古诸侯也。周之王惟不能号令诸侯，故《春秋》必书‘王正月’，所以一诸侯之正朔。今天下境土，比祖宗时不能十之四，然犹跨吴、蜀、荆、广、闽、越二百州，任吾民者，二百州守也，任吾兵者，九都统也，苟不能统御，则何以服之？”王曰：“何谓九都统？”裳曰：“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，平祸乱。今大王年过之，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，其可不汲汲于学乎？”

他日，王擢用东宫旧人吴端，端诣王谢，王接之中节。裳因讲《左氏》“礼有等衰”，问王：“比待吴端得重轻之节，有之乎？”王曰：“有之。”裳曰：“王者之学，正当见诸行事。今王临事有区别，是得等衰之义矣。”王意益向学。于是作八图以献：曰太极，曰三才本性，曰帝王伯学术，曰九流学术，曰天文，曰地理，曰帝王绍运，以百官终焉，各述大旨陈之。每进言曰：“为学之道，当体之以心。王宜以心为严师，于心有一毫不安者，不可为也。”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为儆戒。王谓人曰：“黄翊善之言，人所难堪，惟我能受之。”他日，王过重华宫，寿皇问所读书，王举以对，寿皇曰：“数不太多乎？”王曰：“讲官训说明白，忧心乐之，不知其多也。”寿皇曰：“黄翊善至诚，所讲须谛听之。”

裳久侍王邸，每岁诞节，则陈诗以寓讽。初尝制浑天仪、舆地图，侑以诗章，欲王观象则知进学，如天运之不息，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。其后又以王所讲三经为诗三章以进。王喜，为置酒，手书其诗以赐之。王尝侍宴宫中，从容为光宗诵《酒诰》，曰：“此黄翊善所教也。”光宗诏劳裳，

裳曰：“臣不及朱熹，熹学问四十年，若召置府寮，宜有裨益。”光宗嘉纳。裳每劝讲，必援古证今，即事明理，凡可以开导王心者，无不言也。

绍熙二年，迁起居舍人。奏曰：“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，其蔽有三：一曰私心，二曰胜心，三曰忿心。事苟不出于公，而以己见执之，谓之私心；私心生，则以谏者为病，而求以胜之；胜心生，则以谏者为仇，而求以逐之。因私而生胜，因胜而生忿，忿心生，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。如潘景珪，常才也，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，特以台谏攻之不已，致陛下庇之愈力，事势相激，乃至于此。宜因事静察，使心无所系，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，而无欲胜之心，待台谏之心无不诚，而无加忿之意矣。”

三年，试中书舍人。时武备寢弛，裳上疏曰：“寿皇在位三十年，拊循将士，士常恨不得效死以报。陛下诚能留意武事，三军之士孰不感激愿为陛下用乎？”又论：“荆、襄形势居吴、蜀之中，其地四平，若金人捣襄阳，据江陵，按兵以守，则吴、蜀中断，此今日边备之最可忧也。宜分鄂渚兵一二万人屯襄、汉之间，以张形势而壮重地。”时朝廷方宴安，裳所言多不省。

未几，除给事中。赵汝愚除同知枢密院，监察御史汪义端言祖宗之法，宗室不为执政，再疏丑诋汝愚，汝愚乞免官。裳奏：“汝愚事父孝，事君忠，居官廉。忧国爱民，出于天性，如青天白日，奴隶知其清明。义端所见，皆奴隶之不如，不可以居朝列。”于是义端与郡。

裳在琐闼甫一月，封驳无虑十数。韩侂胄落阶官，郑汝谐除吏部侍郎，裳皆缴其命。改兵部侍郎，不拜，遂以显谟阁待制充翊善。先是，光宗以忧疑成疾，不过重华宫，裳入疏请五

日一朝，至是复苦言之。上曰：“内侍杨舜卿告朕勿过宫。”裳请斩舜卿，且以八事之目为奏，曰念恩，释怨，辨谗，去疑，责己，畏天，防乱，改过。不报。

裳尝病疽，及是忧愤，创复作，又奏：

陛下之于寿皇，未尽孝敬之道，意者必有所疑也。臣窃推致疑之因，陛下毋乃以焚廩、浚井之事为忧乎？夫焚廩、浚井，在当时或有之。寿皇之子惟陛下一人，寿皇之心，托陛下甚重，爱陛下甚至，故忧陛下甚切。违豫之际，炷香祝天，为陛下祈祷。爱子如此，则焚廩、浚井之心，臣有以知其必无也，陛下何疑焉？又无乃以肃宗之事为忧乎？肃宗即位灵武，非明皇意，故不能无疑。寿皇当未倦勤，亲挈神器授之陛下，揖逊之风，同符尧、舜，与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语明矣，陛下何疑焉？又无乃以卫辄之事为忧乎？辄与蒯聩，父子争国。寿皇老且病，乃颐神北宫，以保康宁，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，非有争心也，陛下何疑焉？又无乃以孟子责善为疑乎？父子责善，本生于爱，为子者能知此理，则何至于相夷。寿皇愿陛下为圣帝，责善之心出于忠爱，非贼恩也，陛下何疑焉？

此四者，或者之所以为疑，臣以理推之，初无一之可疑者。自父子之间，小有猜疑，此心一萌，方寸遂乱。故天变则疑而不知畏，民困则疑而不知恤，疑宰执专权则不礼大臣，疑台谏生事则不受忠谏，疑嗜欲无害则近酒色，疑君子有党则庇小人。事有不须疑者，莫不以为疑。乃若贵为天子，不以孝闻，敌国闻之，将肆轻侮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则不疑；小人将起为乱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则不疑；中外官军，岂无他志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则不疑。事之可疑者，反不以为疑，颠倒错乱，莫甚于此，祸乱之萌，近在旦夕。宜及今幡然改过，整圣驾，谒两宫，以交父子之欢，则四夷向风，天下慕义矣。

会寿皇不豫，中外忧危，裳抗声谏。上起入宫，裳挽其裾随之至宫门，挥涕而出。乃连章请外，谓：“臣职有三：曰待制，曰侍讲，曰翊善。今使供待制之职乎？则当日夕求对以救主失，今不过宫，有亏子道，前后三谏而不加听，是待制之职可废也。将使供侍讲之职乎？则当引经援古，劝君以孝，今不问安，不视疾，大义已丧，复讲何书乎？是侍讲之职可废也。将使供翊善之职乎？当究义理，教皇子以孝，陛下不能以孝事寿皇，臣将何说以劝皇子乎？是翊善之职可废也。”因出关待命。及闻寿皇遗诏，乃亟入临。

宁宗即位，裳病不能朝。改礼部尚书，寻兼侍读。力疾入谢，奏曰：

孔子曰：“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”又《诗》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所谓“有始有卒”者，由其持心之一也；所谓“鲜克有终”者，由其持心之不一也。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，能保他日常如此乎？请略举已行之事论之。

陛下初理万机，委任大臣，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。使大臣得人，常如今日，则陛下虽终身守之可也。臣恐数年之后，亦欲出意作为，躬亲听断，左右迎合，因谓陛下事决外庭，权不归上，陛下能不喟然于心乎？臣恐是时委任大臣，不能如今日之专矣。夫以万机之众，非一人所能酬酢，苟不委任大臣，则必借助左右，小人得志，阴窃主权，引用邪党，其为祸患，何所不至，臣之所忧者一也。

陛下奖用台谏，言无不听，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。使台谏得人，常如今日，则陛下终身守之亦可也。然臣恐自今以往，台谏之言日关圣听，或斥小人之过，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，或暴近习之罪，使陛下欲亲之而不可。逆耳之言，不能无厌，左右迎合，因谓陛下奖用台谏，欲闻说论，而其流弊，致使人主

不能自由，陛下能不拂然于心乎？臣恐是时奖用台谏，不能如今日之重矣。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恶者，专在台谏，陛下苟厌其多言，则为台谏者，将咋舌闭口，无所论列。君子日退，小人日进，而天下乱矣，臣之所忧者二也。

二事，朝廷之大者。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身言之：曰笃于孝爱，勤于学问，薄于嗜好。陛下今皆行之矣，未知数年之后，能保常如今日乎？

又引魏征十渐以为戒，恳恳数千言。又奏言：“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，除授之际，大臣多有不知，臣闻之忧甚而病剧。”盖是时韩侂胄已潜弄威柄，而宰相赵汝愚未之觉，故裳先事言之。及疾革，时时独语，曰：“五年之功，无使一日坏之，度吾已不可为，后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责者。”遂口占遗表而卒，年四十九。上闻之惊悼，赠资政殿学士。

裳为人简易端纯，每讲读，随事纳忠，上援古义，下揆人情，气平而辞切，事该而理尽。笃于孝友，与人言倾尽底蕴。耻一书不读，一物不知。推贤乐善，出乎天性。所为文，明白条达。有《王府春秋讲义》及《兼山集》，论天人之理，性命之源，皆足以发明伊、洛之旨。尝与其乡人陈平父兄弟讲学，平父，张栻之门人也，师友渊源，盖有自来云。嘉定中，谥忠文。子瑾，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。孙子敏，刑部郎官。

罗点字春伯，抚州崇仁人。六岁能文。登游熙三年进士第，授定江节度推官。累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岁旱，诏求言，点上封事，谓：“今时奸谀日甚，议论凡陋。无所可否，则曰得体；与世浮沈，则曰有量；众皆默，己独言，则曰沽名；众皆浊，己独清，则曰立异。此风不革，陛下虽欲大有为于天下，未见其可也。自旱叹为虐，陛下祷群祠，赦有罪，曾不足以感动。及朝求说言，夕得甘雨，天心所示，昭然不诬。独不知陛

下之求言，果欲用之否乎？如欲用之，则愿以所上封事，反覆详熟，当者审而后行，疑者咨而后决，如此则治象日著，而乱萌自消矣。”迁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。

宁宗时以皇孙封英国公，点兼教授，入讲至晡时不辍，左右请少憩，点曰：“国公务学不休，奈何止之。”又摭古事劝戒，为《鉴古录》以进。高宗崩，孝宗在谅暗，皇太子参决庶务，点时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，出使浙右，迁起居舍人，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，被命使金告登宝位。会金有国丧，迫点易金带，点曰：“登位吉事也，必以吉服从事。有死而已，带不可易。”又诘点不当称“宝位”，点曰：“圣人大宝曰位，不加‘宝’字，何以别至尊。”金人不能夺。

上尝谓点：“卿旧为宫僚，非他人比，有所欲言，毋惮启告。”点言：“君子得志常少，小人得志常多。盖君子志在天下国家，而不在一己，行必直道，言必正论，往往不忤人主，则忤贵近，不忤当路，则忤时俗。小人志在一己，而不在天下国家，所行所言，皆取悦之道。用其所以取忤者，其得志鲜矣；用其所以取悦者，其不得志亦鲜矣。若昔明主，念君子之难进，则极所以主张而覆护之；念小人之难退，则尽所以烛察而堤防之。”

皇子嘉王年及弱冠，点言：“此正亲师友、进德业之时，宜择端良忠直之士，参侍燕间。”遂除黄裳为翊善。又言：“人主忧勤，则臣下协心；人主偷安，则臣下解体。今道涂之言，皆谓陛下每旦视朝，勉强听断，意不在事。宰执奏陈，备礼应答，侍从庶僚，备礼登对，而宫中燕游之乐，锡赉奢侈之费，已腾于众口。强敌对境，此声岂可出哉！”

绍熙三年十一月日长至，车驾将朝贺重华宫，既而中辍。点言：“自天子达庶人，节序拜亲，无有阙者，三纲五常，所

系甚大，不当以为常事而忽之。”上过宫意未决，点奏：“陛下已涓日过宫，寿皇必引领以俟陛下。常人于朋友且不可以无信，况人主之事亲乎？今陛下久阙温清，寿皇欲见不可得，万一忧思感疾，陛下将何以自解于天下？”

尝召对便殿，点言：“近者中外相传，或谓陛下内有所制，不能遽出，溺于酒色，不恤政事，果有之乎？”上曰：“无是。”点曰：“臣固知之。窃意宫禁间或有撻拂之事，姑以酒自遣耳。夫閤阁匹夫，处闺门逆境，容有纵酒自放者。人主宰制天下，此心如青天白日，当风雨雷电既霁之余，湛然虚明，岂容复有纤芥停留哉？”上犹未过宫。点又奏：“窃闻嘉王生朝，称寿禁中，以报劬劳之德，父子欢洽，宁不动心，上念两宫延望之意。”十一月，点以言不见听，求去，不许。十二月，试兵部尚书。

五年四月，上将幸玉津园，点请先过重华，又奏曰：“陛下为寿皇子，四十余年一无闲言，止缘初郊违豫，寿皇尝至南内督过，左右之人自此谗间，遂生忧疑。以臣观之，寿皇与天下相忘久矣。今大臣同心辅政，百执事奉法循理，宗室、戚里、三军、万姓皆无贰志，设有离间，诛之不疑。乃若深居不出，久亏子道，众口谤讟，祸患将作，不可以不虑。”上曰：“卿等可为朕调护之。”黄裳对曰：“父子之亲，何俟调护。”点曰：“陛下一出，即当释然。”上犹未行。点乃率讲官言之，上曰：“朕心未尝不思寿皇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久阙定省，虽有此心，何以自白乎？”及寿皇不豫，点又随宰执班进谏。阁门吏止之，点叱之而入。上拂衣起，宰执引上裾，点亟前泣奏曰：“寿皇疾势已危，不及今一见，后悔何及。”群臣随上入至福宁殿，内侍阖门，众恸哭而退。越三日，点随宰执班起居，诏独引点入。点奏：“前日迫切献忠，举措失礼，陛下赦而不

诛，然引裾亦故事也。”上曰：“引裾可也，何得辄入宫禁乎？”点引辛毗事以谢，且言：“寿皇止有一子，既付神器，惟恐见之不速耳。”

寿皇崩，点请上奔丧，许而不出，拜遗诏于重华宫。前后与侍从列奏谏请帝过宫者凡三十五疏，自上奏者又十六章，而奏疏重华，上书嘉王及面对口奏不预焉。宁宗嗣位，人心始定。拜点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上有事明堂，点扈从斋宫，得疾卒，年四十五。赠太保，谥文恭。

点天性孝友，无矫激崖异之行，而端介有守，义利之辨皎如。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，点曰：“当先论其心，心苟不正，才虽过人，果何取哉！”宰相赵汝愚尝泣谓宁宗曰：“黄裳、罗点相继论谢，二臣不幸，天下之不幸也。”

黄度，字文叔，绍兴新昌人。好学读书，秘书郎张渊见其文，谓似曾恐。隆兴元年进士，知嘉兴县。入监登闻鼓院，行国子监簿。言：“今日养兵为巨患，救患之策，宜使民屯田，阴复府卫以销募兵。”具《屯田》、《府卫》十六篇上之。

绍熙四年，守监察御史。蜀将吴玠死，度言：“玠子曦必纳赂求袭位，若因而授之，恐为他日患，乞分其兵柄。”宰相难之。后曦割关外四州赂金人求王蜀，果如度言。

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，度上书切谏，连疏极陈父子相亲之义，且言：“太白昼见犯天关，荧惑、勾芒行入太微，其占为乱兵入宫。”以谏不听，乞罢去。又言：“以孝事君则忠。臣父年垂八十，菽水不亲，动经岁月，事亲如此，何以为事君之忠。”盖托己为谕，冀因有以感悟上心。

又与台谏官劾内侍陈源、杨舜卿、林亿年三人为今日祸根，罪大于李辅国。又言：“孔子称‘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’夫人主有过，公卿大夫谏而改，则过不彰，庶人奚议焉。惟谏

而不改，失不可盖，使闾巷小人皆得妄议，纷然乱生，故胜、广、黄巢之流议于下，国皆随以亡。今天下无不议圣德者，臣窃危之。”上犹不听。遂出修门，上谕使安职。度奏：“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，理难复入。”宁宗即位，诏复为御史，改右正言。

韩侂胄用事，丞相留正去国，侂胄知度尝与正论事不合，欲讽使挤之。度语同列曰：“丞相已去，挤之易耳，然长小人声焰可乎？”侂胄骤窃政柄，以意所好恶为威福。度具疏将论其奸，为侂胄所觉，御笔遽除度直显谏阁、知平江府。度言：“蔡京擅权，天下所由以乱。今侂胄假御笔逐臣，使俯首去，不得效一言，非为国之利也。”固辞。丞相赵汝愚袖其疏入白，诏以冲佑禄归养。俄知婺州，坐不发觉县令张元弼脏罪，降罢。自是纪纲一变，大权尽出侂胄，而党论起矣。然侂胄素严惮度，不敢加害。起知泉州，辞，乃进宝文阁，奉祠如故。

侂胄诛，天子思而召之，除太常少卿，寻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朝论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还金，度以为辱国非之。权吏部侍郎兼修玉牒、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屡移疾，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，迁宝谏阁待制。始至，讼牒日千余，度随事裁决，日未中而毕。

进龙图阁，知建康府兼江、淮制置使，赐金带以行。至金陵，罢科余输送之扰，活饥民百万口，除见税二十余万，击降盗卞整，斩盗胡海首以献，招归业者九万家。侂胄尝募雄淮军，已收刺者十余万人，别屯数千人未有所属，度忧其为患，人给钱四万，复其役遣之。

迁宝谏阁直学士。度以人物为己任，推挽不休，每曰：“无以报国，惟有此耳。”十上引年之请，不许，为礼部尚书兼侍读。趣入觐，论艺祖垂万世之统，一曰纯用儒生，二曰务惜

民力。上纳其言。谢病丐去，遂以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。归越，提举万寿宫。嘉定六年十月卒，进龙图阁学士，赠通奉大夫。

度志在经世，而以学为本。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说》。著《史通》，抑僭窃，存大分，别为编年，不用前史法。至于天文、地理、井田、兵法，即近验远，可以据依，无迂陋牵合之病。又有《艺祖宪监》、《仁皇从谏录》、《屯田便宜》、《历代边防》行于世。婿周南。

周南字南仲，平江人。年十六，游学吴下，视时人业科举，心陋之。从叶适讲学，顿悟捷得。为文词，雅丽精切，而皆达于时用，每以世道兴废为己任。登绍熙元年进士第，为池州教授。会度以言忤当路，御史劾度，并南罢之。度与南俱入伪学党。开禧三年，召试馆职。南对策诋权要，言者劾南，罢之，卒于家。

南端行拱立，尺寸有程准。自赐第授文林郎，终身不进官，两为馆职，数月止。既绝意当世，弊衣恶食，挟书忘昼夜，曰：“此所以遗吾老，俟吾死也。”

林大中，字和叔，婺州永康人。入太学，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，知抚州金谿县。郡督输赋急，大中请宽其期，不听，纳告敕投劾而归。已而主太常寺簿。

光宗受禅，除监察御史。大中谓：“国之大事在祀，沿袭不正，非所以严典礼，妥神明。”上疏言：“臣昨簿正奉常，实陪庙祀，见其祝于神者，或舛于文；称于神者，或讹其字；所宜厚者，或简不虔；所宜先者，或废不用；更制器服，或岁月太疏；夙兴行事，或时刻太早：是皆礼意所未顺，人情所未安也。”一日，御札示大中，谓言事觉察，宜遵旧例。大中曰：“台臣不当逾分守，固如圣训，然必抗直敢言，乃为称职。”

迁殿中侍御史。奏言：“进退人才，当观其趣向之大体，

不当责其行事之小节。趣向果正，虽小节可责，不失为君子；趣向不正，虽小节可喜，不失为小人。”又论：“今日之事，莫大于仇耻未复。此事未就，则此念不可忘。此念存于心，于以来天下之才，作天下之气，倡天下之义。此义既明，则事之条目可得而言，治功可得而成矣。”陈贾以静江守臣入奏，大中极论其“庸回亡识，尝表襄王淮，创为道学之目，阴废正人。僥许入奏，必再留中，善类闻之，纷然引去，非所以靖国。”命遂寝。

绍熙二年春，雷电交作，有旨访时政阙失。大中以事多中出，乃上疏曰：“仲春雷电，大雪继作，以类求之，则阴胜阳之明验也。盖男为阳，而女为阴，君子为阳，而小人为阴。当辨邪正，毋使小人得以间君子。当思正始之道，毋使女谒之得行。”

司谏邓驲以言事移将作监，大中言：“台谏以论事不合而迁，臣恐天下以陛下为不能容。”守侍御史兼侍讲。知潭州赵善俊得旨奏事，大中上疏劾善俊，而言宗室汝愚之贤当召。上用其言，召汝愚而出善俊与郡。

时江、淮、荆、襄为国巨屏，而权任颇轻。大中言：“宜选行实材略之人，付以江、淮、荆、襄经理之任。旧制河北、陕西分为四路，以文臣为大帅，武臣副之。中兴初，沿江置制置使。自秦桧罢三大将兵权，专归武臣，而江东、荆、襄帅臣不复领制置之职。宜仍旧制置，而以诸将为副，久其任，重其权，则边防立而国势张矣。”

江、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，大中曰：“有产则有税，于税绢而科折帛，犹可言也，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。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，至夏秋使之输纳，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。其后则钱盐分给，又其后则直取于民，今又

令纳折帛钱，以两缣折一缣之直，大失立法初意。”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。

马大同为户部，大中劾其用法峻。上欲易置他部，大中曰：“是尝为刑部，固以深刻称。”章三上不报。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，章四上，又不报。大中以言不行，求去，改吏部侍郎，辞不拜，乃除大中直宝谟阁，而大同、之瑞俱与郡。

初，占星者谓朱熹曰：“某星示变，正人当之，其在林和叔耶？”至是，熹贻书朝士曰：“闻林和叔入台，无一事不中的，去国一节，风义凛然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”给事中尤袤、中书舍人楼钥上疏云：“大中言官，当与被论者有别。”寻命知宁国府，又移赣州。宁宗即位，召还，试中书舍人，迁给事中，寻兼侍讲。知阁门事韩侂胄来谒，大中救之，无他语，阴请内交，大中笑而却之，侂胄怨由此始。

会吏部侍郎彭龟年抗论侂胄，侂胄转一官与内祠，龟年除焕章阁待制与郡。大中同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曰：“陛下眷礼僚旧，一旦龙飞，延问无虚日。不三数月间，或死或斥，赖龟年一人尚留，今又去之，四方谓其以尽言得罪，恐伤政体。且一去一留，恩意不侔。去者日远，不复侍左右。留者内祠，则召见无时。请留龟年经筵，而命侂胄以外任，则事体适平，人无可言者。”有旨：“龟年已为优异，侂胄本无过尤，可并书行。”大中复同奏：“龟年除职与郡以为优异，则侂胄之转承宣使非优异乎？若谓侂胄本无过尤，则龟年论事实出于爱君之忱，岂得为过？龟年既以决去，侂胄难于独留，宜畀外任或外祠，以慰公议。”不听。

太府寺丞吕祖俭上书攻侂胄，谪置韶州，大中掇之。汪义端顷为御史，以论赵汝愚去，至是侂胄引为右史，大中驳之。改吏部侍郎，不拜，以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。城南民田，潮溢

不可种，大中捐公帑治石筑之，民不知役而蒙其利。郡讹言夜有妖，大中谓此必黠贼所为，立捕黥之，人情遂安。丐祠，得请。给事中许及之缴驳，遂削职。后提举冲佑观。乞休致，复元职。监宗御史林采论列，再落职，寻复之。

大中罢归，屏居十二年，未尝以得丧关其心，作园龟潭之上，客至，撷杞菊，取溪鱼，觞酒赋诗，时事一不以挂口。客或劝大中通侂胄书，大中曰：“吾为夕郎时，一言承意，岂闲居至今日耶？”客曰：“纵不求福，盍亦免祸。”大中曰：“福不可求而得，祸可惧而免耶？”侂胄既召兵畔，大中谓：“今日欲安民，非息兵不可；欲息兵，非去侂胄不可。”

及侂胄诛，即召见，落致仕，试吏部尚书，言：“吕祖俭以言侂胄得罪，死于瘴乡，虽赠官畀职，而公议未厌。彭龟年面奏侂胄过尤，朱熹论侂胄窃弄威柄，皆为中伤，降官镌职，卒以老死，宜优加旌表。其他因讥切侂胄以得罪者，望量其轻重而旌别之，以伸被罪者之冤。”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嘉定改元，兼太子宾客。尝议讲和事，上曰：“朕不惮屈己为民，讲和之后，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。”大中顿首曰：“陛下言及此，宗社生灵之福也。”每语所亲云：“吾年垂八十，岂堪劳勩，徒以和议未成，思体承圣训，以革弊幸为经久之计。傥初志略遂，即乞身而归矣。”是年六月卒，年七十有八，赠资政殿学士、正奉大夫，谥正惠。

大中清修寡欲，退然如不胜衣，及其遇事而发，凜乎不可犯。自少力学，趣向不凡。所著有奏议、外制、文集三十卷。

陈骙，字叔进，台州临海人。绍兴二十四年，试春官第一，秦桧当国，以秦垞居其上。累官迁将作少监、守秘书少监兼太子谕德。太子尹临安，骙谓：“储宫下亲细务，不得专于学，

非所以毓德也。”太子矍然，亟辞。崔渊以外戚张说进，除秘书郎兼金部郎，驍封还词头。

未几，出知赣州，易秀州。召还，首言：“陛下锐意图治，群下急于自媒，争献强兵理财之计，及畀以职，报效蔑闻。宜杜邪谄之路。”再归故官，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。淳熙五年，试中书舍人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

上欲采晋、宋以下兴亡理乱之大端，约为一书，谓驍曰：“惟卿与周必大可任此事。”言者忌而攻之，上留章不下，授提举太平兴国宫。起知宁国府，改知太平州，加集英殿修撰。以言者罢。起知袁州。光宗受禅，召试吏部侍郎。绍熙元年，同知贡举兼侍讲。

二年春，雷雪，诏陈时政得失，驍疏三十条，如宫闈之分不严，则权柄移；内谒之渐不杜，则明断息；谋台谏于当路，则私党植；咨将帅于近习，则贿赂行；不求说论，则过失彰；不谨旧章，则取舍错；宴饮不时，则精神昏；赐予无节，则财用竭。皆切于时病。

三年三月，权礼部尚书。六月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四年二月，参知政事。光宗以疾不朝垂华宫，会庆节称寿又不果往。驍三入奏，廷臣上疏者以百数，上感悟，以冬至日朝重华。五年正月朔旦，称寿于慈福宫。孝宗崩，光宗以疾未临丧，驍请正储位以安人心。七月，摄行三省事。

宁宗即位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赵汝愚为右丞相，驍素所不快，未尝同堂语。汝愚拟除刘光祖侍御史，驍奏曰：“刘光祖旧与臣有隙，光祖入台，臣请避之。”汝愚愕而止。

时韩侂胄恃传言之劳，潜窃国柄。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将为国患，不报。于是龟年、侂胄俱请祠，驍曰：“以阁门去经筵，何以示天下？”龟年竟外补。侂胄语人曰：“彭侍郎不

贪好官，固也，元枢亦欲为好人耶？”遂以资政殿大学士与郡，辞，诏提举洞霄宫。

庆元二年，知婺州。告老，授观文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嘉泰三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少傅，谥文简。

黄黼，字元章，临安余杭人也。少游太学，第进士，累迁太常博士。轮对，言：“周以辅翼之臣出任方伯，汉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，唐不历边任，不拜宰相，本朝不为三司等属，不除清望官。仁宗时，韩琦、范仲淹、庞籍皆尝经略西事，久历边任，始除执政。边奏复警，范仲淹至再请行。贝州之变，文彦博亲自讨贼。乞于时望近臣中，择才略谋虑可以任重致远者，或畀上流，或委方面，习知边防利害，地形险厄，中外军民亦孚其恩信，熟其威名。天下无事则取风绩显著者不次除拜，以尊朝廷。边鄙有警，则任以重寄，俾制方面。出将入相，何所不可。”上嘉奖曰：“如卿言，可谓尽用人之道。”

行太常丞，进秘书郎、提举江东常平茶盐，召为户部员外郎。寻除直秘阁、两浙路转运判官，进直龙图阁，升副使，辞，改直显谟阁。浙东濒海之田，以旱涝告，常平储蓄不足，黼捐漕计贷之。毗陵饥民取糠粃杂草根以充食，郡县不以闻，黼取民食以进，乞捐僧牒、缙钱振济，所全活甚众。

除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，迁侍御史，行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。以刘德秀论劾，奉祠而卒。

詹体仁，字元善，建宁浦城人。父縉，与胡宏、刘子翬游，调赣州信丰尉。金人渝盟，縉见张浚论灭金秘计，浚辟为属。体仁登隆兴元年进士第，调饶州浮梁尉。郡上体仁获盗功状当赏，体仁曰：“以是受赏，非其愿也。”谢不就。为泉州晋江丞。宰相梁克家，泉人也，荐于朝。入为太学录，升太学博士、太常博士，迁太常丞，摄金部郎官。

光宗即位，提举浙西常平，除户部员外郎、湖广总领，就升司农少卿。奏蠲诸郡赋输积欠百余万。有逃卒千人入大冶，因铁铸钱，剽掠为变。体仁语戎帅：“此去京师千余里，若比上请得报，贼势张矣。宜速加诛讨。”帅用其言，群党悉散。

除太常少卿，陛对，首陈父子至恩之说，谓：“《易》于《家人》之后次之以《睽》，《睽》之上九曰：‘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，匪寇婚媾，往，遇雨则吉。’夫疑极而惑，凡所见者皆以为寇，而不知实其亲也。孔子释之曰：‘遇雨则吉，群疑亡也’。盖人伦天理，有间隔而无断绝，方其未通也，湮郁烦愤，若不可以终日；及其醒然而悟，泮然而释，如遇雨焉，何其和悦而条畅也。伏惟陛下神心昭融，圣度恢豁，凡厥疑情，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开云雾。丕叙彝伦，以承两宫之欢，以塞兆民之望”。时上以积疑成疾，久不过重华宫，故体仁引《易》睽弧之义，以开广圣意。

孝宗崩，体仁率同列抗疏，请驾诣重华宫亲临祥祭，辞意恳切。时赵汝愚将定大策，外庭无预谋者，密令体仁及左司郎官徐谊达意少保吴玠，请宪圣太后垂帘为援立计。宁宗登极，天下晏然，体仁与诸贤密赞汝愚之力也。

时议大行皇帝谥，体仁言：“寿皇圣帝事德寿二十余年，极天下之养，谅阴三年，不御常服，汉、唐以来未之有，宜谥曰‘孝’。”卒用其言。孝宗将复土，体仁言：“永阜陵地势卑下，非所以妥安神灵。”与宰相异议，除太府卿。寻直龙图阁、知福州，言者竟以前论山陵事罢之。退居霅川，日以经史自娱，人莫窥其际。

始，体仁使浙右，时苏师旦以胥吏执役，后倚侂胄躐跻大官，至是遣介通殷勤。体仁曰：“小人乘君子之器，祸至无日矣，乌得以污我！”未几，果败。

复直龙图阁、知静江府，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，蠲杂赋八千。移守鄂州，除司农卿，复总湖广饷事。时岁凶艰食，即以便宜发廩振拯而后以闻。

侂胄建议开边，一时争谈兵以规进用。体仁移书庙堂，言兵不可轻动，宜遵养俟时。皇甫斌自以将家子，好言兵，体仁语僚属，谓斌必败，已而果然。开禧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

体仁颖迈特立，博极群书。少从朱熹学，以存诚慎独为主。为文明畅，悉根诸理。周必大当国，体仁尝疏荐三十余人，皆当世知名士。郡人真德秀早从其游，尝问居官莅民之法，体仁曰：“尽心、平心而已，尽心则无愧，平心则无偏。”世服其确论云。

论曰：彭龟年、黄裳、罗点以青宫师保之旧，尽言无隐。黄度、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，进退裕如。此数臣者，皆能推明所学，务引君以当道，可谓粹然君子矣。陈骙论事颇切时病，詹体仁深于理学，皆有足称者。然骙尝诋讥吕祖谦，至视赵汝愚、刘光祖为仇，而体仁乃能以朱熹、真德秀为师友，即其所好恶，而二人之邪正，于是可知焉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三

胡纮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陈自强 郑丙 京镗 谢深甫 许及之 梁汝嘉

胡纮字应期，处州遂昌人。淳熙中，举进士。绍熙五年，以京镗荐，监都进奏院，迁司农寺主簿、秘书郎。韩侂胄用事，逐朱熹、赵汝愚，意犹未快，遂擢纮监察御史。

纮未达时，尝谒朱熹于建安，熹待学子惟脱粟饭，遇纮不能异也。纮不悦，语人曰：“此非人情。只鸡尊酒，山中未为乏也。”遂亡去。及是，劾赵汝愚，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。汝愚遂谪永州。

汝愚初抵罪去国，搢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，皆愤悒不平，疏论甚众。侂胄患之，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，不便于己，欲尽去之，谓不可一一诬以罪，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。用何澹、刘德秀为言官，专击伪学，然未有诵言攻熹者。独稿草疏将上，会改太常少卿，不果。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，纮遂以藁授之。继祖论熹，皆纮笔也。

宁宗以孝宗嫡孙行三年服，纮言止当服期。诏侍从、台谏、给舍集议释服，于是徙纮太常少卿，使草定其礼。既而亲飨太庙。

纮既解言责，复入疏云：“比年以来，伪学猖獗，图为不轨，动摇上皇，诋诬圣德，几至大乱。赖二三大臣、台谏出死

力而排之，故元恶殒命，群邪屏迹。自御笔有‘救偏建中’之说，或者误认天意，急于奉承，倡为调停之议，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，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复。往者建中靖国之事，可以为戒，陛下何未悟也。汉霍光废昌邑王贺，一日而诛群臣一百余人；唐五王不杀武三思，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。今纵未能尽用古法，亦宜且令退伏田里，循省愆咎。”俄迁纮起居舍人。诏伪学之党，宰执权住进拟，用纮言也。自是学禁益急。进起居郎，权工部侍郎，移礼部，又移吏部。坐同知贡举、考宏词不当而罢。未几，学禁渐弛，纮亦废弃，卒于家。

何澹，字自然，处州龙泉人。乾道二年进士，累官至国子司业，迁祭酒，除兵部侍郎。光宗内禅，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

澹本周必大所厚，始为学官，二年不迁，留正奏迁之。澹憾必大，及长谏垣，即劾必大，必大遂策免。澹尝与所善刘光祖言之，光祖曰：“周丞相岂无可论，第其门多佳士，不可并及其所荐者。”澹不听。

时姜特立、谯熙载以春坊旧恩颇用事。一日，光祖过澹，因语澹曰：“曾、龙之事不可再。”澹曰：“得非姜、谯之谓乎？”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，则皆姜、谯之徒也，光祖始悟澹谩诺。明年，澹同知贡举，光祖除殿中侍御史，首上学术邪正之章。及奏名，光祖被旨入院拆号，与澹席甫逼。澹曰：“近日风采一新。”光祖曰：“非立异也，但尝为大谏言者，今日言之耳。”既出，同院谓光祖曰：“何自然见君所上章，数夕恍惚，饵定志丸，他可知也。”进御史中丞。

澹有本生继母丧，乞有司定所服，礼寺言当解官，澹引不逮事之文，乞下给、谏议之。太学生乔嘉、朱有成等移书于澹，谓：“足下自长台谏，此纲常之所系也。四十余年以所生继母事之，及其终也，反以为生不逮而不持心丧可乎？奉常礼所由

出，顾以台谏、给舍议之，识者有以窥之矣。”澹乃去。终制，除焕章阁学士、知泉州，移明州。

宁宗即位，朱熹、彭龟年以论韩侂胄俱绌，澹还为中丞，怨赵汝愚不援引。汝愚时已免相，复诋其废坏寿皇良法美意，汝愚落职罢祠。又言：“专门之学，流而为伪。愿风厉学者，专师孔、孟，不得自相标榜。”除同知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，迁知枢密院。

吴曦贿通时宰，规图帅蜀，未及贿澹，韩侂胄已许之，澹持不可。侂胄怒曰：“始以君肯相就，黜伪学，汲引至此，今顾立异耶？”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起知福州。澹居外，常怏怏失意，以书祈侂胄，有曰：“迹虽东冶，心在南园。”南园，侂胄家圃也。侂胄怜之。进观文殿学士，寻移知隆兴府。后除江、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，移使湖北，兼知江陵。奉祠卒，赠少师。

澹美姿容，善谈论，少年取科名，急于荣进，阿附权奸，斥逐善类，主伪党之禁，贤士为之一空。其怕更化，凶党俱逐，澹以早退幸免，优游散地几二十年。

林栗字黄中，福州福清人。登绍兴十二年进士第，调崇仁尉，教授南安军。宰相陈康伯荐为太学正，守太常博士。孝宗即位，迁屯田员外郎、皇子恭王府直讲。

时金人请和，约为叔侄之国，且以归疆为请。栗上封事言：“前日之和，诚为非计。然徽宗梓宫、慈宁行殿在彼，为是而屈，犹有名焉。今日之和，臣不知其说也。宗庙之仇，而事之以弟侄，其忍使祖宗闻之乎！无唐、邓，则荆、襄有齿寒之忧；无泗、海，则淮东之备达于真、杨，海道之防遍于明、越矣。议者皆言和戎之帑少，养兵之费多，不知讲和之后，朝廷能不养兵乎？今东南民力，陛下之所知也，朝廷安得而不较乎？”

且非徒无益而已。与之岁币，是畏之矣。三军之情，安得不懈弛；归正之心，安得不携贰。为今日计，宜停使勿遣，迁延其期。比至来春，别无动息，徐于境上移书，谕以两国誓言。败之自彼，信不由衷，虽盟无益。自今宜守分界，休息生灵，不烦聘使之往来，各保疆场之无事，焉用疲弊州县，以奉犬羊之使乎？”

孝宗惩创绍兴权臣之弊，躬揽权纲，不以责任臣下，栗言：“人主莅权，大臣审权，争臣议权，王侯、贵戚善挠权者也，左右近习善窃权者也。权在大臣，则大臣重；权在迩臣，则迩臣重；权在争臣，则争臣重。是故人主常患权在臣下，必欲收揽而独持之，然未有能独持之者也。不使大臣持之，则王侯、贵戚得而持之矣；不使迩臣审之，争臣议之，则左右近习得而议之矣。人主顾谓得其权而自执之，岂不误哉。是故明主使人持权而不以权与之，收揽其权而不肯独持之。”至有“以鹿为马、以鸡为鸾”之语。方奉对时，读至“人主常患权在臣下，必欲收揽而独持之”，孝宗称善，栗徐曰：“臣意尚在下文。”执政有诉于孝宗曰：“林栗谓臣等指鹿为马，臣实不愿与之同朝。”乃出知江州。

有旨省并江州屯驻一军，栗奏：“辛巳、甲申，金再犯两淮，赖江州一军分布防托，故舒、蕲、黄三州独不被寇。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，下至池阳五百里；平时屯戍，诚哲无益，万一有警，鄂渚之戍，上越荆、襄，池阳之师，下流增备，中间千里藩篱，诚为虚阙。无以一夫之议，而废长江千里之防。”由是军得无动。

以吏部员外郎召。冬至，有事南郊，前期十日，百执事听誓戒；会废节，有旨上寿不用乐，迨宴金使，乃有权用乐之命。栗以为不可，致书宰相，不听，乃乞免充举册官，以状申朝廷

曰：“若听乐则废斋，废斋则不敢以祭。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礼，今因一介行人而废之。天之可畏，过于外夷远矣。”不听。

兼皇子庆王府直讲，有旨令二王非时招延讲读官，相与议论时政，期尽规益。栗以为不可，疏言：“汉武帝为戾太子开博望苑，卒败太子；唐太宗为魏王泰立文学馆，卒败魏王。古者教世子与吾祖宗之所以辅导太子、诸王，惟以讲经读史为事，他无预焉。若使议论时政，则是对子议父，古人谓之无礼，不可不留圣意。”

除右司员外郎，迁太常少卿。太庙祫享之制，始祖东向，昭南向，穆北向，别庙神主祔于祖姑之下，随本室南北向而无西向之位。绍兴、乾道间，懿节、安穆二后升祔，有司设幄西向。逮安恭皇后新祔，有司承前失，其西向之位，几与僖祖相对。栗辨正之。

除直宝文阁、知湖州。栗朝辞，曰：“臣闻汉人贾谊号通达国体，其所上书至于痛哭流涕者，考其指归，大抵以一身谕天下之势。其言曰：‘天下之势方病大瘡。非徒瘡也，又苦灸鑿。又类辟，且病痲。’臣每见士大夫好论时事，臣辄举以问之：今日国体，于四百四病之中名为何病？能言其病者犹未必能处其方，不能言其病而辄处其方，其误人之死，必矣。闻臣之言者不忿则默，间有反以诘臣，即对之曰：今日之病，名为风虚，其状半身不随是也。风者在外，虚者在内，真气内耗，故风邪自外而乘之，忽中于人，应时僵仆，则靖康之变是也。幸而元气犹存，故仆而复起，则建炎之兴是也。然元气虽存，邪气尚盛，自淮以北皆吾故壤，而号令不能及，正朔不能加，有异于半身不随者乎？非但半身不随而已，半身存者，凛凛乎畏风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。今日论者，譬如痿人之不忘起，奚必贤智之士，然后与国同其愿哉？而市道庸流，口传耳受，

苟欲尝试以售其方，则荡熨针石，杂然并进，非体虚之人所宜轻受也。闻之医曰：‘中风偏废，年五十以下而气盛者易治。盖真气与邪气相敌，真气盛则邪气衰，真气行则邪气去。然真气不充满于半存之身，则无以及偏废之体。故欲起此疾者，必禁其嗜欲，节其思虑，爱其气血，养其精神，使半存之身，日以充实，则阳气周流，脉络宜畅，将不觉舍杖而行。若急于愈疾而不顾其本，百毒入口，五脏受风，风邪之盛未可卒去，而真气之存者日以耗亡，故中风再至者多不能救。’臣愚有感于斯言，窃谓贾谊复生，为陛下言，无以易此。”

知兴化军，又移南剑，除夔路提点刑狱，改知夔州，加直敷文阁。夔属郡曰施州，其羁縻郡曰思州。施民谭汝翼者，与知思州田汝弼交恶，会汝弼卒，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。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报复，兵交于三州之境，施、黜大震。汝翼复缮甲兵，料丁壮，以重币借兵诸洞，而乞师于帅府。栗曰：“汝翼实召乱者。”移檄罢兵，乃选属吏往摄兵职，以渐收汝翼之权。命兵马钤辖按阅诸州，密檄至施，就摄州事。汝翼不之觉，已乃皇遽遁入成都。事闻，孝宗亲札赐栗及成都制置使陈岷曰：“田氏犹是羁縻州郡，谭氏乃夔路豪族，又且首为衅端，帅阃不能弹压，纵其至此。如尚不悛，未免加兵，除其元恶。”时汝翼在成都，闻之逃归，调集家丁及役八砦义军，列陈于沱河桥与官军战，溃，汝翼遁去，俘其徒四十有三人，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。栗取其巨恶者九人诛之。田祖周由是惧，与其母冉氏谋献黔江田业，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，蛮徼遂安。

既而汝翼入都诉栗受田氏金，诏以汝翼属吏，省札下夔州。栗亲书奏状缴还，并辨其事。上大怒。会近臣有救解者，寻坐栗身为帅臣，擅格上命，镌职罢归。既而理寺追究，事白，贷汝翼死，幽置绍兴府。

居顷之，诏栗累更事任，清介有闻，复直宝文阁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，就改提点刑狱，又改知潭州。除秘阁修撰，进集英殿修撰、知隆兴府。召对便殿，奏乞仿唐制置补阙、拾遗左右各一员，不以纠弹为责。从之。除兵部侍郎。朱熹以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，熹既入国门，未就职。栗与熹相见，论《易》与《西铭》不合。至是，栗遣吏部趣之，熹以脚疾请告。栗遂论：“熹本无学术，徒窃张载、程颐之绪余，为浮诞宗主，谓之道学，妄自推尊。所至辄携门生十数人，习为春秋、战国之态，妄希孔、孟历聘之风，绳以治世之法，则乱人之首也。今采其虚名，俾之入奏，将置朝列，以次收用。而熹闻命之初，迁延道途，邀索高价，门生迭为游说，政府许以风闻，然后入门。既经陛对，得旨除郎，而辄怀不满，傲睨累日，不肯供职，是岂张载、程颐之学教之然也？缘熹既除兵部郎官，在臣合有统摄，若不举劾，厥罪惟均。望将熹停罢，姑令循省，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。”

上谓其言过当，而大臣畏栗之强，莫敢深论。太常博士叶适独上封事辩之曰：“考栗之辞，始末参验，无一实者。其中‘谓之道学’一语，无实最甚。盖自昔小人残害良善，率有指名，或以为好名，或以为立异，或以为植党。近忽创为‘道学’之名，郑丙唱之，陈贾和之。居要路者密相付授，见士大夫有稍务洁修，粗能操守，辄以道学之名归之，殆如吃菜事魔、影迹犯败之类。往日王淮表里台谏，阴废正人，盖用此术。栗为侍从，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，而更袭郑丙、陈贾密相传授之说，以道学为大罪。文致言语，逐去一熹，固未甚害，第恐自此游辞无实，谗言横生，善良受害，无所不有！愿陛下正纪纲之所在，绝欺罔于既形，摧抑暴横以扶善类，奋发刚断以慰公言。”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劾栗，罢之，出知泉州，又改明州。

奉祠以卒，谥简肃。

栗为人强介有才，而性狷急，欲快其私忿，遂至攻诋名儒，废绝师教，殆与郑丙、陈贾、何澹、刘德秀、刘三杰、胡纮辈党邪害正者同科。虽畴昔论事，雄辩可观，不足以盖晚节之谬也。

高文虎，字炳如，四明人，礼部侍郎闻之从子。登绍兴庚辰进士第，调平江府吴兴县主簿。

曾几守官在吴，文虎从之游，故闻见博洽，多识典故。除国子正，迁太学博士。孝宗幸两学，祭酒林光朝访文虎具仪注，文虎辑国朝以来临幸故事授之。兼国史院编修官，与修《四朝国史》。出知建昌军，擢将作丞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修《高宗实录》；又兼玉牒所检讨官，修《神宗玉牒》。自熙宁以来，史氏淆杂，人无所取信。文虎尽取朱墨本刊正纒妄，一一研核。既奏御，又修《徽宗玉牒》，考订宣和、崇、观以来尤为详审。

宁宗即位，迁军器少监兼将作监，迁国子司业兼学士院权直，迁祭酒、中书舍人，兼直学士院兼祭酒，升实录院同修撰、同修国史。

韩侂胄用事，既逐赵汝愚、朱熹，以其门多知名士，设伪学之目以摈之，遂命文虎草诏曰：“向者权臣擅朝，伪邪朋附，协肆奸宄，包藏祸心。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朕获承慈训，膺受内禅，阴谋坏散，国势复安。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，凡曰淫朋比德，几其自新，而历载臻兹，弗迪厥化。缔交合盟，窥伺间隙，毁誉舛迕，流言间发，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。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，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。国家秉德康宁，弗汝瑕殄，今惟自作弗靖，意者渐于流俗之失不可复反欤？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？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！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侍从言议之官，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，

谕告所抵，宜各改视回听，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。若其遂非不悔，怙终不悛，邦有常刑，必罚毋赦！”

西掖词命，旧率以数人共一词，文虎以为非所以崇训戒、赞人才也，乃人人各为之。迁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又兼祭酒，拜翰林学士兼侍读、实录院修撰，修国史。除华文阁学士、知建宁府，力丐祠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以台臣言夺职，卒。

文虎以博洽自负，与胡纮合党，共攻道学，久司学校，专困遏天下士，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绌焉。

陈自强者，福州闽县人，字勉之。登淳熙五年进士第。庆元二年，入都待铨。自以尝为韩侂胄童子师，欲见之，无以自通，适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，为言于侂胄。一日，乡自强，比至，则从官毕集，侂胄设褥于堂，向自强再拜，次召从官同坐。侂胄徐曰：“陈先生老儒，汨没可念。”明日，从官交荐其才。除太学录，迁博士，数月转国子博士，又迁秘书郎。入馆半载，擢右正言、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入台未逾月，遂登枢府，由选人至两地财四年。嘉泰三年，拜右丞相，历封祁、卫、秦国公。

韩侂胄颀朝权，苞苴盛行，自强尤贪鄙。四方致书馈，必题其缄云：“某物并献”；凡书题无“并”字，则不开。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，仕进干请，必谐价而后予。日押空名刺札送侂胄家，须用乃填，三省不与也。都城火，自强所贮，一夕为煨烬。侂胄首遗之万缗，执政及列郡闻之，莫不有助。不数月，得六十万缗，遂倍所失之数。创国用司，自为国用使，以费士寅、张岩为同知国用事，掊克民财，州郡骚动。

方侂胄欲为平章，犹畏众议，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。诏以侂胄为平章军国事。常语人曰：“自强惟一死以报师王。”每称侂胄为恩王、恩父，而呼堂吏史达祖为兄、苏师旦为叔。

侂胄将用兵，遣使北行审敌虚实，自强荐陈景俊以往。金人有“不宜败好”之语，景俊归，自强戒使勿言，侂胄乃决恢复之议。吴曦有逆谋，求归蜀，厚赂自强。自强语侂胄：“非曦不足以镇坤维。”乃纵之归，曦卒受金人命为蜀王。侂胄奸凶，久盗国柄，自强实为之表里。

既开边隙，朝野汹汹，三遣使请和。金人欲缚送首议用兵贼臣，侂胄恚愤，复欲用兵，中外大惧。史弥远建议诛侂胄，诏以自强阿附充位，不恤国事，罢右丞相。未几，诏追三官，永州居住，又责武泰军节度副使、韶州安置。中书舍人倪思缴奏，乞远窜，籍其家，诏从之。再责复州团练副使、雷州安置。后死于广州。

郑丙，字少融，福州长乐人。绍兴十五年进士。积官至吏部尚书、浙东提举。朱熹行部至台州，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，宰相王淮庇之。熹章十上。丙雅厚仲友，且迎合宰相意，奏：“近世士大夫有所谓‘道学’者，欺世盗名，不宜信用。”盖指熹也。于是监察御史陈贾奏：“道学之徒，假名以济其伪，乞摈斥勿用。”道学之目，丙倡贾和，其后为庆元学禁，善类被厄，丙罪为多。

尝知泉州，为政暴急，或劝之尚宽，丙曰：“吾疾恶有素，岂以晚节易所守哉。”闻者哂之。丙官终端明殿学士，卒，谥简肃。

京镗字仲远，豫章人也。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。龚茂良帅江西，见之曰：“子庙廓器也。”及茂良参大政，遂荐镗入朝。

孝宗诏侍从举良县令为台官，给事中王希吕曰：“京镗蚤登儒级，两试令，有声。陛下求执法官，镗其人也。”上引见镗，问政事得失。时上初统万机，锐志恢复，群臣进说，多迎

合天子意，以为大功可旦暮致。镗独言“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，宜徐徐以图之。”上善其言。镗于是极论今日民贫兵骄，士气颓靡，言甚切至。上说，擢为监察御史，累迁右司郎官。

金遣贺生辰使来，上居高宗丧，不欲引见，镗为宾佐，以旨拒之。使者请少留阙下，镗曰：“信使之来，以诞节也。诞节礼毕，欲留何名乎？”使行，上嘉其称职。转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

金人遣使来吊，镗为报谢使。金人故事，南使至汴京则赐宴。镗请免宴，郊劳使康元弼等不从，镗谓必不免宴，则请彻乐，遗之书曰：“镗闻邻丧者舂不相，里殡者不巷歌。今镗衔命而来，繫北朝之惠吊，是荷是谢。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，遣郊劳之使，葺式宴之仪，德莫厚焉，外臣受赐，敢不重拜。若曰而必听乐，是于圣经为悖理，于臣节为悖义，岂惟贻本朝之羞，亦岂昭北朝之懿哉？”相持甚久。镗即馆，相礼者趣就席，镗曰：“若不彻乐，不敢即席。”金人迫之，镗弗为动，徐曰：“吾头可取，乐不可闻也。”乃帅其属出馆门，甲士露刃向镗，镗叱退之。金人知镗不可夺，驰白其主，主叹曰：“南朝直臣也。”特命免乐。自是恒去乐而后宴镗。孝宗闻之喜，谓辅臣曰：“士大夫平居孰不以节义自许，有能临危不变如镗者乎？”

使还，入见，上劳之曰：“卿能执礼为国家增气，朕将何以赏卿？”镗顿首曰：“北人畏陛下威德，非畏臣也。正使臣死于北庭，亦臣子之常分耳，敢言赏乎！”故事，使还当增秩。右相周必大言于上曰：“增秩常典尔，京镗奇节，今之毛遂也，惟陛下念之。”乃命镗权工部侍郎。

四川阙帅，以镗为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镗到官，首罢征敛，弛利以予民。泸州卒杀太守，镗擒而斩之，蜀以大治。

召为刑部尚书。

宁宗即位，甚见尊礼，由政府累迁为左丞相。当是时，韩侂胄权势震天下，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；而不附侂胄者，往往沉滞不偶。镗既得位，一变其素守，于国事谩无所可否，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。又荐引刘德秀排击善类，于是有伪学之禁。

后宦者王德谦除节度使，镗乃请裂其麻，上曰：“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？”镗曰：“此门不可启。节钺不已，必及三孤；三孤不已，必及三公。愿陛下以真宗不予刘承规为法，以大观、宣、政间童贯等冒节钺为戒。”上于是谪德谦而黜词臣吴宗旦，或曰，亦侂胄意也。

居无何，以年老请免相，薨，赠太保，谥文忠。后以监察御史倪千里言，改谥庄定。

谢深甫，字子肃，台州临海人。少颖悟，刻志为学，积数年不寐，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，以警困怠。父景之识为远器，临终语其妻曰：“是儿当大吾门，善训迪之。”母攻苦守志，督深甫力学。

中乾道二年进士第，调嵊县尉。岁饥，有死道旁者，一姬哭诉曰：“吾儿也。佣于某家，遭掠而毙。”深甫疑焉，徐廉得姬子他所，召姬出示之，姬惊伏曰：“某与某有隙，赂我使诬告耳。”

越帅方滋、钱端礼皆荐深甫有廊庙才，调昆山丞，为浙曹考官，一时士望皆在选中。司业郑伯熊曰：“文士世不乏，求具眼如深甫者实鲜。”深甫曰：“文章有气骨，如泰山乔岳，可望而知，以是得之。”

知处州青田县。侍御史葛邲、监察御史颜师鲁、礼部侍郎王藺交荐之。孝宗召见，深甫言：“今日人才，枵中侈外者多

妄诞，矫讦沽激者多眩鬻。激昂者急于披露，然或邻于好夸；刚介者果于植立，而或邻于太锐；静退简默者寡有所合，或邻于立异。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，事未及成而已挫抑。于是趣时徇利之人，专务身谋，习为软熟，畏避束手，因循苟且，年除岁迁，亦至通显，一有缓急，莫堪倚仗。臣愿任使之际，必察其实，既悉其实，则涵养之以蓄其才，振作之以厉其气，栽培封殖，勿使沮伤。”上嘉纳。问当世人才，对曰：“荐士，大臣职也。小臣来自远方，不足以奉明诏。”上颌之，谕宰臣曰：“谢深甫奏对雍容，有古人风。”除籍田令，迁大理丞。

江东大旱，擢为提举常平，讲行救荒条目，所全活一百六十余万人。光宗即位，以左曹郎官借礼部尚书为贺金国生辰使。绍熙改元，除右正言，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。知阁门事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，深甫封还内降云：“人主以爵禄磨厉天下之人才，固可重而不可轻；以法令堤防天下之侥幸，尤可守而不可易。今侂胄募越五官而转遥郡，侥幸一启，攀援踵至，将何以拒之？请罢其命。”

进士俞古应诏言事，语涉诋讦，送瑞州听读。深甫谓：“以天变求言，未闻旌赏而反罪之，则是名求而实拒也。俞古不足以道，所惜者朝廷事体耳”右司谏邓驸论近习，左迁，深甫请还驸，谓：“不可以近习故变易谏官，为清朝累。”

二年，知临安府。三年，除工部侍郎。入谢，光宗面谕曰：“京尹宽则废法，猛则厉民，独卿为政得宽猛之中。”进兼吏部侍郎，兼详定敕令官。四年，兼给事中。陈源久以罪斥，忽予内祠，深甫固执不可。姜特立复诏用，深甫力争，特立竟不得入。张子仁除节度使，深甫疏十一上，命遂寝。每禁庭燕私，左右有希恩泽者，上必曰：“恐谢给事有不可耳。”

宁宗即位，除焕章阁待制、知建康府，改御史中丞兼侍读。

上言：“比年以来，纪纲不立。台谏有所论击，不与被论同罢，则反除以外任；给、舍有所缴驳，不命次官书行，则反迁以他官；监司有所按察，不两置之勿问，则被按者反得美除。以奔竞得志者，不复知有廉耻；以请属获利者，不复知有彝宪。贪墨纵横，莫敢谁何；罪恶暴露，无所忌惮。隳坏纪纲，莫此为甚。请风厉在位，革心易虑，以肃朝著。”礼官议祧信祖，侍讲朱熹以为不可。深甫言：“宗庙重事，未宜遽革。朱熹考订有据，宜从熹议。”

庆元元年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迁参知政事，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内侍王德谦建节，深甫三疏力陈不可蹈大观覆辙，德谦竟斥。进金紫光禄大夫，拜右丞相，封申国公，进岐国公。光宗山陵，为总护使。还，拜少保，力辞，改封鲁国公。

嘉泰元年，累疏乞避位，宁宗曰：“卿能为朕守法度，惜名器，不可以言去。”召坐赐茶，御笔书《说命》中篇及金币以赐之。

有余嘉者，上书乞斩朱熹，绝伪学，且指蔡元定为伪党。深甫掷其书，语同列曰：“朱元晦、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，果有何罪乎？余哲蚩蚩臣，乃敢狂妄如此，当相与奏知行遣，以厉其余。”

金使入见不如式，宁宗起入禁中，深甫端立不动，命金使俟于殿隅，帝再御殿，乃引使者进书，迄如旧仪。

拜少保。乞骸骨，授醴泉观使。明年，拜少傅，致仕。有星陨于居第，遂薨。后孙女为理宗后，追封信王，易封卫、鲁，谥惠正。

许及之，字深甫，温州永嘉人。隆兴元年第进士，知袁州分宜县。以部使者荐，除诸军审计，迁宗正簿。乾道元年，林

栗请增置谏员，乃效唐制置拾遗、补阙，以及之为拾遗，班序在监察御史之上。

高宗崩，及之言：“皇帝既躬三年之丧，群臣难从纯吉，当常服黑带。”王淮当国久，及之奏：“陛下即位二十七年，而群臣未能如圣意者，以苟且为安荣，以姑息为仁恕，以不肯任事为简重，以不敢任怨为老成。敢言者指为轻儇，鲜耻者谓之朴实。陛下得若人而相之，何补于治哉！”淮竟罢职予祠。

光宗受禅，除军器监，迁太常少卿，以言者罢。绍熙元年，除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，以铁钱滥恶不职，贬秩，知庐州。召除大理少卿。宁宗即位，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。及之早与薛叔似同擢遗、补，皆为当时所予。党事既起，善类一空，叔似累斥逐，而及之谄事侂胄，无所不至。尝值侂胄生日，朝行上寿毕集，及之后至，阍人掩关拒之，及之俯偻以入。为尚书，二年不迁，见侂胄流涕，序其知遇之意及衰迟之状，不觉膝屈。侂胄惻然怜之曰：“尚书才望，简在上心，行且进拜矣。”居亡何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当时有“由囊尚书、屈膝执政”之语，传以为笑。

嘉泰二年，拜参知政事，进知枢密院事兼参政。兵端开，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，及之辞。侂胄诛，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实赞侂胄开边，及守金陵，始诡计免行。降两官，泉州居住。嘉定二年，卒。

梁汝嘉，字仲谟，处州丽水人。以外祖太宰何执中任入官，调中山府司议曹事。建炎初，知常州武进县。守荐其治状，擢通判州事，加直秘阁，历官至转运副使。

临安阙守，火灾屡作，命汝嘉摄事。汝嘉修火政，严巡徼，盗发辄得，火灾亦息。遂命为真，加直龙图阁。以称职，擢徽猷阁待制，试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。累迁户部侍郎，进权尚书

兼江、淮、荆、广经制使。

汝嘉素善秦桧，殿中侍御史周葵将按之。汝嘉闻，给中书舍人林待聘曰：“副端将论君。”待聘亟告桧，徙葵起居郎。葵入后省，出疏示待聘曰：“梁仲谟何其幸也。”待聘始知为汝嘉所卖，士大夫以是薄汝嘉。汝嘉求去，以宝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观。未几，升学士、知明州，兼浙西沿海制置使，更温、宣、鼎三郡，复奉祠以归。绍兴二十三年，卒。汝嘉长于吏治，在临安风绩尤著。

论曰：君子之论人，亦先观其大者而已矣。忠孝，人之大节也，胡纆导其君以短丧，不得谓之忠；何澹疑所生继母之服，士论纷纆而后去，不可以为孝。彼于其大者且忍为之，则其协比权奸，诬构善类，亦何惮而不为乎？谢深甫出处，旧史泯其迹，若无可议为者。然庆元之初，韩侂胄设伪学之禁，网罗善类而一空之，深甫秉政，适与之同时，诿曰不知，不可也。况于一劾陈傅良，再劾赵汝愚，形于深甫之章，有不可揜者乎？陈自强、郑丙、许及之辈，狐媚苟合，以窃贵宠，斯亦不足论已。若林栗之有治才，善论事，高文虎之自负该洽，京镗之仗义秉礼，志信于敌国，抑岂无足称者。然栗以私忿诋名儒，不为清议所与，而文虎草伪学之诏，以是为非，以正为邪，变乱白黑，以欺当世，其人可知也。镗暮年得政，朋奸取容，既愧其初服矣，况伪学之目，识者以为镗实发之乎？士君子立身行事，一失其正，流而不知返，遂为千古之罪人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惧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五十四

楼钥 李大性 任希夷 徐应龙 庄夏 王阮 王质 陆游 方信孺 王柟

楼钥，字大防，明州鄞县人。隆兴元年，试南宫，有司伟其辞艺，欲以冠多士，策偶犯旧讳，知贡举洪遵奏，得旨以冠末等。投贽谢诸公，考官胡铨称之曰：“此翰林才也。”试教官，调温州教授，为敕令所删定官，修《淳熙法》。议者欲降太学释奠为中祀，钥曰：“乘舆临辛，于先圣则拜，武成则肃揖，其礼异矣，可钧敌乎？”

改宗正寺主簿，历太府、宗正寺丞，出知温州。属县乐清倡言方腊之变且复起，邑令捕数人归于郡。钥曰：“罪之则无可坐，纵之则惑民。”编隶其为首者，而驱其徒出境，民言遂定。堂帖问故，钥曰：“苏洵有言：‘有乱之形，无乱之实，是谓将乱。不可以有乱急，不可以无乱弛。’”丞相周必大心善之。

光宗嗣位，召对，奏曰：“人主初政，当先立其大者。至大莫如恢复，然当先强主志，进君德。”又曰：“今之网密甚矣，望陛下轸念元元，以设禁为不得已，凡有创意增益者，寝而勿行，所以保养元气。”

除考功郎兼礼部。吏铨并缘为奸，多所壅底。钥曰：“简要清通，尚书郎之选。”尽革去之。改国子司业，擢起居郎兼

中书舍人。代言坦明，得制诰体，缴奏无所回避。禁中或私请，上曰：“楼舍人朕亦惮之，不如且已。”刑部言，天下狱案多所奏裁，中书之务不清，宜痛省之。钥曰：“三宥制刑，古有明训。”力论不可。会庆节上寿，扈从班集，乘舆不出。已而玉牒、圣政、会要书成，将进重华，又屡更日。钥言：“臣累岁随班，见陛下上寿重华宫，欢动宸极。嘉王日趋朝谒，恪勤不懈，窃料寿皇望陛下之来，亦犹此也。”又奏：“圣政之书，全载寿皇一朝之事。玉牒、会要足成淳熙末年之书，幸速定其日，无复再展，以全圣孝。”于是上感悟，进书成礼。

试中书舍人，俄兼直学士院。光宗内禅诏书，钥所草也，有云：“虽丧纪自行于宫中，而礼文难示于天下。”荐绅传诵之。迁给事中。乞正太祖东向之位，别立僖祖庙以代夹室，顺祖、翼祖、宣祖之主皆藏其中，袷祭即庙而飨。从之。

朱熹以论事忤韩侂胄，除职与郡。钥言：“熹鸿儒硕学，陛下闵其耆老，当此隆寒，立讲不便，何如俾之内祠，仍令修史，少俟春和，复还讲筵。”不报。赵汝愚谓人曰：“楼公当今人物也，直恐临事少刚决耳。”及见其持论坚正，叹曰：“吾于是大过所望矣。”

宁宗受禅，侂胄以知阁门事与闻传命，颇有弄权之渐，彭龟年力攻之。侂胄转一官，与在京宫观，龟年除待制，与郡。钥与林大中奏，乞留龟年于讲筵，或命侂胄以外祠。龟年竟去，钥迁为吏部尚书，以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寻知婺州，移宁国府，罢，仍夺职。告老至再，许之。

侂胄尝副钥为馆伴，以钥不附己，深嫌之。侂胄诛，诏起钥为翰林学士，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。时钥年过七十，精敏绝人，词头下，立进草，院吏惊诧。入朝，陛楯旧班谛视钥曰：“久不见此官矣。”时和好未定，金求韩侂胄函首，钥曰：“和

好待此而决，奸凶已毙之首，又何足恤。”诏从之。

赵汝愚之子崇宪奏雪父冤，钥乞正赵师召之罪，重蔡璘之诛，毁龚颐正《续稽古录》以白诬谤。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升同知，进参知政事。位两府者五年，累疏求去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太平州，辞，进大学士，提举万寿观。嘉定六年薨，年七十七，赠少师，谥宣献。

钥文辞精博，自号攻愧主人，有集一百二十卷。

李大性，字伯和，端州四会人。其先积中，尝为御史，以直言入元祐党籍，始家豫章。大性少力学，尤习本朝典故。以父任入官，因参选，进《艺祖庙谟》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。又言：“元丰制，六察许言事，章惇为相始禁之，乞复旧制，以广言路。”从臣力荐之，命赴都堂审察，仅迁一秩，为湖北提刑司干官。未几，入为主管吏部架阁文字。丁母艰，服阕，进《典故辨疑》百篇，皆本朝故实，盖网罗百氏野史，订以日历实录，核其正舛，率有据依，孝宗读而褒嘉之。

擢大理司直，迁敕令所删定官，添差通判楚州。郡守吴曦与都统刘超合谋，欲撤城移他所，大性谓：“楚城实晋义乌间所筑，最坚，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？”持不可。台臣将劾其沮挠，不果。会从官送北客，朝命因俾廉访，具以实闻，遂罢戎帅，召大性除太府寺丞，迁大宗正丞兼仓部郎，寻改工部。

陈傅良以言事去国，彭龟年、黄度、杨方相继皆去。大性抗疏言：“朝廷清明，乃使言者无故而去，臣所甚惜也。数人之心，皆本爱君，知其爱君，任其去而不顾，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将不止此。孟子曰：‘不信仁贤，则国空虚。’臣所以为之寒心也。”

孝宗崩，光宗疾，未能执丧。大性复上疏言：“今日之事，颠倒舛逆，况金使祭奠当引见于北宫素帷，不知是时犹可以不

出乎？《檀弓》曰：‘成人有兄死而不丧者，闻子皋将为成宰，遂为衰。成人曰：“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。”’盖言成人畏子皋之来方为制服，其服子皋为之，非为兄也。若陛下必待使来然后执丧，则恐贻讥中外，岂特如成人而已哉。”迁军器少监，权司封郎，提举浙东常平，改浙东提刑兼知庆元府。召为吏部郎中，四迁为司农卿。明年，兼户部侍郎。

出知绍兴府，甫一岁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升尚书。朝论将用兵，大性条陈利害，主不宜轻举之说，忤韩侂胄意，出知平江，移知福州，又移知江陵，充荆湖制置使。江陵当用兵后，残毁饥馑，继以疾疫，大性首讯振贷，凡三十八万缗有奇。前官虚羨，凡十有四万五千缗，率蠲放不督，民流移新复业者，皆奏免征榷。边郡武爵，本以励士，冒滥滋众，大性劾两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，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，率缴上毁抹，左选为之一清。江陵旧使铜镪，钱重楮轻，民持货入市，有终日不得一钱者。大性奏乞依襄、郢例通用铁钱，于是泉货流通，民始复业。除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，寻迁兵部。

时金国分裂，不能自存，有举北伐之议者，大性上疏以和战之说未定，乞令朝臣集议，从之。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，引疾丐祠，卒于家，年七十七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文惠。

李氏自积中三世官于朝，父子兄弟相师友，而大性与弟大异、大东并跻从列，为名臣云。

任希夷，字伯起，其先眉州人。四世祖伯雨为谏议大夫，其后仕闽，因家邵武。希夷少刻意问学，为文精苦。登淳熙三年进士第，调建宁府浦城簿。从朱熹学，笃信力行，熹器之曰：“伯起，开济士也。”

开禧初，主太常寺簿，奏：“绍熙以来，礼书未经编次，岁月滋久，恐或散亡，乞下本寺修纂。”从之。迁礼部尚书兼

给事中。谓：“周惇颐、程颢、程颐为百代绝学之倡，乞定议赐谥。”其后惇颐谥元，颢谥纯，颐谥正，皆希夷发之。

进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史弥远柄国久，执政皆具员，议者颇讥其拱默。寻提举临安洞霄宫，薨，赠少师，谥宣献。

徐应龙，字允叔。淳熙二年第进士，调衡州法曹、湖南检法官。潭获劫盗，首谋者已系狱，妄指逸者为首，吏信之，及获逸盗，治之急，遂诬服。吏以成宪谏于宪司，应龙阅实其辞，谓：“首从不明，法当奏。”时周必大判潭州，提刑卢彦德不欲反其事，将置逸盗于死，应龙力与之辨。先是，彦德许应龙京削，至是怒曰：“君不欲出我门邪？”应龙曰：“以人命傅文字，所不忍也。”彦德不能夺，闻者多其有守，交荐之。

改秩，知瑞州高安县。吕祖俭言事忤韩侂胄，谪死高安，应龙为之经纪其丧，且为文诔之。有劝之避祸者，应龙曰：“吕君吾所敬，虽缘此获谴，亦所愿也。”朱熹贻书应龙曰：“高安之政，义风凜然。”主淮西机宜文字，知南恩州。

陈自强当国，乃旧同舍，应龙丐雷州而去。召监都进奏院，迁国子博士、守工部员外郎，进户部侍郎，迁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、崇政殿说书、守秘书少监兼权工部侍郎。

时金主徙汴，应龙言：“金人穷而南奔，将溢出而蹈吾之境。金亡，更生新敌，尤为可虑。”兼侍讲，言：“人主不能尽知天下人材，当责之宰相；宰相不能尽知天下人材，当采之公论。李吉甫为相，号称得人，而三人之荐，乃出于裴垍之疏。”

迁吏部侍郎，进刑部尚书兼侍读。应龙在讲筵，多指陈时政。一日读吴起为卒吮疽事，应龙奏：“起恤士卒如此，故能得其死力。今军将得以贿迁，专事掎克，未免多怨。”上惊曰：“债帅之风，今犹未除邪？”宰相史弥远闻而恶之，免侍读。

未几，兼太子詹事。会景献太子薨，请老，上不许，徙吏部尚书，以焕章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嘉定十七年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文肃。

子荣叟，官至参知政事，谥文靖；深叟，官终将作监丞；清叟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各有传。

庄夏，字子礼，泉州人。淳熙八年进士。庆元六年，大旱，诏求言。夏时知赣州兴国县，上封事曰：“君者阳也，臣者君之阴也。今威福下移，此阴胜也。积阴之极，阳气散乱而不收，其弊为火灾，为旱蝗。愿陛下体阳刚之德，使后宫戚里、内省黄门，思不出位，此抑阴助阳之术也。”

召为太学博士。言：“比年分藩持节，诏墨未乾而改除，坐席未温而易地，一人而岁三易节，一岁而郡四易守，民力何由裕？”迁国子博士，召除吏部员外郎，迁军器监，太府少卿。出知漳州，为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寻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。时流民来归，夏言：“荆襄、两淮多不耕之田，计口授地，贷以屋庐牛具。吾乘其始至，可以得其欲；彼幸其不死，可以忘其劳。兵民可合，屯田可成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

试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、左谕德，言：“今战守不成，而规模不定，则和好之说，得以乘间而入。今日之患，莫大于兵冗。乞行下将帅，令老弱自陈，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强壮及等者收刺之，代其名粮。”上曰：“兵卒子弟与召募百姓不同，卿言是也。”除兵部侍郎、焕章阁待制，与祠归。嘉定十年卒。

王阮，字南卿，江州人。曾祖韶，神宗时，开熙河，擒木征；祖厚，继辟湟、鄯；父彦傅，靖康勤王；皆有功。阮少好学，尚气节。常自称将种，辞辩奋发，四坐莫能屈。尝谒袁州太守张栻，栻谓曰：“当今道在武夷，子盍往求之。”阮见朱熹于考亭，熹与语，大说之。登隆兴元年进士第。

时孝宗初即位，欲成高宗之志，首诏经理建业以图进取，而大臣巽懦幸安，计未决。阮试礼部，对策曰：

临安蟠幽宅阻，面湖背海，膏腴沃野，足以休养生聚，其地利于休息。建康东南重镇，控制长江呼吸之间，上下千里，足以虎视吴、楚，应接梁、宋，其地利于进取。建炎、绍兴间，敌人乘胜长驱直捣，而我师亦甚惫也。上皇遵养时晦，不得与平，乃驻临安，所以为休息计也。已三十年来，阙者全，坏者修，弊者整，废者复，较以曩昔，倍万不侔。主上独见远览，举而措诸事业，非固以临安为不足居也。战守之形既分，动静进退之理异也。

古者立国，必有所恃，谋国之要，必负其所恃之地。秦有函谷，蜀有剑阁，魏有成皋，赵有井陘，燕有飞狐，而吴有长江，皆其所恃以为国也。今东南王气，钟在建业，长江千里，控扼所会，辍而弗顾，退守幽深之地，若将终身焉，如是而曰谋国，果得为善谋乎？且夫战者以地为本，湖山回环，孰与乎龙盘虎踞之雄？胥潮奔猛，孰与乎长江之险？今议者从习吴、越之僻固，而不知秣陵之通达，是犹富人之财，不布于通都大邑，而匣金以守之，愚恐半夜之或失也。傥六飞顺动，中原在跬步间，况一建康耶？古人有言：“千里之行，起于足下。”人患不为尔。

知贡举范成大得而读之，叹曰：“是人杰也。”

调南康都昌主簿，以廉声闻，移永州教授。献书阙下，请罢吴、楚牧马之政，而积马于蜀茶马司，以省往来纲驿之费、岁时分牧之资，凡数千言。绍熙中，知濠州，请复曹玮方田，修种世衡射法，日讲守备，与边民亲访北境事宜。终阮在濠，金不敢南侵。改知抚州。

韩侂胄宿闻阮名，特命入奏，将诱以美官，夜遣密客诣阮，

阮不答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吾闻公卿择士，士亦择公卿。刘歆、柳宗元失身匪人，为万世笑。今政自韩氏出，吾肯出其门哉？”

陛对毕，拂衣出关。侂胄闻之大怒，批旨予祠。阮于是归隐庐山，尽弃人间事，从容觞咏而已。朱熹尝惜其才气术略过人，而留滞不偶云。嘉定元年卒。

王质，字景文，其先郢州人，后徙兴国。质博通经史，善属文。游太学，与九江王阮齐名。阮每云：“听景文论古，如读酈道元《水经》，名川支川，贯穿周匝，无有间断，咳唾皆成珠玑。”

质与张孝祥父子游，深见器重。孝祥为中书舍人，将荐质举制科，会去国不果。著论五十篇，言历代君臣治乱，谓之《朴论》。中绍兴三十年进士第，用大臣言，召试馆职，不就。明年，金主完颜亮南侵，御史中丞汪澈宣谕荆、襄，又明年，枢密使张浚都督江、淮，皆辟为属。入为太学正。

时孝宗屡易相，国论未定，质乃上疏曰：

陛下即位以来，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，而陈康伯、叶义问、汪澈在廷，陛下皆不以为才，于是先逐义问，次逐澈，独徘徊康伯，难于进退，陛下意终鄙之，遂决意用史浩，而浩亦不称陛下意，于是决用张浚，而浚又无成，于是决用汤思退。今思退专任国政，又且数月，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。

夫宰相之任一不称，则陛下之志一沮。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，和不成；浚持陛下以战，战不验；浚又持陛下以守，守既困；思退又持陛下以和。陛下亦尝深察和、战、守之事乎？李牧在雁门，法主于守，守乃有战。祖逖在河南，法主于战，战乃有和。羊祜在襄阳，法主于和，和乃有守。何至分而不使相合？

今陛下之心志未定，规模未立。或告陛下，金弱且亡，而

吾兵甚振，陛下则勃然有勒燕然之志；或告陛下，吾力不足恃，而金人且来，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；或告陛下，吾不可进，金不可入，陛下又蹇然有指鸿沟之意。使臣为陛下谋，会三者为一，天下乌有不治哉？

天子心知质忠，而忌者共谗质年少好异论，遂罢去。会虞允文宣抚川、陕，辟质偕行。一日令草檄契丹文，援毫立就，辞气激壮。允文起执其手曰：“景文天才也。”入为敕令所删定官，迁枢密院编修官。允文当国，孝宗命拟进谏官，允文以质鯁亮不回，且文学推重于时，可右正言。时中贵人用事，多畏惮质，阴沮之，出通判荆南府，改吉州，皆不行，奉祠山居，绝意禄仕。淳熙十五年卒。

陆游字务观，越州山阴人。年十二能诗文，荫补登仕郎。锁厅荐送第一，秦桧孙埙适居其次，桧怒，至罪主司。明年，试礼部，主司复置游前列，桧显黜之，由是为所嫉。桧死，始赴福州宁德簿，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。

时杨存中久掌禁旅，游力陈非便，上嘉其言，遂罢存中。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，游奏：“陛下以‘损’名斋，自经籍翰墨外，屏而不御。小臣不体圣意，辄私买珍玩，亏损圣德，乞严行禁绝。”

应诏言：“非宗室外家，虽实有助劳，毋得辄加王爵。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，复有以太尉而领阁门事，渎乱名器，乞加订正。”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。

孝宗即位，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。史浩、黄祖舜荐游善词章，谙典故，召见，上曰：“游力学有闻，言论剴切。”遂赐进士出身。入对，言：“陛下初即位，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，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，宜取其尤沮格者，与众弃之。”

和议将成，游又以书白二府曰：“江左自吴以来，未有舍建康他都者。驻蹕临安出于权宜，形势不固，馈饷不便，海道逼近，凜然意外之忧。一和之后，盟誓已立，动有拘碍。今当与之约，建康、临安皆系驻蹕之地，北使朝聘，或就建康，或就临安，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，彼不我疑。”

时龙大渊、曾觌用事，游为枢臣张焘言：“觌、大渊招权植党，荧惑圣听，公及今不言，异日将不可去。”焘遽以闻，上诘语所自来，焘以游对。上怒，出通判建康府，寻易隆兴府。言者论游交结台谏，鼓唱是非，力说张浚用兵，免归。久之，通判夔州。

王炎宣抚川、陕，辟为干办公事。游为炎陈进取之策，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，取长安必自陇右始。当积粟练兵，有衅则攻，无则守。吴玠子挺代掌兵，颇骄恣，倾财结士，屡以过误杀人，炎莫谁何。游请以玠子拱代挺。炎曰：“拱怯而寡谋，遇敌必败。”游曰：“使挺遇敌，安保其不败。就令有功，愈不可驾驭。”及挺子曦僭叛，游言始验。

范成大帅蜀，游为参议官，以文字交，不拘礼法，人讥其颓放，因自号放翁。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。江西水灾。奏：“拨义仓振济，檄诸郡发粟以予民。”召还，给事中赵汝愚驳之，遂与祠。起知严州，过阙，陛辞，上谕曰：“严陵山水胜处，职事之暇，可以赋咏自适。”再召入见，上曰：“卿笔力回斡甚善，非他人可及。”除军器少监。

绍熙元年，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。嘉泰二年，以孝宗、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，诏游权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免奉朝请，寻兼秘书监。三年，书成，遂升宝章阁待制，致仕。

游才气超逸，尤长于诗。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阅

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朱熹尝言：“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。”盖有先见之明焉。嘉定二年卒，年八十五。

方信孺，字孚若，兴化军人。有隼材，未冠能文，周必大、杨万里见而异之。以父崧卿荫，补番禺县尉。盗劫海贾，信孺捕之，盗方沙聚分鹵获，惶骇欲趋舟，信孺已使人负盗舟去矣，乃悉缚盗，不失一人。

韩侂胄举恢复之谋，诸将僭军，边衅不已。朝廷寻悔，金人亦厌兵，乃遣韩元靓来使，而都督府亦再遣壮士遗敌书，然皆莫能得其要领。近臣荐信孺可使，自萧山丞召赴都，命以使事。信孺曰：“开衅自我，金人设问首谋，当何以答之？”侂胄矍然。假朝奉郎、枢密院检详文字，充枢密院参谋官，持督帅张岩书通问于金国元帅府。

至濠州，金帅纥石烈子仁之止于狱中，露刃环守之，绝其薪水，要以五事。信孺曰：“反俘、归币可也，缚送首谋，于古无之，称藩、割地，则非臣子所忍言。”子仁怒曰：“若不望生还耶？”信孺曰：“吾将命出国门时，已置生死度外矣。”

至汴，见金左丞相、都元帅完颜宗浩，出就传舍。宗浩使将命者来，坚持五说，且谓：“称藩、割地，自有故事。”信孺曰：“昔靖康仓卒割三镇，绍兴以太母故暂屈，今日顾可用为故事耶？此事不独小臣不敢言，行府亦不敢奏也。请面见丞相决之。”将命者引而前，宗浩方坐幄中，陈兵见之，云：“五事不从，兵南下矣。”信孺辩对不少诎。宗浩叱之曰：“前日兴兵，今日求和，何也？”信孺曰：“前日兴兵复仇，为社稷也。今日屈己求和，为生灵也。”宗浩不能诘，授以报书曰：“和与战，俟再至决之。”

信孺还，诏侍从、两省、台谏官议所以复命。众议还俘获，

罪首谋，增岁币五万，遣信孺再往。时吴曦已诛，金人气颇索，然犹执初议。信孺曰：“本朝谓增币已为卑屈，况名分地界哉？且以曲直校之，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，若贻书诱吴曦，则去年三月也，其曲固有在矣。如以强弱言之，若得滁、濠，我亦得泗、涟水。若夸胥浦桥之胜，我亦有凤凰山之捷。若谓我不能下宿、寿，若围庐、和、楚果能下乎？五事已从其三，而犹不我听，不过再交兵耳。”

金人见信孺忠恳，乃曰：“割地之议姑寝，但称藩不从，当以叔为伯，岁币外，别犒师可也。”信孺固执不许。宗浩计穷，遂密与定约。复命，再差充通谢国信所参谋官，奉国书誓草及许通谢百万缗抵汴。宗浩变前说，怒信孺不曲折建白，遽以誓书来，有“诛戮禁锢”语。信孺不为动，将命曰：“此事非犒军钱可了。”别出事目。信孺曰：“岁币不可再增，故代以通谢钱。今得此求彼，吾有陨首而已。”将命曰：“不尔，丞相欲留公。”信孺曰：“留于此死，辱命亦死，不若死于此。”会蜀兵取散关，金人益疑。

信孺还，言：“敌所欲者五事：割两淮一，增岁币二，犒军三，索归正等人四，其五不敢言。”侂胄再三问，至厉声诘之，信孺徐曰：“欲得太师头耳。”侂胄大怒，夺三秩，临江军居住。

信孺自春至秋，使金三往返，以口舌折强敌，金人计屈情见，然愤其不屈，议用弗就。已而王柟出使，定和议，增币、函首，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。柟白庙堂：“信孺辩折敌酋于强愎未易告语之时，信孺当其难，柟当其易。柟每见，金人必问信孺安在，公论所推，虽敌人不能掩也。”乃诏信孺自便。

寻知韶州，累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。知真州，即北山匱水筑石堤，袤二十里，人莫知其所为。后金人薄仪真，守将决

水匱以退敌，城乃获全。山东初内附，信孺言：“豪杰不可以虚名驾馭，武夫不可以弱勢弹压，宜选威望重臣，将精兵数万，开幕山东，以主制客，以重馭轻，则可以包山东，固江北，而两河在吾目中矣。”坐责降三秩，再奉祠，稍复官。

信孺性豪爽，挥金如粪土，所至宾客满其后车。使北时，年财三十。既龡龠归，营居室岩窞，自放于诗酒。后费用竭，宾客益落，信孺寻亦死矣。

王柟，字汝良，大名人。祖伦，同签书枢密院事。伦使北死，孝宗访求其孙之未禄者三人官之，柟其一也。调通州海门尉。乘轻舟入海涛，捕剧贼小吴郎，并其徒十七人获之，狱成，不受赏。

韩侂胄以恢复起兵端，天子思继好息民，凡七遣使无成。续遣方信孺往，将有成说矣，坐白事忤侂胄得罪。欲再遣使，顾在廷无可者，近臣以柟荐，擢监登闻鼓院，假右司郎中，使持书北行。柟归白其母，母曰：“而祖以忠死国，故恩及子孙。汝其勉旃，毋以吾老为念。”乃拜命，疾驱抵敌所。

金将乌骨论等四人列坐，问：“韩侂胄贵显几年矣？”柟对：“已十余年，平章国事才二年耳。”又问：“今欲去此人可乎？”柟曰：“主上英断，去之何难。”四人相顾而笑。有完颜天宠者，袖出文书，云：“王柟虽持韩侂胄书，乃朝廷有旨遣其来元帅府议和，宜详议以报。”于是金人知侂胄已诛，和议遂决。

柟持金人牒归，求函侂胄首，以起居郎许奕为通谢使，柟为通谢所参谋官。柟自军前再还，议以侂胄首易淮、陕侵地，从之。柟奏：“和约之成，皆方信孺备尝险阻再三将命之功，臣因人成事，乞录信孺功而蠲其过。”朝论以柟不掩人扬己多之。守军器少监，知楚州，累官至太府卿。告归，以右文殿修

撰知太平州，加集英殿修撰，致仕。卒，赠宝章阁待制。

论曰：楼钥浑厚正大，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，任希夷请谥先儒，徐应龙在经筵多所裨益，庄夏、王阮、王质皆负其有为之才，卒奉祠去国。陆游学广而望隆，晚为韩侂胄著堂记，君子惜之，抑《春秋》责贤者备也。方信孺年少奉使，而以意气折金人。王桷北归，请录信孺之功，长者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五十五

史浩 王淮 赵雄 权邦彦 程松 陈谦 张岩

史浩，字直翁，明州鄞县人。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，调绍兴余姚县尉，历温州教授，郡守张栻九成器之。秩满，除太学正，升国子博士。因转对，言：“普安、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望。”高宗颔之。翌日，语大臣曰：“浩有用才也。”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。三十年，普安郡王为皇子，进封建王，除浩权建王府教授。诏建王府置直讲、赞读各一员，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讲。一日讲《周礼》，言：“膳夫掌膳羞之事，岁终则会，惟王及后、世子之膳羞不会。至酒正掌饮酒之事，岁终则会，惟主及后之饮酒不会，世子不与焉。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，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。”王作而谢曰：“敢不佩斯训。”

三十一年，迁宗正少卿。会金主亮犯边，下诏亲征。时两淮失守，廷臣争陈退避计，建王抗疏请率师为前驱。浩为王力言：“太子不可将兵，以晋申生、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。”王大感悟，立俾浩草奏，请扈蹕以供子职，辞意恳到。高宗方怒，览奏意顿释，知奏出于浩，语大臣曰：“真王府官也。”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为元帅，先视师。浩复遗大臣书，言：“建王生深宫中，未尝与诸将接，安能办此。”或谓使王居守，浩复以为不可。上亦欲令王遍识诸将，遂扈蹕如建康。

三十二年，上还临安，立建王为皇太子，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。孝宗受禅，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张浚宣抚江、淮，将图恢复，浩与之异议，欲城瓜洲、采石。浚奏：“不守两淮而守江，不若城泗州。”除参知政事。有诏议应敌定论，洪遵、金安节、唐文若等相继论列，宰执独无奏。上以问浩，浩奏：“先为备御，是谓良规。倘听浅谋之士，兴不教之师，寇去则论赏以邀功，寇至则敛兵而遁迹，谓之恢复得乎？”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、尹穡，召对，并赐出身。隆兴元年，拜尚书右仆射，首言赵鼎、李光之无罪，岳飞之久冤，宜复其官爵，禄其子孙。悉从之。

李显忠、邵宏渊奏乞引兵进取，浩奏：“二将辄乞战，岂督府命令有不行耶？”浚请入覲，乞即日降诏幸建康，上以问浩，浩陈三说不可，退，又以诘浚曰：“帝王之兵，当出万全，岂可尝试以图侥幸。”复辩论于殿上，浚曰：“中原久陷，今不取，豪杰必起而收之。”浩曰：“中原决无豪杰，若有之，何不起而亡金？”浚曰：“彼民间无寸铁，不能自起，待我兵至为内应。”浩曰：“胜、广以鉏耰棘矜亡秦，必待我兵，非豪杰矣。”浚因内引奏：“浩意不可回，恐失几会，乞出英断。”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状，始知不由三省，径檄诸将。浩语陈康伯曰：“吾属俱兼右府，而出兵不与闻，焉用相哉！不去尚何待乎？”因又言：“康伯欲纳归正人，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。浚锐意用兵，若一失之后，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。”御史王十朋论之，出知绍兴。

先是，浩因城瓜洲，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视之，正志与浚论辩。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，并及浩，遂与祠，自是不召者十三年。起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持母丧归，服阕，知福州。

淳熙初，上问执政：“久不见史浩，无他否？”遂除少保、

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。五年，复为右丞相。上曰：“自叶衡罢，虚席以待卿久矣。”浩奏：“蒙恩再相，唯尽公道，庶无朋党之弊。”上曰：“宰相岂当有党，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。朕但取贤者用之，否则去之。”

枢密都承旨王抃建议以殿、步二司军多虚额，请各募三千人充之。已而殿前司辄捕市人，京城骚动，被掠者多断指，示不可用。军人怙众，因夺民财。浩奏：“尽释所捕，而禽军民首喧呶者送狱。”狱成议罪，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。浩曰：“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，则始衅者军人也，军法从事固当。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，可同罚乎？陛下恐军人有语，故一其罪以安之。夫民不得其平，言亦可畏，‘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’是岂军人语。”上怒曰：“是比朕为秦二世也。”浩徐进曰：“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，‘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’，岂二世事。”寻求去，拜少傅、保宁军节度使，充醴泉观使兼侍读。后有言庆童子冤者，上曰：“史浩尝力争，坐此求去，至今悔之。”

赵雄尝荐刘光祖试馆职，光祖答策，论科场取士之道，进入，上亲批其后，略曰：“用人之弊，人君乏知人之哲，宰相不能择人。国朝以来，过于忠厚，宰相而误国，大将而败军，未尝诛戮。要在人君必审择相，相必当为官择人，懋赏立乎前，诛戮设乎后，人才不出，吾不信也。”手诏既出，中外大耸。议者谓曾觐视草，为光祖甲科发也。上遣觐持示浩，浩奏：“唐、虞之世，四凶极恶，止于流窜，三考之法，不过黜陟，未尝有诛戮之科。诛戮大臣，秦、汉法也。太祖制治以仁，待臣下以礼，列圣传心，迨仁宗而德化隆洽，本朝之治，与三代同风，此祖宗家法也。圣训则曰‘过于忠厚’。夫为国而底于忠厚，岂有所谓过哉？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，归过祖

宗，不可不审也。”

及自经筵将告归，乃于小官中荐江、浙之士十五人，有旨令升擢，皆一时选也。如薛叔似、杨简、陆九渊、石宗昭、陈谦、叶适、袁燮、赵静之、张子智，后皆擢用，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。

十年，请老，除太保致仕，封魏国公。晚治第鄞之西湖上，建阁奉两朝赐书，又作堂，上为书“明良庆会”名其阁、“旧学”名其堂。光宗御极，进太师。绍熙五年薨，年八十九，封会稽郡王。宁宗登极，赐谥文惠，御书“纯诚厚德元老之碑”赐焉。嘉定十四年，追封越王，改谥忠定，配享孝宗庙庭。

浩喜荐人才，尝拟陈之茂进职与郡，上知之茂尝毁浩，曰：“卿岂以德报怨耶？”浩曰：“臣不知有怨，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，是有心也。”莫济状王十朋行事，诋浩尤甚，浩荐济掌内制，上曰：“济非议卿者乎？”浩曰：“臣不敢以私害公。”遂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，待之如初。盖其宽厚类此。子弥大、弥正、弥远、弥坚。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，有传。

王淮，字季海，婺州金华人。幼颖悟，力学属文。登绍兴十五年进士第，为台州临海尉。郡守萧振一见奇之，许以公辅器。振帅蜀，辟置幕府。振出，众欲留，淮曰：“万里将母，岂为利禄计。”皆服其器识，迁校书郎。

高宗命中丞举可为御史者，朱倬举淮，除监察御史，寻迁右正言。首论：“大臣养尊，小臣持禄，以括囊为智，以引去为高。愿陛下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。”宰相汤思退无物望，淮条其罪数十，于是策免。至于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，都司方师尹之狡险，大将刘宝培克结权倖，皆劾罢之。又奏：“自治之策，治内有三：正心术，宝慈俭，去壅蔽。治外有四：固封守，选将帅，明赏罚，储财用。”上深嘉叹。

除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。时恭王生子挺，淮白于丞相，曰：“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长孙，乞讨论典礼。”钱端礼怒其名称，奏：“淮有年钧以长之说。”上曰：“是何言也，岂不启邪心？”出淮知建宁府，改浙西提刑。入见，陈闽中利病甚悉。帝褒嘉之，且令一至东宫，皇太子待以师儒，特施拜礼。寻召，除太常少卿，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。龙大渊赠太师，仍畀仪同三司恩数，张栻说除太尉、在京宫观，皆封还诏书。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训词深厚，得王言体。上命择文学行谊之士，淮荐郑伯熊、李焘、程叔达，皆擢用。

淳熙二年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辛弃疾平茶寇，上功太滥。淮谓：“不核真伪，何以劝有功。”文州蕃部扰边，吴挺奏：“库彦威失利，靖州夷人扰边。”杨俊奏：“田淇失利。”淮谓：“二将战歿，若罪之，何以劝来者。”上尝谕曰：“枢密临事尽公，人无间言，差除能守法甚善。”荐军帅吴拱、郭田、张宣。除同知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。

时宰相久虚，淮与李彦颖同行相事。淮谓：“授官当论贤否，不事形迹。诚贤，不敢以乡里故旧废之；非才，不敢以己私庇之。”上称善。擢知院事、枢密使。上言武臣岳祠之员宜省，淮曰：“有战功者，壮用其力，老而弃之，可乎？”赵雄言：“北人归附者，畀以员外置，宜令诣吏部。”上曰：“姑仍旧。”淮曰：“上意即天意也。”雄又奏言：“宗室岳祠八百员，宜罢。”淮曰：“尧亲睦九族，在平章百姓之先；骨肉之恩疏，可乎？”时辛弃疾平江西寇，王佐平湖南寇，刘焯平广西寇，淮皆处置得宜，论功惟允。上深嘉之，谓：“陈康伯虽有人望，处事则不及卿。”

八年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事。先是，自夏不雨至秋，是日甘雨如注，士大夫相贺，上亦喜命相而雨，乃命口算诸郡绢钱尽

蠲一年，为缗八十万。

赵雄罢相，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。淮谓：“此唐季党祸之胎也，岂圣世所宜有。”皆以次进迁，蜀士乃安。枢密都承旨王抃怙宠为奸，淮极陈其罪，谓：“人主受谤，鲜不由此。”上即斥之，且曰：“丞相直谅无隐，君臣之间正宜如此。”章颖论事狂直，上将黜之，淮曰：“陛下乐闻直言，士大夫以言相高，此风可贺也。黜之适成其名。”上说，颖复留。

时以荒政为急，淮言：“李椿老成练达，拟除长沙帅，朱熹学行笃实，拟除浙东提举，以倡郡国。”其后推赏，上曰：“朱熹职事留意。”淮言：“修举荒政，是行其所学，民被实惠，欲与进职。”上曰：“与升直徽猷阁。”成都阙帅，上加访问，淮以留正对。上曰：“非闽人乎？”淮曰：“立贤无方，汤之执中也。必曰闽有章子厚、吕惠卿，不有曾公亮、苏颂、蔡襄乎？必曰江、浙多名臣，不有丁谓、王钦若乎？”上称善。拜左丞相。

天长水害七十余家，或谓不必以闻，淮曰：“昔人谓人主不可一日不闻水旱盗贼，《记》曰：‘四方有眚，必先知之。’岂可不以闻？”镇江饥民强借菽粟，执政请痛惩之，淮曰：“令甲，饥民罪不至死。”进士八人求以免举恩为升等，淮曰：“八人得之，则百人援之。”龚颐以执政之客补官，求诣铨曹，淮以此门不可启，绝其请。尝言蹠弛之士，缓急能出死力，乃以周极知安丰军，辛弃疾与祠。

上章力求去，以观文殿大学士判衢州。淮力辞，改提举洞霄宫。光宗嗣位，诏询初政，淮以尽孝进德，奉天敬民，用人立政，罔不在初。母亡，居丧如礼。得疾，忽语家人曰：“《易》卦六十四，吾年亦然。”淳熙十六年薨。讣闻，上哀悼，辍视朝，赠少师，谥文定。

初，朱熹为浙东提举，劾知台州唐仲友。淮素善仲友，不喜熹，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，俾上疏言：“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，请诏痛革之。”郑丙为吏部尚书，相与叶力攻道学，熹由此得祠。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。

赵雄字温叔，资州人。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。虞允文宣抚四蜀，辟干办公事，入相，荐于朝。乾道五年，召见便殿，孝宗大奇之，即日手诏除正字。

范成大使金，将行，雄当登对，允文招与之语。既进见，雄极论恢复。孝宗大喜曰：“功名与卿共之。”即除右史，两月除舍人。金使耶律子敬贺会庆节，雄馆伴。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隐，逦者以闻。上夜召雄，雄具以子敬所言对，上喜。金使入辞，故事当用乐，雄奏：“卜郊有日，天子方斋，乐不可用。”上难之，遣中使谕雄，雄奏：“金使必不敢不顺，即有他，臣得引与就馆。”上大喜。雄请复置恢复局，日夜讲磨，条具合上意，除中书舍人。自选人入馆至此，未一岁也。

时金将起河南之役，议尽以诸陵梓宫归于我。上命雄出使贺生辰，仍止奉迁陵寝及正受书仪。雄既见金主，争辨数四。其臣屡喝起，雄辞益力，卒得请乃已，金人谓之“龙斗”。尝上疏论恢复计，大略谓：“莫若由蜀以取陕西，得陕西以临中原，是秦制六国之势也。”八年，以母忧去。

淳熙二年，召为礼部侍郎，除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事。一日奏事，上曰：“今夏蚕麦甚熟、丝米价平可喜。”雄奏：“孟子论王道始于不饥不寒。”上曰“近世士大夫好高论，耻言农事，微有西晋风。岂知《周礼》与《易》言理财，周公、孔子曷尝不以理财为务？且不独此，士夫讳言恢复，不知其家有田百亩，内五十亩为人所据，亦投牒理索否？”雄曰：“陛下志在大有为，敢不布尧言，书之《时政记》。”十一月，同

知枢密院事。五年三月，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拜右丞相。每进见，必曰“二帝在沙漠”，未尝离诸口也。

朱熹累召不出，雄请处以外郡，命知南康军。熹极论时事，上怒，谕雄令分析。雄奏：“熹狂生，词穷理短，罪之适成其名。若天涵地育，置而不问可也。”会周必大亦力言之，乃止。绍兴帅张津献羨余四十万缗，雄乞降旨下绍兴，以其钱为民代输和买身丁折帛钱之半，使取诸民者，民复得之，足以见圣主之德。

自雄独相，蜀人在朝者仅十数。及眷衰，有言其私里党者，上疑之。已而陈岷为四川制置，王渥为茶马，命从中出。雄求去，诏勉留，曰：“丞相任事不避怨，选才无乡旧。”盖有所激也。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，雄请外，除观文殿大学士、四川制置使。王蔺为御史，以故事不可，上疏论之。雄乞免，改知泸南安抚使。上思雄不忘，改知江陵府。江陵无险可恃，雄请城江陵，城成，民不告扰。

张栻再被召，论恢复固当，第其计非是，即奏疏。孝宗大喜，翌日以疏宣示，且手诏云：“恢复当如栻所陈方是。”即除侍讲，云：“且得直宿时与卿论事。”虞允文与雄之徒不乐，遂沮抑之。广西横山买马，诸蛮感悦，争以善马至。上知栻治行，甚向栻，众皆忌嫉。泊栻复出荆南，雄事事沮之。时司天奏相星在楚地，上曰：“张栻当之。”人愈忌之。

光宗将受禅，召雄，雄上万言书，陈修身齐家以正朝廷之道，言甚剴切。诏授宁武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卫国公，改帅湖北。疾甚，改判资州，又除潼川府，改隆兴府。绍熙四年薨，年六十五，赠少师。嘉定二年，谥文定。

权邦彦，字朝美，河间人。登崇宁四年太学上舍第，调沧州教授，入为太学博士，改宣教郎，除国子司业。宣和二年，

使辽。明年，抗表请帝临雍。为学官积十余年，改都官郎中、直秘阁、知易州，移相州，复召为都官郎中。与王黼议不合，镌职，知冀州。

金人再入，高宗开大元帅府，起两河兵卫汴京，邦彦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，与宗泽自澶渊趋韦城，据刀马河，诸道兵莫有进者。会敌兵大至，移屯南华。二帝北迁，邦彦与泽五表劝进。

建炎元年五月，召还，命知荆南府，改东平府。时东州半已入金，至是围益急，邦彦誓以死守，居数月城破，犹力战不已。民义而从之，突围以出，遂奔行在。有司议失守罪，将重坐之，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没于敌，才贬二秩。俄除宝文阁直学士兼知江州、本路制置使。既抵镇，三年冬，闻父死，乃解官。

四年，起复，知建康府，辞，不许。剧盗张琪残徽州，邦彦遣裨将平之。改江、淮等路制置发运使，以治办称。言者论：“三年天下之通丧，后世有从权夺服者，所以徇国家之急。比年如权邦彦、姜仲谦，至幕职亦起复，几习宣、政之风，望革其弊，以明人伦、厚风俗。”诏邦彦任军赋，宜如旧，余悉罢之。

绍兴元年，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二年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初，邦彦献十议以图中兴，大略谓：“宜以天下为度，进图洪业，恢复土宇，勿苟安于东南。驾御诸将，当威之以法，而限之以爵。命读讲之臣，取累朝训典及三代、汉、唐中兴故事，日陈于前，以裨圣学。又监观伤善妨贤之谗，偷安苟容之佞，市恩立威之奸，怀谗罔上之欺，听其言，察其事，则忠邪判。爱民先爱其力，宽民先节其用。腹已奉以佐国，当自执政始。分阃而属大事，类非偏裨之所能为，必得贤臣大将然后可。制置一官可省，宜令沿江州县各备境内，总以漕帅，

上自荆、鄂、江、池，下至采石、京口，委任得人，乃防秋上策。宗室中岂无杰然有人望，可以济艰难、赞密勿、留宿卫者，愿求其人置诸左右。人事尽则天悔祸，不可独归之数。”

吕颐浩素善邦彦，荐用之。给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，三疏不报。邦彦在枢密，又言：“宜乘机者三，譬奕之争先，安可随应随解，不制人而制于人哉？”寻兼权参知政事。帝尝对辅臣言湖南事，颐浩言：“李纲纵暴，恐治潭无善状。”帝曰：“纲在宣和间论水灾，以得时望。”邦彦曰：“纲元无章疏，第略虚名耳。”盖助颐浩以排纲也。三年，卒。

邦彦与政几一年，碌碌无所建明，充位而已。无子，以侄嗣衍为后。有遗稿十卷，号《瀛海残编》，藏于家。

程松，字冬老，池州青阳人。登进士第，调湖州长兴尉。章森、吴曦使北，松为谦从。庆元中，韩侂胄用事，曦为殿帅。时松知钱塘县，谄事曦以结侂胄。侂胄以小故出爱姬，松闻，以百千市之，至则盛供帐，舍诸中堂，夫妇奉之谨。居无何，侂胄意解，复召姬，姬具言松谨待之意，侂胄大喜，除松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、守太府寺丞。未阅旬，迁监察御史，擢右正言、谏议大夫。

吕祖泰上书，乞诛侂胄、苏师旦，松与陈说劾祖泰当诛，祖泰坐真决，流岭南。松满岁未迁，意殊怏怏，乃献一妾于侂胄，曰“松寿”。侂胄讶其名，问之，答曰：“欲使疵贱姓常蒙记忆尔。”除同知枢密院事，自宰邑至执政财四年。

开禧元年，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、四川制置使。侂胄决议开边，期以二年四月分道进兵，命松为宣抚使，兴元都统制吴曦副之，寻加曦为陕西招抚使，许便宜从事。松将东军三万驻兴元，曦将西军六万驻河池。松至益昌，欲以执政礼责曦庭参，曦闻之，及境而返。松用东西军一千八百人自卫，曦多

抽摘以去，松殊不悟。曦遣其客纳款于金，献关外四州地，求为蜀王。有告曦叛者，松晒其狂。及金人取成州，守将弃关遁，吴曦焚河池还兴州。松以书从曦求援兵，曦答以“凤州非用骑之地，汉中平衍，可骑以驱驰，当发三千骑往。”盖给之也。

未几，金人封曦为蜀王。曦遗松书讽使去，松不知所为。兴元帅刘甲、茶马范仲任见松，谋起兵诛曦，松恐事泄取祸，即揖二人起去。会报金人且至，百姓奔走相蹂躏，一城如沸。松亟望米仓山遁去，由阆州顺流至重庆，以书抵曦，丐赉礼买舟，称曦为蜀王。曦遣使以匣封致馈，松望见大恐，疑其剑也，亟逃奔。使者追及，松不得已启视之，则金宝也。松乃兼程出峡，西向掩泪曰：“吾今获保头颅矣。”曦诛，诏落职，降三官，筠州居住，再降顺昌军节度副使，澧州安置。又责果州团练副使、宾州安置。死宾州。

陈谦，字益之，温州永嘉人。乾道八年进士，授福州户曹、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，迁国子录、敕令所删修官、枢密院编修官。陈中兴五事，至李纲议建镇事，上曰：“纲何足道。”谦曰：“陛下用大臣，审出纲上，宜如圣训。今顾出纲下远甚，奈何？”上蹙然，遂极论逾数刻。

孝宗内禅，通判江州，知常州，提举湖北常平。平辰州峒谿，加直焕章阁，除户部郎中，总领湖、广财赋。谦乃丞相赵汝愚客，会党论起坐斥。后数年，起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，移京西运判，复直焕章阁。

韩侂胄谋扰金人，令献马者补官，七州民相扇为盗。谦移书侂胄曰：“今若倚群盗行剽掠之策，岂得以败亡为戏乎？”既而屡论襄帅皇甫斌、李奕罪，且求罢。上谕旨薛叔似协和之。迁司农少卿、湖广总领，除宣抚司参谋官。

金兵深入，陷应城，焚汉川，汉阳空城走，武昌震惧。谦

以宝谟阁待制副宣抚，即日置司北岸，命土豪赵观覆之中流，士马溺死甚众，余兵皆返走。未几，夺职，罢。后复知江州。侂胄死，和议已决，谦复罢，奉祠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谦有隼声，早为善类所予。晚坐伪禁中废，首称侂胄为“我王”，士论由是薄之。

张岩，字肖翁，大梁人，徙家扬州，绍兴末渡江，居湖州。为人机警，柔回善谐。登乾道五年进士第，历官为监察御史，与张釜、陈自强、刘三杰、程松等阿附时相韩侂胄，诬逐当时贤者，严道学之禁。

进殿中侍御史，累迁给事中，除参知政事。以言者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平江府，旋升大学士、知扬州。时边衅方开，诏岩与程松分帅两淮，已而召还，为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。开禧二年，迁知枢密院事。明年，除督视江、淮军马。

时方信孺使金议和，值吴曦以蜀叛，议未决，曦伏诛。金人寻前议，信孺再行。侂胄趣岩遣毕再遇、田琳合兵剿敌，且募生擒伪帅。未几，川、陕战屡衄，大散关陷，敌情复变。岩开督府九阅月，费耗县官钱三百七十余万缗，见和议反复，乃言不知兵，固求去。

侂胄诛，御史章燮论岩与苏师旦朋奸误国，夺两官。宁宗谓兵衅方开，岩尝言其不可，许自便，复元官，奉祠。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，薨，赠特进。

论曰：史浩宅心平恕，而不能相其君恢复之谋。王淮为伪学之禁，毒痛善类。赵雄与虞允文协谋用兵，而旧史谓二人沮抑张栻，何哉？邦彦守城力战，惜乎助吕颐浩攻李纲，君子少之。程松、陈谦、张岩诬谏之徒，何足算哉！